

新華春
寢記

金護花閣主人藏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大英雄
出師
討國賊
小百姓
合象
嘆人
梳



賣元宵
心影計
遣瘟
打先鋒
大將軍
應棧



抹粉塗脂當場獻
酬花言巧語屈膝承歡



選女官
大皇帝
維新
辭官
兩太妃
懷舊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七卷

- ▲第六十一回 一夕話轟動周媽媽 廿番洋惑住李嫂嫂
- ▲第六十二回 老周媽潑撒母豬瘋 刁柳氏怒翻王婆舌
- ▲第六十三回 選女官大皇帝維新 辭宮闕兩太妃懷舊
- ▲第六十四回 草離離斜陽葬白骨 春漠漠芳卉戀紅情
- ▲第六十五回 趨風頭姑小姐邀寵 拍馬屁表老爺倒楣
- ▲第六十六回 抹粉塗脂當場獻醜 花言巧語屈膝承歡
- ▲第六十七回 蛇影弓杯鴛鴦噴燕叱 風狂雨驟石破天驚
- ▲第六十八回 番菜館總理強尋歡 編輯部工役惡作劇
- ▲第六十九回 賣報紙小弟兄白忙 查賬目大總理掃興

新華書局 第七卷目次

▲第七十回 求表兄代弟謀生活 痛時事愛國入樊籠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六十一回 一席話轟動周媽媽 廿番洋迷着李嫂嫂

如此說來
尊夫人太
大任外交
總長了
者當效此
法所謂特
別優待也
饋以尊夫
人孝敬老
夫子誰說
你是歹意

話說陳毓華忽聽李克端說他內人或可有幾分辦得到的話兒越發不明白他的話意但是他出語特奇又不好冒昧詢問半晌纔淡笑了兩笑比時李克端誤解了陳毓華談笑的用意忙搶着接說道老親兄我向來最愛吹牛肚子的拙荆雖然愚蠢如這些交際上的事兒我自問實在不及他陳毓華聽了這幾句話越發要噴笑出來便冷冷的說道尊夫人辦事周密我是早已欽仰的竟能在老夫子左右辦交涉這一副手段越發文明嗽李克端聽着便將臉色沉下來道我乃是一番好意你怎麼開起頑笑來呀陳毓華道你說求老夫子的事兒尊夫人可以辦得到的李克端聽說默想了片刻不由得撲嗤一聲自己也好笑起來當時漲得兩頰通紅忙搶着說道這怪我自

大可實行
何必說開
頑笑

這亦是特
開一道黑
漆衙門處
入必可觀
也
原來是給
乾丈母拉
皮條
儼然似
個內閣總
管
俗謂瞎子
見錢眼瞎
開李克端
常然說得
不知怎樣
是好

己的活兒莫說白濟。我今實對你說了罷。老夫子身旁用得有一個周媽。你可曉得麼。陳毓華想了一想道。我在北京也曾聽着別人說過。聽說此人辦事狠乖巧。在老夫子左右。狠能夠討好的。李克端道。那都是名士風流。游夏不敢贊一辭。不過他在老夫子耳旁。邊狠能夠說話。尋常有人求老夫子什麼。輓聯喜對。或是祭文墓誌等類。若過老夫子不高興的時節。就托出人來。在周媽手下。花使些兒小費。有求必應。我看這樁事。兒若。想如願。非請他轉圜不可。但是請他調停。又非我家賤內不可。因為賤內也曾結拜給他做乾女兒的。陳毓華笑道。好呀。這樣說來。我就放心了。若照您前番說的話。兒真教我無詞回答。長話不如短說。既有這個好機會。總算得你我弟兄們走官運。全推大臣。就請尊夫人充任一切細事。尊夫人可以自由作主。將來令乾岳母的酬勞。自不必說。就是尊夫人大功告成。也得要分酬些兒辛苦費的。李克端說。還要酬贈他老婆的辛苦費。喜得嚙。唇兒都合不攏來。佯作推辭道。大家都是熱心愛國。盡這些須兒義務。算得什麼。不過將來你在萬歲身傍。提拔我幾旬。偷能混得一個侍讀學士。免得死後碑碣上鐫的是例。爾登仕郎。我就感恩不盡了。陳毓華便將腰兒一挺。連忙伸出

說得真好
善不知說
時其周身
聞廣可發
麻否
先說盡義
務後說討
封贈可兒
其說義務
者正是要
求名利之
媒
自己想做
學士夫人
官當然不
願做此老
學究也
八字未見
一撇九字
去見一鈎
居然請起
容水
樓名如意
不知所談
之意可否

大。拇。指。兒。拍。着。胸。脯。說。道。這。樁。事。包。在。我。的。身。上。將。來。宮。裏。女。官。制。欽。定。之。後。尊。夫。人。
我。還。可。以。介。紹。進。宮。充。女。官。咧。李。克。端。越。發。歡。喜。得。非。常。這。時。那。許。多。小。學。生。都。聯。羣。
結。隊。來。上。學。李。克。端。那。裏。還。有。心。思。去。與。他。們。打。擾。忙。將。手。兒。一。揮。道。考。師。今。天。要。辦。
國。家。大。事。放。學。……放。學。衆。學。生。也。都。喜。出。望。外。慌。慌。張。張。將。書。包。捲。起。來。向。着。師。位。
上。拱。了。一。拱。紛。紛。散。去。比。時。陳。毓。華。抬。頭。向。門。外。一。看。見。雨。點。兒。業。已。住。了。雲。撥。天。青。
現。出。一。片。曦。光。漸。漸。兒。西。沉。下。去。便。站。起。身。道。學。生。都。放。罷。了。學。天。也。住。了。雨。點。兒。咱。
們。何。妨。尋。找。一。個。小。館。子。聚。一。聚。呢。李。克。端。笑。道。也。好。說。時。也。站。起。身。兒。道。請。兄。少。待。
片。刻。陳。毓。華。一。個。是。字。還。未。答。應。出。來。他。已。三。步。兩。步。笑。嘻。嘻。奔。向。後。堂。去。了。耽。擱。許。
久。纔。見。他。披。了。一。件。對。襟。單。馬。褂。出。堂。手。裏。捏。着。一。個。白。紙。包。兒。約。有。一。寸。來。長。復。又。
將。一。副。玳。瑁。框。的。大。眼。鏡。架。起。一。手。夾。陳。毓。華。道。請。請。二。人。同。出。大。門。走。不。多。遠。尋。找。
了。一。個。酒。樓。名。兒。叫。做。如。意。樓。於。是。陳。毓。華。夾。着。登。樓。李。克。端。遲。遲。不。進。道。咱。們。不。請。
外。客。何。妨。找。一。個。小。些。的。館。兒。陳。毓。華。心。裏。早。明。白。他。的。用。意。忙。笑。着。說。道。這。算。得。什。
麼。咧。咱。們。哥。兒。倆。多。年。不。見。應。當。要。開。懷。暢。飲。一。番。我。今。請。你。上。這。個。小。酒。樓。已。是。不。

大約白紙包裏銅鈔帶得不多不要他化錢自然大着兒放最飽食

這是乞的先生饑也

難道是使鬼不靈麼

恐怕未必

寫就小子入神入妙

恭敬了復又伸手央道請請不必客氣罷李克端聽他說我今請你四個字纔把心兒略定一定登樓入座這一場狂餐大嚼李克端真好似長板坡上的趙子龍左手持盃右手執箸鬧得十分驍勇飛觴舞箸之間將他畢生的精力全行掣出來直比歐戰德意志的先鋒隊還精銳些李克端總算過了一個大肥年二人高談闊論無非在他老夫子身上打主意直談到晚間八點鐘纔散東道主自然是陳毓華做了李克端捏着一個白紙包兒原封而來原封而返真要得十分得意事隔一日陳毓華在自己寓所裏待專李克端的佳音誰知歡候了半天杳然不見候得實在不耐煩只好再專誠拜謁信步走到李克端門首見他的大門重掩着再凝神細聽他那書堂裏面寂然無聲不似前次書聲朗朗嘈雜得吵人心裏就有些詫異暗忖道難道他也去做說客麼猜疑不定轉想道我既到此總得進去看一看便將門兒推開跨進庭院探首一看原來學堂裏空空的沒有一個學生只見書僮毛和尚撲在師座上打盹陳毓華對他喊了兩聲也不見他答應順手在他頸頸上刮了兩下嚇得毛和尚抱着桌上的墨水壺跑陳毓華一把捉住他的膀兒道我問你的話你家先生往那裏去了毛和尚聽他詢

多半是傷食

只飽餐一頓而大瀉

此所謂加

利本還可

見書默子

命苦一餐

之福尚不

信消受也

是報因歎

抑報喜歎

不說師生

而說先娘

妙合混得亦

既有師娘

爲力何必

記先生

問先生便站定脚根。將墨水壺兒放下。揉了一揉眼皮。許久。纔向陳毓華望了兩眼道。我家先生麼。他他病了。陳毓華道。胡說。前天咱倆還在一處吃館子。怎麼病得這快呢。毛和尚道。聽說就是吃什麼館子病的。昨夜上大燒大熱了一夜。足足拉了有十二三次。臭氣真薰得死人。說着兩雙小眼皮兒。又將合攏來。陳毓華復問道。可請醫生調治麼。毛和尚將眉頭一皺道。你這先生真討厭人家。一夜還沒曾合眼。你還在這裏囉唆說罷。將一張小嘴巴兒一撇。向桌旁那張竹椅兒倒去。復把嘴巴噴了幾噴。埋頭仍入睡。鄉陳毓華也不好再去吵他。只得轉身回到寓所。捺着性兒。再等待幾天。一日。陳毓華又去探問李克端的病。還未走到李克端門首。遠遠看一個禿頭小孩子。直撲前來。陳毓華便站住脚根。定睛一看。原來毛和尚。笑迎上前。嘴巴角上掛着許多涎涎。笑道。你這位先生。怎麼許多天不到我家來。我家師娘幾乎把嘴唇兒念破了。陳毓華一聽這番話。又說得稀奇。轉自忖過。哦。想必是那樁事兒辦妥了。復問道。你先生的病。可好麼。毛和尚道。先生的病是早已好了。說時。掉轉身兒。走兩步。跳一步。搶着奔了回去。稟報他的先生。待陳毓華纔跨進大門。李克端業已笑嘻嘻的迎候門首。二人相見。陳

恐怕不是
衛生乃是
成政主義

何妨再拖
累幾次李
克端必定
不辭

想是安慈
紅第二

一生從幸
敢闖是不
能落於人
後的

你着急爲
的什麼

罵得有越

總算是下
了定錢

想是被錢
味兒吸定

毓華問了病況。李克端笑道：「這也是怪我自不小心。我尋常素食是衛生慣的。那天一時不慎，就大瀉，而特瀉起來，算不得什麼大病。第二天也就好了。」陳毓華笑道：「這真是我拖累你的。」二人又謙遜了一番，纔入室分坐。茶過一巡，李克端笑問陳毓華道：「那樁事兒很有幾分希望，賤內這番却很熱心的。」陳毓華忙拱了兩拱手道：「費心費心。我已電報督子午，詒兩先生托他在萬歲御前特與賢伉儷請功了。將來一定是特頒重獎。」

李克端又笑着謝道：「這都在老親兄的口角春風。」陳毓華忙道：「彼此彼此。但是令乾岳母可以幾時回信，咧這並非兄弟性急，實在出京的日子很久了。各省國民代表已紛紛進京，一俟國事解決之後，就得要用這篇文章。再遲恐怕不濟事，豈不枉費一場心血麼？」

李克端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我也是很着急的。」二人又胡亂扯了幾句閒話。陳毓華復站起道：「前次累你病了一天，我也不好再請小聚了。便從懷裏掏出一個皮夾兒，順手拿了兩張十元的中國銀行錢幣，遞給李克端道：「我也不便請尊夫人這些兒小費，請尊夫人代勞應酬，令乾岳母罷事成之後，還得大大酬勞的。」李克端見陳毓華掏皮夾兒的時候，眼珠兒早望着陳毓華的手，這有些兒發直，迨後聽陳

事甫發端 卽欲自己 留他位舉 竟柳氏強 子權奴 這個算盤 打得却不 開口真不 大倒底是 酸娘子的 眼光村鄙 人的口臉 可憐可憐 得了不義 之財自然 要向木偶 前送去的 還是銀子 關心

要保你進宮去做女官。咧。這等便宜事兒。咱倆何妨去試試。就是不成。咱們也不虧本。柳氏想這話說得不錯。復又說道。做官我沒有那好的命運。事成之後。我不要他謝。我別的只要他謝我一件竹布褂兒。一副銀手鐲。就夠了。李克端忙道。這一定做得到。的你趕快去辦罷。柳氏見他丈夫並不費力。一口承應下來。喜出望外。好像他丈夫點了腦袋。就如鐵板注腳的一般。轉又想到自己身上。出嫁了九年。沒曾見過一件新布褂兒。如今既有新布褂兒。又添了一副銀手鐲。真是生平夢想不到的大財。運如何不歡喜得心坎裏直跳。咧。次日一早。忙着梳洗停妥。那家中洒掃的事兒。一概不提。首先買了一股香。一對小蠟燭。三串元寶。一張紙碼。奔到財神廟。燒了一柱清香。彷彿這一筆財氣。是財神菩薩拖了來的。早飯過後。纔忙着他乾媽家裏去。有頭無尾的說了一遍。周媽本來是一個粗婆子。那懂得什麼勸進什麼請願呢。加着柳氏傳話。拖一句掛一句。說得不甚完全。反將他的乾媽說得糊裏糊塗。不明白是一樁什麼事。最後聽說酬勞他的銀子。周媽纔說道。頭你說的話兒。我一句都聽不明白。您暫且回去待我到您家裏再詢問您的漢子罷。柳氏奉了他乾媽之命。回來向李克端一一說

倒見未會
沾惹這乾
淨些否則
又要臭不
可當了
怪不得老
名士愛他

排調却擺
得十足

怕要出發
娘子單來
威迫你的

這也是高
興足了

了。李克端笑道：你真是一個木頭人。兒這幾句話都說不明白。虧您嫁了我九年。難道一絲兒文氣都未曾沾染着嗎？說說笑笑。又過一宵。次日午後。周媽果然打扮得如籠霜殘菊似的一路扭了來。這日李克端也就借病爲辭。放了一天學。特地陪着他。乾丈母辦那求文的交涉。翻來覆去。三人嘮叨了半天。纔把周媽說明白了。當時周媽嚙巴裏啣着一根三尺來長的旱烟袋。只管閉着眼睛。兒叭個不住。默想了許久。方搖着腦袋道：這樁事兒都真有些難心。老實對您兩說罷。這姓陳的他業已到我家裏跑過幾趟了。這樁事兒老頭子很不情願做的。我也不懂得是什麼緣故。只聽着他一個人咕囔說什麼。我要主張復辟。他拚命反對。還要辦我的罪名。如今他也想做皇帝。求我的文章給他裝門面。我再也不做這傻瓜了。哼。銀錢我老王是莫看見過的麼。他常常總說這番話。我因爲事不甘己。也就莫去問他。如今看起來。他說的話兒。與這樁事很有些章扯。果然如此。我看這一筆橫財。是很不容易發的。李克端夫婦一團高興。被他說得就如落在水盆裏一般。各自低垂腦袋。撇起嘴巴。不作一語。又久。周媽問道：你看他的意思。可能謝得多少錢呢？李克端道：這話我還沒問實。他看他的來意。很慳慳口氣。

若非竹布
掛兒銀手
綢的關係
那能如此
熱心

儼然自稱
我家老頭
子真不要
臉

我也是如
此代你想

會撒子也
會撒米湯

財神菩薩
的臉兒真
不小

這是最要
緊的事宜
乎急問

也扯得很不小大約比較尋常的事是要特別加重的柳氏從旁搶說道好媽媽請你老人家發些兒慈悲好歹給他碰一碰罷在女兒看起來皇帝不皇帝有什麼要緊咧周媽笑道我何嘗不是這般想咧但是我家老頭子的怪脾氣悠倆不知道麼少有些兒不願意就將闔王老子抬出來嚇他他也是不怕的不過這樁事兒……既有這大的好處白白空放了過去未免太可惜啦李克端連忙接說道乾娘說得一些兒都不錯我也是因爲有這些兒好處纔敢請你老人家勞心不然就是皇帝親自來求我也是不理會的周媽被他乾女婿說得怦怦心動不覺得財神菩薩在他腦壳裏打了一個筋斗絞得周媽自己也捉拿不定主意直着眼珠兒只管默默癡許久把旱烟袋頭兒一敲道我就是這個主着看這一筆財氣分上說不但碰一碰去復問柳氏道姑娘您也落得敲他幾個貼補貼補纔是柳氏聽說微微的笑了兩笑還未及開口李克端忙搶說道乾老太太你家乾大小姐他摠算得碰着財神爺了周媽頓時詫異便把兩眼圓睜向柳氏急問道事兒還沒有動手去辦乖乖好了頭難道您打了我的偏手麼柳氏見他乾媽來言不善連忙分辨道媽媽呀你老人家莫要聽他放些什麼

我却不敢
給你具結

這大的要
求說來真
要將人嚇
死

這得真利
害發得真
若手真打
偏手恐怕

此未必如
此鬧着頑
認

怕是爲的
自己罷

酸。屁。我。給。你。老。人。家。辦。事。也。不。止。一。次。兩。次。那。番。打。過。你。老。人。家。的。偏。手。呢。說。時。兩。眼。只。向。李。克。端。不。住。的。暗。瞅。李。克。端。也。知。道。自。己。話。說。錯。了。但。是。話。既。出。口。萬。難。收。回。要。想。說。一。句。補。救。的。話。兒。真。比。做。一。篇。駢。體。文。還。要。吃。力。些。畢。竟。書。獃。子。說。話。沒。有。什。麼。變。通。比。時。見。無。法。挽。回。那。句。說。錯。的。話。只。得。吐。出。真。情。道。你。也。不。必。瞞。着。乾。媽。罷。天。地。良。心。偏。手。是。不。敢。打。你。老。人。家。的。不。過。我。那。師。兄。他。說。得。熱。鬧。他。說。事。成。之。後。不。但。重。重。謝。你。老。人。家。還。要。保。舉。我。夫。妻。二。人。做。老。爺。你。乾。女。兒。與。我。二。人。閑。談。說。他。並。不。熱。心。做。官。倘。若。事。兒。辦。成。了。他。只。想。一。副。銀。手。鐲。一。件。竹。布。褂。兒。就。是。這。大。的。事。乾。老。太。太。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多。疑。我。若。撒。半。個。字。謊。叫。我。明。年。一。個。學。生。都。不。上。門。說。時。臉。已。掙。得。通。紅。周。媽。聽。他。說。得。正。顏。正。色。也。就。信。以。爲。真。連。忙。轉。過。臉。色。道。我。不。過。與。您。倆。鬧。着。頑。的。姑。爺。您。也。太。性。急。了。何。必。賭。這。般。惡。咒。教。人。聽。着。怪。害。怕。的。轉。又。向。柳。氏。笑。道。我。這。一。張。老。嘴。巴。又。要。胡。扯。了。怪。不。得。姑。娘。對。着。我。念。大。慈。大。悲。呢。原。來。你。還。是。有。這。個。想。頭。嘍。既。然。如。此。我。就。爲。你。這。一。筆。偏。財。也。得。將。這。一。副。老。臉。皮。與。他。去。碰。一。碰。轉。又。向。李。克。端。道。瞎。說。來。也。實。在。可。憐。我。這。乾。女。兒。嫁。了。你。九。年。還。莫。看。見。竹。布。褂。

有事求人
纔換留人
吃飯此節
是急來抱
佛脚也
說得真肉
麻
順水推舟
李克端真
會假人
情
這幾句話
兒妙得不
可思議作
者有傷忠
厚矣
少想混些
空頭緩病
就妙了
也真虧作
者想得精
細

兒銀手鐲是什麼樣兒。咧。李克端夫妻二人同聲答道。咱倆也正想在這樁事裏嚐嚐新的。周媽笑道。你小倆口兒想得真好。咱們就這樣辦罷。說畢。站起身來。就要辭去。李克端忙說道。乾媽何不在咱們家裏吃一碗小菜飯呢。周媽忙搖着腦袋道。哎呀。我有這大的福氣呀。我家那個老頭子。他是一時一刻都離不了我的。今天抽了個閒空兒出來。已與他吵了大半夜。這時回去。還不曉得又要嗚什麼閒氣呢。咱們自家人。只要事兒辦得好。何必說什麼酒飯。李克端道。乾媽既是如此說。我也不敢挽留了。周媽走着說道。瞎想來。我真是一個勞苦命。他雖然年紀老到七八十歲。偏偏越老越精神。纏得人骨疲骨軟的。柳氏跟在身後。送着說道。這也是你老人家的福氣。周媽道。再也不要說福氣罷。我如今被他鬧得十天就有九天裏頭暈。李克端也送着說道。應當多吃些兒補品。要緊。周媽搖頭道。補品我看都是假的人參燕窩。我幾乎將他當飯吃也。不見得心裏快活。說着。跨出大門。杵着一根旱烟袋。一路扭了回去。李克端夫婦送過周媽。剛要轉身跨進門檻。忽見周媽掉轉臉來說道。柳姑娘。您若叫他扯掛的時節。千萬囑咐多放兩尺給我留一雙套褲。面兒柳氏連聲答應。兩個是字。直待看不見他乾

描寫婦人
見識反覆
無定入妙
入微

可見偏財
也是不容
易發的

莫要得意
早了

寫得真妙

媽的影兒。夫妻二人纔轉身進門。由此小倆口兒歡喜得眉開眼笑。柳氏的心裏比時越發的高興。暗忖老乾媽業已允許幫他去出力運動。所心想的那兩樣東西還怕不是捉在自己手掌心裏麼。轉又想到陳毓華身上不禁暗自猜疑道。瞎呀。倘若他設的是編局。豈不是空勞心血嗎。可巧李克端自與陳毓華小聚之後。大瀉了兩天。又不便在他丈夫面前問長問短。只得時時刻刻盤問毛和尚。問北京那個陳先生可來了麼。事有湊巧。那日陳毓華被毛和尚睡得糊裏糊塗。將他轟走了。陳毓華以爲李克端已病沒有可談的人。便隔了兩天。沒去柳氏聽說。兩沒會來心坎裏。老大的不樂意。暗忖這竹布褂兒銀手鐲。是沒有指望了。於是長吁短歎的埋怨自己老苦命。所以毛和尚二次見了陳毓華。開口就說他師娘想壞了。就時這個原因。直待李克端罷見陳毓華笑嘻嘻。拿着二十元紙幣。向柳氏說道。陳師兄果真是個一大手。你看事還沒見是什麼樣兒。預先就送酒水費二十元。倘若事兒辦妥。酬勞一定不少的。咦。這是真天外飛來的財氣。柳氏一見這二十元。也不知怎樣笑法。纔好扯開嘴巴。只嘻嘻的歪着作響。聲許久纔問道。這錢可是真的麼。李克端笑道。你真是歡喜瘋了。明明是錢。怎說

價錢長得
真快可見
人心之難
得足也

收束得妙

他。不。是。真。的。呢。柳。氏。聽。說。自。己。也。有。些。好。笑。起。來。轉。又。問。道。那。竹。布。掛。兒。銀。手。鐲。你。可。提。了。嗎。李。克。端。道。你。真。有。些。兒。傻。氣。人。家。出。手。就。送。二。十。元。還。怕。這。兩。件。東。西。辦。不。到。麼。柳。氏。忙。道。你。莫。說。更。好。我。想。問。他。討。一。對。金。戒。指。一。件。摹。本。棉。襖。兒。李。克。端。笑。道。你。放。心。將。來。比。這。好。的。東。西。有。的。是。啊。何。必。急。急。向。他。嘮。叨。呢。夫。妻。二。人。說。說。笑。笑。這。一。夜。的。滋。味。比。洞。房。花。燭。小。登。科。還。要。快。樂。得。多。正。是。

屋裏書生非盡傻 世間村婦豈全欺

評

世。間。最。寶。貴。者。金。錢。也。柳。氏。不。肯。白。賣。乾。女。兒。臉。子。周。媽。聽。說。有。酬。謝。之。後。方。問。下。情。皆。是。因。爲。金。錢。上。之。關。係。嗚。呼。金。錢。之。魔。力。甚。矣。

周。媽。之。背。面。稱。老。名。士。也。一。則。曰。我。家。老。頭。子。再。則。曰。我。家。老。頭。子。在。周。媽。口。中。說。出。正。表。示。其。與。老。名。士。親。熱。之。故。爲。自。己。塗。脂。抹。粉。擺。威。風。顯。勢。力。也。庸。知。威。風。愈。擺。則。愈。醜。勢。力。愈。顯。則。愈。臭。所。謂。醜。人。多。作。怪。作。怪。是。醜。人。也。

柳。氏。於。未。見。二。十。元。之。前。其。慾。望。只。在。竹。布。掛。兒。銀。手。鐲。迨。見。二。十。元。之。後。則。大。

算會打算

事兒還未
着手辦先
就分派酬
金之用途
真虧你想
得周備

放眼光又索金戒。摹本緞棉襖。矣得失之量。因時而增。大人先生在所不免。何況柳氏區區一村婦人。哉作者描寫社會之醜態。真算是應有盡有。

周媽隨行時。猶轉身叮嚀柳氏。多討幾尺做棉套。褲所需。甚微。亦想極妙。真虧作者寫得出來。世間最刻薄者。莫如文人。一隻筆。吾觀此信矣。

第六十二回 周媽媽潑撒母豬瘋 李嫂嫂怒翻王婆舌

話說周媽出了他乾女兒的大門。一路盤算着回去。心果能將這事兒辦妥。也不孤負我跟他辛苦了幾十年棺材本。一定可以賺得到手的。由是轉想到今年那件老羊皮襖的面子。萬不能再將就了。又想到他的表妹鄒奶奶上月請他一個會。正愁沒法去填會份兒。如今却有指望了。五思六想。不覺信步走來。已到自家門首。心眼兒一轉。又默想對待王闍連的法兒。順着身兒跨進房門。檻恰好。王闍連躺在一張籐椅上。正得了一聯妙句。心坎裏十分得意之際。只見周媽笑吟吟跨進房門。王闍連忙笑着問道。你怎麼就攔了這半天……周媽不待他說完。趕忙接着道。我曉得您又要在家裏念緊箍咒。你也不曉得路有多遠。可憐我到他家板凳邊兒。還沒曾坐暖。慌忙趕着跑。

儼然是當
家婆口吻這話話話
口你說得出這不要急
煞了老名
士嗎暗度下文
天衣無縫情意真厚
妙

回來就怕的是你着急果然跨進門檻就聽你嘖嘖王闈運忙坐起身來拈着鬚鬚笑道你可是今天鬪紙牌又輸了錢麼我一時看不着你心坎裏好像有些兒說不出來的難受纔問你一言半語你就呱呱嘖嘖嘖啣了一大串還要我念緊箍咒真是冤枉人也用不着打稿兒周媽聽了覺得滋味兒又香又甜灌在耳朵眼裏真比打嗎啡針還快活些轉身走到王闈運身旁一屁股坐在那籐榻邊兒上笑着向王闈運道我也是與您鬧着頑的依我早就回來了柳姑娘他夫妻二人拚命拖着不放走不是我說怕你發脾氣他們還要留我歇一夜咧閒談都來不及那裏還有工夫鬪紙牌嘍二人又閒談了幾句周媽纔站起身來向後房去換衣服王闈運又說道我這時有些兒餓了你將陳毓華送的杏脯揀一碟來嚐嚐周媽答應着向後房去了忙着將衣服換好揀了一碟杏脯捧出來轉身燃起小黃坭爐兒沏了一壺水新泡一盞碗龍井茶送到王闈運面前王闈運隨意兒嚐了兩片杏脯最後拈着一片咬了一口便將手中所贈的送到周媽嘴邊你也嚐嚐味兒周媽就着王闈運手裏細細的咬了一星兒癢着嘴巴嚼了兩下便將眼皮兒擠了兩擠眉頭一皺道噯呀怪酸的幸虧我沒有板牙不

妙 妙

你可正經

漸漸而歸
入本題

問得有趣

罵得不錯

老名士已
受他騙了

然。可。要。酸。掉。了。王。闍。運。嚼。着。笑。道。妙。味。兒。就。在。這。個。酸。字。上。你。難。道。不。愛。嚼。這。個。味。兒。麼。說。時。兩。眼。覷。定。周。媽。合。搗。上。下。嘴。唇。皮。拱。個。不。住。周。媽。也。笑。道。這。個。味。兒。乃。是。你。們。讀。書。人。心。愛。的。我。現。在。白。了。頭。髮。癢。了。腮。也。不。是。嗜。這。個。滋。味。時。候。了。王。闍。運。笑。道。生。薑。是。越。老。越。辣。你。就。是。一。百。歲。好。撚。酸。也。算。不。得。什。麼。古。怪。周。媽。舉。起。手。兒。輕。輕。在。王。闍。運。肩。頭。上。拍。了。一。下。道。看。你。越。說。越。不。正。經。了。王。闍。運。道。這。纔。是。八。十。歲。的。老。頭。兒。走。桃。花。運。呢。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周。媽。見。王。闍。運。這。時。很。高。興。便。趁。勢。兒。詢。問。道。你。說。什。麼。陳。毓。華。他。是。個。甚。樣。的。人。呀。王。闍。運。道。他。乃。是。我。的。學。生。現。在。國。史。館。秘。書。廳。上。行。走。周。媽。忙。問。道。這。可。算。得。做。老。爺。麼。王。闍。運。答。道。豈。但。是。老。爺。比。平。常。的。大。人。還。要。鬧。些。咧。周。媽。聽。他。說。到。這。句。話。故。意。兒。說。道。這。個。人。總。算。還。有。些。兒。良。心。王。闍。運。道。怎麼。又。扯。到。良。心。上。呢。周。媽。道。我。時。常。聽。着。人。說。一。個。人。只。要。做。了。官。眼。眶。兒。變。得。比。城。門。眶。兒。還。大。些。五。親。六。戚。都。認。不。得。了。如。今。他。特。地。從。北。京。城。裏。千。里。迢。迢。老。遠。兒。來。看。老。夫。子。豈。不。是。個。有。良。心。的。人。麼。王。闍。運。便。在。鼻。孔。眼。裏。哼。了。兩。聲。道。那。是。專。心。來。看。我。他。乃。奉。大。總。統。密。命。運。動。我。做。文。章。的。周。媽。笑。道。阿。彌。陀。佛。這。更。外。好。了。做。文。

不願做也
要你做

棺材本是
不可失的

真利害即
此一着棋
老名士非
所敵矣

這一篇要

章乃是發財的事。你應當要好好款待他。王閣運便沉下臉色道：「你曉得什麼恭維皇帝的文章。我現在是不情願做了。我曉得你這一雙眼珠兒只會跟着元寶亂滾。也不問事兒能做不能做。元寶固然是個好東西。若要被人罵着去拿他。實在有些兒不值當。周媽被他頂了這番話。頂得豆沙臉皮上泛紅光。簡直回答不出一句話。心中暗忖道：「噫，這個老頭子倒還有些兒臭脾氣。看來這椿事兒很不容易如願的。不如我就此回絕了。柳姑娘罷轉。又想到棺材本復暗歎一聲道：「暖，天下無難事。恐怕人不爲眼見到手的財氣。那能白放過去呢。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給他直上闊翻了。他做的詩。他我縫我的窮。有我這個樣兒。還怕尋找不出老伴麼。主意打定。也就把臉色沉下來道：「求你做文章。你就是皇帝長皇帝短。亂扯一大套。若要請你謫詩。包管你就眉開眼笑了。開開大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誰來貼補你些兒。你也没有南莊子田北莊子地。這大年紀。棺材本也不想摸。幾文整天哼呀哼呀的。做些什麼窮詩。一年到頭。幾乎把肚腸子嘔斷了。也莫見有誰人送你一文錢。常言說得好：「要想發財。就不管人罵不罵。你看世間上的人。誰肯與財神爺爺嘔氣呢。那發財的人。誰不被別人咒罵到頭。」

老總說得
有這有尾
不歡喜
他乃是內
北乃理內
職務的
酸起來了
說得真不
怕醜

斜釘鏡上
了必成了
早已成
笑話何待
人知

來他還是過他的快活日子那裏被人罵掉一根寒毛。王闖運發急道：「這些事兒你
可不必多管我至窮總餓不死你你還是去管鋪床疊被倒尿壺燒鍋掏米抹桌子罷。
這幾句話直攢周媽的心窩說得他無名火冒起三千丈便把腰兒一扭翻了兩翻紅
眼皮兒憤憤的說道：「是呀你的事兒與我什麼相干我不過是幫人的老媽子碰着老
爺高興賞我幾分臉色若不高興的時節一脚踢開滾你娘的雄黃蛋牀蓆邊灶底下
還不是聽着您老擺弄麼只怪死鬼老子娘生出我這副賤骨頭應該受人腌臢氣的
好得很你原來看我是這樣的人。啲既然厭棄我何不早些說出來另外尋找一個年
紀輕輕眉清目秀的小大姐陪你開窮心。啲咱倆也不是丟不了的冤家拆不開的對
頭有什麼撒不掉的說着一扭身兒就向門外走去。王闖運見他來勢洶洶一把捉住
周媽膀臂道：「你可是吃醉了麼我不過比譬說一句你就動這大的肝氣給別人聽着
豈不是鬧笑話嗎。周媽復又坐下來將兩隻板刀脚一蹀道：「我這副賤骨頭是要給人
比譬的可憐我來你家十多年燒茶煮飯沒會歇過一天鋪床疊被倒尿壺那都是我
我分內的事這也不去說他清晨起來買東買西忙得兩脚不沾灰也莫聽你酬勞我

這還要說
明白麼
這就是特
別酬勞了
表功績
閣府實在
的熱鬧至
極

你自己還
不明白麼
貪圖這一
個老頭子

罵得好若
自己打兩
個耳光分
外痛快
此之謂服
硬不服軟
說得妙

這聲發得
真妙

一聲好字累得晚上兩眼睜不開還要被你纏到半夜天天東方發白就慌慌張張爬下床頭也來不及梳腳也來不及裹忙着給你打那條小辮兒一個月只混得你五百文的工錢有時還要賒着欠着丟了條把舞掃帚那樁事兒不做到外人還笑我是家主婆可憐我那享着一時半刻家主婆的福咧說到這裏將一張喇叭嘴巴大張開兩隻眼珠兒閉着哇啦一聲拍手打巴掌的吹打起來王闔運這時嚇得窮氣也沒有了忙攔阻道你倒底發的是什麼瘋有話好好說何必耍這套把戲兒周媽越哭得利害道我好苦命呀累到今天名也沒有利也沒有你教我貪圖些什麼好嗎別人在這裏上刀山你還在那裏笑人要把戲呢王闔運急得沒法便自罵道總怪我這張老嘴巴好說話下次我再不油鹽醬醋的就是了你鬧得外人聽着成個什麼樣兒周媽哭道我已快死的人還望誰人給我造真節牌坊麼王闔運道你倒底因為什麼事兒好好說出來咱們總好商量商量周媽仍是哭道人要我的事我是樁樁依從我要人的事人是一樁都不肯依我的王闔運急得無可奈何一手指着天道天地良心呀人不可以說冤枉話的周媽道我若冤枉人教我來生還是當老媽子王闔運忙道你莫

魯仲連來
了

老名士實
在可憐

畢竟是周
媽利害些

答得真妙

應得尤妙

該罵的

不知可讀

要對着白日頭說胡話快些兒說正經話罷。只要不做那篇文章。我都可以依你的。周媽又哭起來道。關了這半天。你還是與我作對。啲。剛說到啲字。毛禿兒跨進房門。稟道。李先生來了。王闔運不耐煩道。你就說我不在家他。他說有什。什麼要事商量呢。王闔運半晌不語。轉又站起身來。歎了一聲長氣道。這真是不可與談。不可與談。一隻脚剛跨出門檻。復又掉轉頭來道。做一做好事。恁可莫要氣罷。周媽低着腦袋瓜兒。也不去睬他。從此周媽在王闔運左右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鬧得晝夜不安。可憐王闔運那條小辮兒也算遭了幾天小規。拖來拖去。扭得如蚯蚓一般。後來王闔運被他逼得沒法。胡亂揮了三四百字。笑向周媽道。袁世凱也不知走的什麼運。轟動了我家。周太太不然。他那個想得着我半個字。啲。周媽也笑着道。我是不配姓王的。王闔運連忙接說道。若稱呼你姓王。恐怕折了我的陽壽。啲。周媽笑着舉起一隻手指頭。向王闔運腦蓋上一指道。看你這個賤脾氣。若不與你吵鬧。你那能這般乖巧。啲。於是接了那一篇文稿。兒飛也似的就奔到他乾女兒家裏。李克端見事已辦妥。好像劈空得了兩個大元寶。快活得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忙將文稿兒打開一看。搖頭播腦。哼將起來。哼着贊。

完篇否

這番大功
是不可不
敬的比較金戒
指翠本緞棉襖又加
增了比較

一雙套褲

料何如

這樁事大
可幫忙此所謂却
之不恭

妙就是財

迷心竅

大了

着道。到底是老手筆。老斲輪何異乎古人之作呢。翻來覆去。哼得唾沫直淌。還是柳氏從旁說道。看你拿着這篇文章就之乎也者。哼個不休。也不管事兒急不急。可憐這乃是老乾媽拚命得來的。你也該去將那姓陳的找來。快將這樁事兒辦妥呀。李克端這纔將文稿收起。轉身去尋找陳毓華。見面之後。忙將文稿掏出來。給陳毓華看了一遍。又細細斂了他乾岳母的一片苦心。陳毓華自然歡喜得無似。當時點清了二百元。給李克端道。這是酬勞老親兄賢伉儷的。轉又點了六百元道。這是酬勞令乾岳母拚命的。又點八百元。陳毓華笑着道。這是老夫子潤筆資。我也不便直接送過去。還請令乾岳母代勞罷。李克端見他首先酬勞自己二百元。就歡喜得說不出一個謝字了。接着見白灼灼的洋錢堆滿在桌面上。眼光早被他繞花。那裏有心去聽什麼乾岳母老夫子呢。默看了許久。纔向陳毓華說道。這又多謝你了。陳毓華忙說道。此乃是國家公款。算不得什麼事兒。李克端此時好像失神的模樣。橫想想。豎想想。總想不出什麼話來。勉強撐持了片刻。就將洋錢點齊。陳毓華特派一個隨身侍從送他回去。那些什麼竹布褂兒。銀手鐲。摹本棉襖。金戒指等等。要求早已拋棄到北冰洋裏去了。接說李克端帶

這是城關
心之事

窮人發財
如同受罪
此之謂也

銀子真是
好寶貝

形容入徹

領陳毓華的侍從一口氣奔到自家門首纔一脚跨進門檻只見柳氏陪着周媽早坐在堂前默望柳氏一眼瞥見他丈夫回來劈頭就問道我的那些東西可向他要麼李克端便將腦袋一擺道要那些東西做甚的說時氣喘吁吁抽個不住要知李克端這時喘氣乃是跑得太快的原因在周媽柳氏的眼裏看着彷彿事兒業已變了卦二人急得幾乎落下淚來幸虧陳毓華的侍從緊隨在後將一隻籐箱兒咕咚向桌上一放李克端這時也顧不得周旋那跟來的人慌着打開箱兒只見一封一封的把隻籐箱兒堆滿了周媽柳氏生平也沒曾見過這許多寶貝如今突然見了他好像已與他別離了五千年一旦見面不知與他怎樣親熱纔好退兩步又怕放走了財氣進兩步又怕沖撞了他進退兩難急得心坎裏跳個不住默站在一旁笑得眼淚直滴又久纔擁向前來李克端復將箱裏的洋錢一包一包捧到桌上柳氏忙着打開包兒見那些白洗洗亮灼灼的寶光直向眼珠兒裏攢去攢得周身骨節都癱軟了這時周媽也不分青紅皂白與柳氏二人擠在桌拐角旁邊細盤那白灼灼的寶貝你說咦這塊上還有一條有爪兒的蛇咧他說咦這塊上還飛着一個老鷹呢聞得李克端也夾在裏面笑

倒底是大
總統腦袋

好大的出
手

好大的慾
望

是要你爭
一句
乃是急煞
鬼投胎
眼光又放

道。這。算。什。麼。稀。奇。你。看。有。大。總。統。腦。袋。的。分。外。明。亮。些。你。言。我。語。無。非。在。那。堆。洋。錢。上。
打。筋。斗。那。陳。統。華。的。侍。從。獸。等。了。半。天。也。沒。聽。着。他。吩。咐。半。句。話。實。在。等。得。不。耐。煩。便。
向。李。克。端。問。道。老。爺。可。有。什。麼。吩。咐。家。丁。要。回。去。復。命。了。李。克。端。被。他。提。醒。忙。將。籐。箱。
撤。清。兩。眼。只。管。望。着。柳。氏。這。時。柳。氏。心。裏。却。也。明。白。了。便。從。裙。腰。裏。面。掏。了。半。天。掏。出。
來。兩。個。銅。子。遞。給。李。克。端。李。克。端。接。着。便。一。手。提。了。籐。箱。兒。一。手。拿。着。兩。個。銅。子。遞。給。
那。跟。來。的。人。道。小。意。思。沏。壺。水。洗。個。澡。兒。罷。那。人。見。了。這。兩。個。銅。子。倒。有。些。難。以。爲。情。
若。想。拒。絕。又。恐。怕。得。罪。老。爺。的。好。朋。友。若。想。去。接。真。有。些。伸。不。出。手。來。怔。了。幾。怔。纔。決。
定。道。倒。底。他。總。是。小。破。財。便。接。在。手。裏。鼻。孔。眼。之。中。隨。便。哼。了。個。謝。字。轉。身。去。了。柳。氏。
見。那。人。去。後。慌。忙。問。道。這。些。可。都。是。咱。們。的。麼。李。克。端。笑。道。你。的。心。眼。兒。真。不。小。周。媽。
忙。應。道。照。呀。心。血。不。是。一。個。人。費。的。三。人。將。洋。錢。點。齊。了。周。媽。忙。問。道。究。竟。是。怎。麼。分。
派。呢。李。克。端。便。照。陳。統。華。的。話。兒。重。述。了。一。遍。柳。氏。當。時。望。着。李。克。端。很。很。瞅。了。兩。眼。
道。咱。們。忙。得。盹。也。來。不。及。打。一。個。就。得。他。這。幾。個。酬。勞。麼。你。也。太。不。中。用。這。樣。的。肥。肉。
還。不。爭。他。些。兒。搭。頭。看。你。抱。着。禿。頭。教。一。輩。子。的。趙。錢。孫。李。罷。李。克。端。急。忙。說。道。你。

既富且貴
宜乎人爭
皆做小鬼
也
通達之言

說的乃是
良心話

有錢都要
爭做主人
翁

兩人吵得
真熱鬧

也。不。明。白。這。其。中。的。原。故。他。雖。然。謝。咱。們。二。百。元。將。來。還。要。保。舉。咱。們。做。官。前。程。遠。大。
那。好。意。思。與。他。爭。長。較。短。呢。柳。氏。道。做。官。無。非。是。混。錢。這。樣。東。西。混。到。手。纔。算。得。實。在。
誰。去。與。他。賒。賬。磨。牙。呀。周。媽。這。時。心。滿。意。足。落。得。從。旁。做。好。人。見。柳。氏。與。他。丈。夫。幾。乎。
吵。動。氣。忙。勸。他。乾。女。兒。道。姑。娘。你。也。不。能。將。事。兒。看。得。太。認。真。了。譬。如。他。謝。你。一。件。
竹。布。褂。兒。一。副。銀。手。鐲。如。今。得。了。二。百。塊。洋。錢。總。比。你。從。前。的。希。望。大。得。多。了。柳。氏。便。
把。腦。袋。一。扭。道。你。老。人。家。飽。漢。子。那。知。餓。漢。子。飢。人。生。在。世。總。是。走。一。步。進。一。步。誰。肯。
掉。轉。頭。來。打。退。算。盤。呢。周。媽。聽。他。話。裏。有。些。兒。醋。味。也。就。不。再。說。下。去。李。克。端。道。乾。娘。
你。把。這。款。子。檢。點。檢。點。罷。順。手。去。拿。那。二。百。元。柳。氏。一。見。越。發。的。加。氣。道。這。幾。個。受。罪。
錢。您。還。想。一。個。人。獨。得。麼。李。克。端。道。我。是。一。家。的。主。人。自。然。由。我。經。管。的。柳。氏。便。將。桌。
兒。一。拍。道。兩。個。銅。子。也。曉。得。在。我。腰。裏。掏。乾。媽。是。我。的。乾。媽。求。人。的。事。兒。也。沒。見。你。去。
拋。頭。露。面。大。不。了。請。那。姓。陳。的。吃。一。餐。便。飯。添。的。菜。還。是。我。在。親。戚。家。帶。來。那。一。塊。臘。
魚。兩。個。臭。鹽。蛋。你。那。花。了。半。文。錢。呀。李。克。端。也。動。了。真。氣。道。那。天。二。十。塊。洋。錢。是。誰。拿。
去。的。柳。氏。道。我。看。你。的。骨。頭。都。黑。了。想。前。年。你。莫。教。館。的。時。節。我。在。媽。家。偷。了。多。少。東。

若非要錢
動真氣

又在老名
士身上打
主意了
自己的利
益是要說
在先的

說得真慊
慨恐怕是
言不由衷

不完結又
將奈何

西點補你不說別的單是鍋巴都被你嚼了四五錢如今發了財你拿二百塊洋錢只給我二十塊就算了嗎性命一條咱倆拚了還乾淨些周媽見二人來勢不妙趕忙站在中央雙方解勸嘮叨了半晌纔說到各得其半柳氏還不肯依從急得周媽沒法兒便咬了一咬牙齧道好了好了你倆不必吵罷我想那個老東西只要筆動一動那能酬勞他這許多錢譬如他多做幾首詩一個銅錢還混不着呢何妨在他的身上擦些兒油扣他二百元我賺一百塊洋錢姑娘你且賺一百百年的夫妻斷不了頭何必雞爭鴨鬪咧你再不聽我的話下回我是再也不多事了柳氏聽周媽說再也不多事了生怕斷絕往來忙掉過笑臉兒道媽呀是你聽着的並不是我尋他吵聽他說的話兒可能聽麼銀錢又算得什麼寶貝東西不辦這樁事兒窮日子還不過嗎周媽笑道好了好了又掏了一百塊洋錢給柳氏柳氏夫婦假意兒推辭一番纔收下來周媽便將自己的七百元托李克端存在一個錢店裏復又將那六百元收拾停妥等到月黑燈昏的時節纔背了回去王蘭蓮見着這六百元便笑了一笑明知周媽業已提了回扣因為愛情上關係也就糊糊糊糊的完結了再說陳毓華接到這一篇文章恨不能生

這路大
可混的

只好送一
頂空心高
帽兒

此老總算
不糊塗然
將運動者
罵煞矣
想不再喫
臭鹹蛋矣
做工真妙

插兩翅飛到北京纔好轉。又想道：我這次只落了四百元，算不得什麼，財氣何不趁這一個機會再去混一千元呢？於是忙着拍了一電到北京楊度寓，所說事兒已成，還須一千元的小費。未過三日，果然匯來了一千元。陳毓華又住了兩日，纔束裝北上。當他未起程的兩天，往他老夫子家裏去辭行，忽想到那篇文章，心裏反有些爲難。要當面謝他，無奈這事乃是鬼來鬼往辦成的，若是一字不提，又恐怕他老夫子見怪，默想再四，纔向王闈運說道：老師，現在的文章真算得直超唐宋以上，縱橫秦漢之間，氣蓋三都，辭富兩京，雖韓潮蘇海不可敵也。五千年後不愧是一代文宗。王闈運也明白他贊頌的用意，簡直就擺出老名士的樣兒，哈哈大笑道：那不過是敷衍婦人女子的頑意兒，算不得什麼奇文。說到這裏，二人又談了些閒話。陳毓華纔告辭而去，接着又到李克端家裏走一躑。這次李克端頓改昔時的面目，因有後來的希望，一切款待不似前番那般寒澀。居然在如意樓給陳毓華餞別，這也是他閱歷一番運動手段，就進益一步。待陳毓華登程的那一日，那還送到江干，直待汽笛催了兩遍，纔分袂而別。臨行的時候，猶牢牢拜托後來的事，還擠了幾點酸淚兒，正是：

看來名節皆欺我。只有金錢可害人。

評

周媽因棺材本而想及老羊皮襖面子。又想到填會服份事未着手而酬勞費之用途業已支配停妥。可見婦人家金錢是一文不落虛空地也。

湘綺老人不願爲袁氏作勸進文。總算不失書生之本色。無如自傲不長終爲一女僕所賣。殊爲湘綺老人歎不值也。然周媽之所以敢挾老名士者。乃湘綺老人之老不正經。自授其話柄也。可見色之害人與財相等。雖皤皤白髮之老翁亦爲所陷。色不迷人。人自迷耳。

柳氏最初運動其乾媽也。其慾望只想竹布褂兒銀手鐲及睹陳毓華送來二十元眼光爲之一幻。又想金戒指摹本緞綿襖矣。迨見李克端載歸之灼灼阿堵物。雖二百金之酬贈猶以爲薄。可見世間最易變幻人之觀念者。惟金錢。世間最難償滿人之慾望者。亦惟金錢也。

柳氏與李克端二人以柳氏之胸中度之琴瑟靜好也。竟以二百元之臃腫錢鬧

得夫婦反目。幾至揮拳。終而平分結局。早失却夫婦之義矣。何嘗不是錢之爲害。

第六十三回 選女官大皇帝維新 辭宮闕兩太妃懷舊

這乃是根本上計劃

回來了

快請快請
老名士之力也

話說陳毓華得了王闓運那篇文稿飛也似的奔往北京。那輪車轆轤之中經過許多花明柳暗大壑崇山恍如電掣風馳轉瞬而過。記者也不贅述了。接說楊度夏壽田二人自陳毓華去後。今天跑一蹶總統府。明天跑一蹶參政院。忙得幾乎喘不了氣。這時楊度正在自家寓所裏盤算個人的地位。忽聽棹上電鈴響一陣。楊度接着復了回鈴。拿起話機一聽。乃是總統府打來的。趕忙答應。一個是字。把閉機鈴復了。便喚余貴備車。可巧余貴正拿着一張名片兒進房回話。楊度吩咐已畢。余貴方稟道。陳老爺請見。楊度聽說。便把眉頭一皺。道什麼。陳老爺余貴道。他說是新從湖南回來的。楊度又昂起腦袋瓜兒想了片刻。纔接過名片兒一看。道。哦。他回來了。快請快請。余貴奉命出房。楊度忙接一句道。就請到這房裏會罷。時隔不久。陳毓華便跟着余貴進來。二人相見。陳毓華忙搶前一步。順腿請了一相半。截安。楊度慌忙扶住道。辛苦辛苦。互相拱一拱。

倘若先會
午詒楊度
必又是一番
番顏色相
待所謂做
小鬼者一
時一刻在
所必爭
不見得

宗旨始終
如一畢竟
多讀幾句
書

足下作怪
不知可是

手分賓主坐下。楊度接問道：午詒可會見麼？陳毓華道：小翅剛纔下車。楊度笑道：你真算不辭勞瘁了。轉問道：湘綺老人他現在精神可好麼？大約他的詩興很高。陳毓華道：詩興不見，怎高？倒是愁氣，覺得加重。楊度道：偌大年紀，前次又碰了一個釘子，怎怪他不蕭然頹喪呢？但是這次他得了這筆意外之財，精神上是一定愉快些。陳毓華道：你老人家再也不要說罷。此番請他做這篇文章，真比請舅太爺分家還要艱難。軟話也不知說了多少。他總是搖着腦袋說：帝制他是贊成的，復辟則可。總統卽位則不可。他又說：情願一文沒有，縹窮詩不情願得十萬金錢。賣這一個字，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得這篇文章。接着就把他如何要求如何運動的事兒細述一篇。從旁又加上許多吃辛受苦的話兒。楊度淡淡笑道：文人的脾氣也。只有美人纔可以降伏得住。但是周媽足有五十來歲，完全一個黃臉老婆子，又有什麼魔力能降伏得住湘綺老人咧？可見情字細人真比什麼壓重相機器還利害。只要被他壓住了，就是一個老母猪也把他看得如太真西子。嚵，天下不少臭豬頭就有許多爛鼻子。菩薩去嗅這也真算得醜人多。作怪，且不管他。那篇文章可帶來麼？陳毓華便從懷裏掏出一張紙兒，遞給楊

融否
此類文章
當然是騙
小孩子也

可見事兒
不能應自
己之預料

冷得真教
人難受

足下真算
得神機妙

度道特地送來給你老人家看的。楊度接在手裏，剛纔看了兩行，便搖着腦袋道：「敷衍敷衍，接着又看下去，復把嘴巴噴了兩聲，又說道：『真是勉強得狠，簡直騙小孩兒的頑意。』」又默想了一刻，說道：「只好再與午詒商量罷。」陳毓華當未見楊度之前，滿肚皮歡喜得發癢，想這一次功勞，總算是罕與倫比。將來封贈不定是多大的官兒，這見楊度看罷那篇文章的臉色，早已掉在冷水盆裏，漲紅了臉蛋兒，咬住牙齦，只管打哆嗦，再也不敢作聲。那些封官贈祿的念頭，也就無影無形消滅了。二人默坐片刻，楊度又問些湖南同志的狀況。陳毓華一一回答，無非誇張幾句勢力膨脹的話兒。楊度抬頭看見余貴伺候在房門外，忽然想起總統府的電話，便問陳毓華道：「我還要到府裏去文稿，我帶着咱們再談罷。」說時已站起身來，陳毓華也不便多坐，告辭去了。楊度接着也登車而去。趕到總統府，一見居仁堂裏，梁士詒、袁乃寬、楊士琦、夏壽田、顧鰲、阮忠樞、朱啓鈞、孫毓筠、曹汝霖等九人圍圍都圍着袁世凱而坐。楊度忙趨進居仁堂，照例行過君臣禮，復又與同僚行了一個常禮，方纔入坐。見袁世凱滿面春風，笑嘻嘻問楊度說道：「江西的亂事業已平了，楊度趕快站起身賀道：『聖天子神威所照，光被四表，小醜怎能

算案不知
最後之機
足下可會
算到否

財神爺開
口無非是
孔方兄上
前

不負責任
的話得多
說幾句

够大。謀臣早料定他們是鏐花一現。袁世凱哈哈大笑道：「變理陰陽，我倒真有輔弼之才。楊度復又站起身來謝恩，無奈居仁堂裏乃是陳設西式的議事廳，若在太和殿或保和殿上，早就三跪九叩首伏在地面碰頭。袁世凱又說道：「我今召集你們，並沒有特別會議。現在外交上，我已派周自齊去疏通江西四川廣東的暴徒，皆已肅清內政也。算得漸次統一國民選舉，一再勸進改變國體，更外不成問題。新華宮早晚可以修理完畢。眼見諸事都就緒，所以召集你們來，應當還要辦些什麼事呢？」大眾聽說彼此互視片刻，梁士詒奏道：「設若早晚請主子即位，那財政上關係很大的。袁世凱忙道：「這事可不必計劃辦這件事的財政。我已略有準備。」楊士琦奏道：「清太妃猶疑盤踞在宮裏，總須早些攆他出去，纔是袁乃寬道：「這事乃寬與世續約定三五日內准可遷移的。」楊士琦道：「總得逼迫些妥當。」阮忠樞從旁贊道：「杏城這話極是試看現在政務上的交涉說來，總是三天五天真到結案的時期。三月五月就算快的了。臣以為這樁事兒總得要加緊些。」袁世凱便向袁乃寬道：「你再去催促一躡罷。」果然變卦，我可不念舊情了。」孫毓筠奏道：「太廟的事也應得接續交涉。」袁世凱不待孫毓筠說完，連連應道：「不錯，不錯。」

誰敢罵你

客氣客氣

果然怕人
請罵何必
做這例受
罪皇帝耶

又向袁乃寬道：照晉這幾天生病，還是你兩事並着一事辦。順便與世續交涉罷。袁乃寬一聽，後加上一頂難帽兒，又不敢違抗聖命，只得暗自叫苦。狠狠的定了孫毓筠兩眼而已。曹汝霖奏道：新朝禮儀也須得趕快編纂。周全早晚主子即位就要應用的。袁世凱聽說，兩眼望着朱啓鈴。朱啓鈴一眼瞥見曹汝霖，乃是對着他開腔的。趕忙奏道：新朝大典已算籌備得十之八九，就是今上的御用品也都準備停當。早晚都能夠應用。願鰲道：聽說一雙御襪辦得狠精緻。朱啓鈴還未及回答，袁世凱搶着說道：這襪事我狠不以為然。桂莘他一定要這樣恭維我也。實在沒法不原諒的。還要罵我皇帝椅子尚沒坐上，就窮奢侈了。阮忠樞忙奏道：這是主子自待太廉定鼎九州，一日萬幾辛苦了這許多年，穿一雙幾萬元的珠襪也算不了什麼。奢華就多用些兒，少用些兒誰敢來與主子算這筆清白帳呢。袁世凱道：話雖是說得不錯，恐怕他們小百姓背後暗罵也就不值得了。阮忠樞奏道：背後之言何必聽他中國人的嘴巴。照例背後不說人好話，你就優待他二十四分。他還是背後要罵幾句，反不如用威力挾制他。他倒有幾分懼怕。咧夏壽田忙說道：斗膽這話極是以主子這般神武，就穿二百萬元一雙。

點到正題
爲下文章
一絲引綫

專權事小
內防事大
嗚呼有道
之明君

雖然各方
皆委恐怕
主子不安
本分耳

我怕你也
未必能自
信

珠襪也算不得什麼事。轉又向朱啓鈴道：「新朝典禮已算籌備齊全，但是宮廷中的御侍採取什麼制度呢？」朱啓鈴聽了這句話，半晌沒會回答出來。兩眼只望着袁世凱。袁世凱笑嘻嘻的說道：「今天召集你們，正是討論這樁事。我看歷代闈寺爲害很大，對外專權恃寵，那都是小事。但是宮闈之制，後患甚鉅。我的意思，決計不用宦官，然而替代宦官之職，應當用什麼人相宜？衆人聽罷，彼此互視了片刻，究竟楊士琦的心機靈敏些，聽袁世凱說到闈寺的時節，就明白袁世凱用意，忙接奏道：「臣的鄙見，可採唐武則天制度，改用女官。將來宮裏既無瓜李之嫌，宮外也沒有專橫之弊。在國方元庶免得受這番殘刑，無有不感戴主子聖明恩德。」袁世凱笑道：「我也曾想到這個法兒，但是女官的資格與妃子的資格迥不相同。招選的手續，自然也不能相等。那被選資格，應當以什麼資格定標準？況且非縉紳之家，根抵薄弱者，似乎不能濫入宮廷。若是縉紳之家，恐怕開通的女子很少。我縱放心他們，他們可能都放心得我麼？」說着，哈哈大笑了一陣。大衆見袁世凱說得話近滑稽，都不敢冒昧奏答。這時楊度忍耐不住，便從旁奏道：「招選女官事，臣曾進呈過一件意見書，不知陛下可有採納否？」袁世凱便仰起腦

大約小賽
花所以呈
獻矣

其矣官字
乃神聖不
可侵犯者
也

何待將來
不過改換
名目聊遮
世人之眼

袋想了許久。轉臉笑向楊度道：「不錯，我似曾見過你這篇文章。時隔很久，我有些不記得了。你何妨就在這裏提議一二條。大家研究研究。咧，楊度此時正想賣弄自己的政見，難得袁凱凱笑臉相詢，他喜得氣也來不及喘，忙奏答道：「臣以為女官資格應當招選大家媛秀，萬不是尋常婦女們所能充任的。古諺曾說道：宰相門下七品官，如天子之尊，富有四海，招選幾個貴族婦女供職，使這也是尊嚴制度，算不得什麼奢侈。昔楊廣隨舟殿脚，後人都笑他淫亂無度，實在是少所見而多所怪也。天子御下粉黛三千，也算得是古制。以日近天顏之貴婦人招選三家村粗手笨脚的黃臉婆子充任，似乎褻瀆那一個官字。梁士詒說道：不錯，不錯，無論男女好歹，總是一個官兒，所以名之曰官，就是尊貴他的意思。這官之一字，是萬不可使尋常婦女糟蹋的。臣亦贊成有子之議。楊度見梁士詒拚命的幫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越發高興起來，接續奏道：「如燕藻方纔奏的官字價值固當保守，臣以為不僅官字的價值應當保守，就是招選的價值也應當珍重。這番招選在主子固有妃子女官之分，而在兆民心理上揣度未嘗不當做招選女官，即是將來招選妃子之預備，所以不能不慎重其事。袁世凱點了兩點頭。

務枝年
最相宜
可
真算得
善
仰聖意
也

爭讓一
場
原來是
爲
令妹謀
位

總算你
善
做個停
人

袋道這也想得不錯。年齡上又怎樣的限制呢？楊度奏道：「應定在二十左右相宜些。世凱道：「恐怕被選者不情願來投選罷。」阮忠樞奏道：「尋常人都以爲一仰天顏，乃舉生之榮幸，何況日侍聖躬，沾沐雨露，並且還有官做，誰不想搶這一個風頭，趨之不及？那裏還肯躲避呢？」梁士詒道：「究竟如今反對咱們的，也有人這事若不珍重，倘被他們曉得了，必定沒有好話說。那時費了一番苦辛，反累主子負淫靡之譽，就不值當了。」袁世凱剛要開口，楊度搶着說道：「反對黨他是生來反對的，你就做得如大聖大賢一般，他也要罵得狗彘不若，你再將就他，總將就不來。若說怕遭物議，有礙進行，臣情願將胞妹王文育之妻首先請選爲女官，總可以排却衆議了。」梁士詒便將鼻孔兒哼了兩聲。楊士琦、阮忠樞、鰲夏、壽田四人都知道他兩人說項了，趕忙亂說一番閒話，打斷話頭。楊士琦見這樁事兒算不得是解決，搶先又提議道：「臣聞燕蓀哲子所持的議論，都有至理，不妨通容合議，年齡限定自五十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爲合格，資格限定五官不整者無被選權，四德欠缺及非縉紳之家者無被選權。如此立法，則老少之間可以由我操縱。」袁世凱大喜道：「這個法兒不錯，一定這樣辦罷。」轉向楊度道：「就召令妹。」

足下主張
年長者豈
亦爲尊夫
人謀地位
乎
袁世凱只
點兩點腦
袋可見所
奏不合聖
意矣

何不招選
充女官耶

貴皇帝三
字稱呼得
妙
語語如刀

先當總管如何。楊度剛欠起身。謝恩兩字。纔說出口。楊士琦又奏道：「還得選一個老年。人爲長方。可以表示招選女官。非是選嬪妃之意。」袁世凱便將眉頭一皺道：「長又尋找誰呢？」梁士詒奏道：「態希齡的夫人四德兼備。袁世凱點了兩點腦袋。楊士琦曹汝霖。朱啓鈴。阮忠樞。顧鰲。孫毓筠。夏壽田。袁乃寬等八人。同聲贊道：「鳳凰來儀。眞算得新朝的瑞兆。」袁世凱聽這兩句吉利話。便笑道：「好……好……長統長的職務。總管統總管的職務。分權分制。這是最好的說時。」一眼瞥見壁上鐘已敲罷十點。便接着道：「哎呀。時候不早了。大衆見袁世凱臉上已現了倦容。都明白他那八口神仙癮。還沒曾過。於是大家站起身來。告辭出府。當那起身的時節。袁世凱復向袁乃寬叮嚀道：「那兩個寡婆子。須要早些攆他出去。」袁乃寬連應兩聲。是。纔告辭去了。慢說楊度回寓。與他的妹妹報喜。且說袁乃寬奉了皇帝伯伯之命。次日清晨。匆匆盥洗已畢。就去拜謁世續。二人相見。世續當頭便說道：「貴皇帝也未免太性急。就是追索欠款。照例也有幾天緩期。我皇帝世居宮院裏。也有二百餘年多緩幾天遷居。也犯不了什麼彌天大罪。請你們貴皇帝方便幾天。我皇帝烈祖烈宗在九泉之下。總曉得感恩的說着。那兩行眼淚。滾得如

字字見血
美哉世續

噫走狗亦
不易做也

可憐可憐

總算你是
聰明的

辦不到恐
怕終久要
你辦到也

串珠一般接着說道。請他放心罷。我世伯軒說話向來不用詐騙欺哄人。既然是許他出宮。決不待他派兵來圍迫的說罷。吁吁。只管喘氣。袁乃寬滌了這一下。當頭棒打得半响不敢作聲。可憐他在家里。翻來覆去想了半夜。想得滿肚皮話兒。到這時候。一個字兒也吐不出來了。只管皺着眉頭。將嘴唇兒直噴。又過了許久。暗忖。我何嘗耐煩辦這樁沒趣的事呢。實在是食人之祿。不得不供驅使。接着站起身來。恭恭敬敬作了一個長揖。請太保轉求兩太妃大發慈悲。譬如做一樁好事成全我。這一副臉皮。早一天遷居。我就感戴無量。這番話說着。世續氣也不是笑。也不是略點了一點腦袋。鼻孔眼裏。哼了兩聲。道。還有別的事兒。壓袁乃寬。忽想起太廟的事。纔要說出口來。腦筋裏靈機一動。好像溥儀的祖宗在他腦壳上打了一個長脚。將他的話兒。阻在喉嚨管裏。再也吐不出來。轉暗忖道。我一事還莫辦成。再加一事。豈不分外艱難。還是緩一步再提罷。主意打定。忙轉過笑臉兒。道。就是因為這樁事兒。轉來請示的。世續也明白。他肚皮裏有隱情。笑了一笑。道。就有別樣事兒。眼前也辦不到。彼此敷衍了幾句閒話。袁乃寬纔起身辭去。當即世續就冠帶進宮。失國的君臣相見。無非各洒幾點傷心淚。

後梅也選
了帝王之
家如此下
揚還算有
絕無僅是
者可見今
日之皇帝
不易做也

前回業已描寫過了。不復贅談。世續含悲隱憤。譬比了許多古人。解說了許多時事。璦瑜兩太妃。纔允許遷宮的日子。直到那天遷移的時節。可憐璦瑜兩太妃。各攙着溥儀一隻小手兒。哭得如狂似醉。溥儀他雖是十三歲的小孩兒。固然不明白世道人情。什麼叫做酸。甜。苦辣。但是今到破家被逐時候。就是那三五歲的小孩兒。見着大家愁眉淚眼。心裏也有些難受。此乃是天賦性情。人人都有這一種觀念。溥儀這時見璦瑜兩太妃攙扶着他。還有攝政王與許多貝子。貝勒。宗室等等。都垂着腦袋。緊跟在身後。大家不是偷着拭眼淚的。就是咬住牙。齧從鼻孔裏抽氣的。鬧得溥儀前後左右。皇皇亂望。總沒見有一個人臉帶笑容。轉臉又瞋着璦瑜兩太妃。兩眼望那宮殿裏的樑柱。道。這都是歷代祖宗血汗換來的。回頭又瞥見璦瑜太妃包着一雙眼淚。歎歎望着空中。道。噯。怎麼這天色也對着咱們發愁。還是祖宗在天之靈。爲子孫們吐憤氣呢。哎。這大事兒。教咱們孤兒寡婦。怎能擔負得起。喲。說時。兩眼直望着載醇。此時載醇聽見這句話。便將腦袋低垂下來。臉上彷彿現出些兒蘋菓色。璦瑜太妃的眼光。轉又移到溥儀身上。這時溥儀見左右兩太妃。攝政王。貝子。貝勒等。眼角上都是掛着兩點眼淚。不由得

當具兩字
妙極事到頭來
悔也遲惟
願後來速
醒耳瑾太妃念
極說此兩
句雖然話
亦心之兆
不祥之兆

兩條小眉毛也皺將起來。那眼睛珠裏的自來水忍不住也滴了兩點。掀起兩張小嘴唇兒倒抽着氣道：「咱們當真要讓他麼瑾太妃道：「事到這般樣兒不讓他又怎麼得了呢？」溥儀便將小嘴巴扯開嚷道：「咱們就不讓他看他將咱們怎辦？」瑜太妃淌着眼淚道：「現在比不得從前了。倘若他派兵來圍宮，那時性命都難保。陛下你須看破些，只好忍一口氣兒，讓了他罷。」溥儀問道：「古時皇帝讓位，可是這個樣兒？」載醇奏道：「若說亡國皇帝陛下總算僥倖得多。歷朝亡國天子誰不是傾家敗產喪身滅族了事的？」溥儀聽了這句話，直撲到載醇懷裏，兩只腳兒一躲道：「你要我做兒子，就要我做兒子，不要我做兒子，也算不了什麼大事。怎把我圈在土牢裏做這個送命的皇帝？」哎呀，爸爸，你可害毀我了，說罷，哇呀一聲大哭起來，嚇得載醇只跪在地下碰頭。瑜瑾兩太妃也忍不住嗚嗚咽咽，真哭得天地爲愁，山川變色。還是瑾太妃頗有定見，看大眾哭得一塌糊塗，好像都沒有了主意，便忍住眼淚道：「這個時候哭也沒有益處。天下事總沒有一萬年不散的筵席，咱們讓他去快活罷。看他可快活到幾天，咱們能活着進門，活着出門，總算是一件喜事。恐怕人家活着進來，死着出去，那纔陷在咱們眼裏呢。」金樓玉閣

寫過去之
真皇帝下
場又寫當
時假皇帝
之結果皆
為袁大子
帝寫影子
也此乃作
者之苦心
閱者不可
錯過

兩頭蛇到
了這一塊
地位為難
極矣

只要闖王爺尋找算賬誰也帶不了的。戀着他做什麼說罷。攙扶溥儀出門。溥儀亦無可如何。只好夾在人叢中。一直向南海去了。古諺會說道。路走回頭話。提往事。雖然是做小說的急救方。但做小說者亦萬難打破這重關節。就是外國的莎士比亞。却而司迭更司。大仲馬。托而司。秦等小說名家。中國的施耐庵。曹雪芹。輩也免不了將筆尖兒掉回掃去。記者寫到這裏也只好學法前人了。却假皇帝一段公案。暫請閱者默想片刻。當袁世凱密傳楊度。夏壽田。開御前大會時。節不曾說道。江西的暴徒已伏法。麼那暴徒究竟是誰呢。諒閱者驟觀此段。必加疑到。革命黨身上。要知其大不然。原來是與袁世凱同類。兩個小小的民賊。閱者可記得那兩個窮小子做皇帝麼。彼此互爭土地。權好像真要結成了正果。誰知袁世凱的壽命雖不長。他倆的壽命比較。袁世凱還短促。先說百家山攢天龍。邱寶龍即位。纔過了三天。忽聽白鵝將軍玉弼勒雷葆福也在萬年縣稱孤道寡。還有鐵膀子張六。雙頭蜈蚣胡大勝。賽霸王李老瓜。九頭烏趙五。麻子四員大將也都同時背叛。扶保雷葆福建設新朝。他御前只賸白臉秀士王恢耀。草包邱三。疙疸還沒變心。再說那護國軍師葉青山。見雙方的勢力均敵。又不敢棄舊迎。

事到艱難
縮了頭此
是兩頭蛇
最妙之際
身法
千呼萬喚
不出來大
有國務總
理氣概

作者罵人
真不打算
極快淋漓
痛極矣
大將軍不
說理宜乎
無故傷生

新。又。不。敢。背。新。事。舊。只。好。將。腦。袋。瓜。兒。縮。着。搖。身。一。變。仍。穿。起。一。件。破。竹。布。大。褂。兒。暗。
 遁。到。楊。柳。坑。做。他。的。拆。字。先。生。去。了。那。邱。寶。龍。見。葉。青。山。不。辭。而。別。心。中。分。外。着。慌。左。
 右。雖。有。邱。王。兩。員。貼。心。大。將。究。竟。心。坎。裏。只。知。到。殺。人。放。火。那。曉。得。什。麼。治。國。安。邦。於。
 是。迭。派。御。前。侍。衛。連。三。接。四。去。邀。請。葉。青。山。總。是。給。他。一。個。點。頭。不。動。身。直。把。邱。寶。龍。
 氣。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暗。自。時。時。咕。囔。道。噯。原。來。軍。師。相。國。都。是。把。人。送。上。台。就。在。
 脚。跟。底。下。抽。梯。子。喇。早。知。他。這。般。刁。滑。我。又。何。必。討。這。個。罪。受。當。時。怒。惱。了。邱。三。疙。疸。
 想。仿。照。張。將。軍。的。故。事。要。放。火。去。燒。臥。龍。崗。邱。寶。龍。趕。忙。阻。止。道。你。快。些。不。要。魯。莽。現。
 在。做。軍。師。的。人。不。比。諸。葛。亮。那。般。牛。鼻。子。老。道。雖。是。端。起。架。子。不。肯。出。山。却。也。不。肯。多。
 管。閑。事。如。今。他。們。是。早。晨。嫁。張。夜。晚。嫁。李。慣。了。的。倘。若。把。他。鬧。翻。了。他。掉。轉。頭。來。咬。一。
 口。說。咱。們。是。造。反。的。強。盜。那。越。發。鬧。得。不。成。話。了。邱。三。疙。疸。怒。道。什。麼。成。話。不。成。話。做。
 皇。帝。還。不。是。與。強。盜。一。樣。麼。咱。老。子。一。生。一。世。就。不。知。道。那。個。理。字。怎。樣。畫。的。邱。寶。龍。
 見。他。動。了。真。怒。分。外。害。怕。起。來。便。與。王。恢。耀。二。人。平。心。靜。氣。哄。勸。邱。三。疙。疸。好。容。易。纔。
 將。那。個。草。包。的。窮。氣。勸。平。下。去。正。是。

六宮粉黛多春麗 三海風光入暮涼

評

此卷入筆先寫袁世凱開御前大會議趾高氣揚以一極細微之女官研究得津津有味可見袁世凱恢復帝制單純謀個人之安富尊榮決無纖毫救國救民之意。

寫瑾瑜兩太妃借清帝出宮使閱者覽之不禁輿荆棘銅駝之感然亦是袁世凱之當頭棒喝袁世凱有知常於地下怨作者曰子何不能早爲我道來邱寶龍與雷葆福爭權葉青山風吹兩面倒左右做人難乃暗諷一時之政局閱者不可作閒筆觀也。

第六十四回 草離離斜陽葬白骨 春漠漠芳卉戀紅情

話說邱寶龍因爲雷葆福在萬年縣也掛起了皇帝招牌心中老大不願意時與他兩個義弟盤算總想撲滅同類一手遮天正待要與雷葆福下哀的美敦書風聞王虎林也在四川峩峩山做了皇帝李半仙又在廣東香山縣鼓吹帝制加着袁世凱在北

的招牌太容易掛了
退後即是
失敗之由
宜乎邱寶
龍不能爭
勝也

可見尋常
說共患難
同生死皆
是口頭禪
也
這也是想
做皇帝的
把戲

京龍蟠虎踞。勢力越發堅厚。邱寶龍自諒不是他的對手。便縮退後一步。又打了一遍。退算盤就在百家山建築一座長久小朝廷。便心滿意足。不多幾日。四川王虎林被陳宦勦滅了。廣東李半仙也被龍濟光趕跑了。此時邱寶龍非但不生兔死狐悲之感。並且洋洋得意。以為同行中又少兩個敵手。將來大可發展自己勢力。誰知心坎裏纔起這個念頭。江西將軍李純已率兵直圍到百家山。困得邱寶龍帶領皇兄弟四百名。御林軍抱着鋤頭。攆着扁擔。鬧得好似韓信亂點兵。七手八腳。東藏西藏。只顧在山上。頂上打磨旋。居高臨下。如馬功常鎮守街亭。誰知李純的兵將比較張郃分外利害。開了機關槍。早打得那些鋤頭扁擔。兵東奔西竄。而逃。邱寶龍兒事不妙也。顧不得他尋常共患難。同生死的兩個義弟。慌忙扯碎了身上的破道袍。扔去了頭上的太乙冠。平日看得如至寶。那一顆翻天印也只好咬定牙齦。丟到毛坑裏去了。仍照他當初上山。的樣兒。披上一件破棉襖。戴上一頂破毡帽。順着山後一條水道。一直滾下山去。可憐王恢耀邱三疔痘兩員大將。見一陣機關槍轟來。嚇得屁滾尿流。早把平日那些摩拳擦掌的本領。丟到大西洋裏去了。不消片刻。那自稱咱老子的邱三疔痘。吃了一粒衛

大將軍的
本領原來
如此

寥寥數語

不啻一篇
弔古戰場
文

嗚呼皇帝
直害人
不淺

不知可是
譚的
大將軍

後悔遲了

生丸渺渺陰魂飛到枉死城中去稱好漢王恢耀當時也死在亂軍叢中還有許多中了皇帝迷的嘍囉兵橫倒一個豎躺一個不是腦門迸裂便是腹底開花血濺黃沙早染得百家山上好似血花一片紅得可憐加着烏烏濃濃一陣飛鴉在殘脂碎骨之中上下爭啄分外顯得愁慘這平白之災收拾了許多冤魂厲鬼又是誰人作的孽呢噯仔細想來還不是壞在皇帝兩字之上麼再說那稱孤道寡的邱寶龍順着山溝滾下去滾得一顆腦袋瓜兒橫一條豎一條的血痕好像擺了水陸道場似的當時業已昏暈過去停了片刻纔蘇醒轉來喘了兩口氣慢慢的睜開眼珠兒一看見自己已睡在荒草堆上身旁只有三五個野雀兒飛來飛去再回想在古廟裏做皇帝的滋味直如做了一場大夢這時邱寶龍的腦後忽然打了一道回光復自歎一口長氣道噯想不到我坐的那把椅兒還沒曾坐熱就睡在這稻草窩裏了原來皇帝滋味乃是這個樣兒早知如此還不如我討飯尚快活些呢正在追想往事之際接連又聽着山前咕咚咕咚響了十來聲一陣火光閃過去照得山前山後那些新打碎的土垣纔燒燬的枯屋灼灼大放血光肉飛骨散零落在一片瓦礫場裏彷彿暮春天氣舖滿了許多殘紅

能作如此
想還算是
一個英雄

足下還是
怕死喇

未必未必

碎綠似的加着一陣腥風吹來直灌入邱寶龍的鼻孔猛將邱寶龍的神經一震驚得有無量數冤魂厲鬼在他身兒左右張牙舞爪鬧得不休邱寶龍不禁大吼一聲靈臺裏忽地發現出一股光明線直透到心窩將他生來應有的良心觸動復又歎道這不。是因爲一個人連累許多無辜麼。我自作自受他們又何故遭這一番慘劫。咧想。到這裏鼻孔兒酸了一陣眼眶一紅翻身跳起順手抓了一塊石頭對着自己頂門。上使力打去剛纔舉起那手腕兒忽地發了麻軟病不知不覺五個手指兒發直那一。塊拳大的石頭也就順着手灣兒滾去轉將眼睛一橫道一個人若不能送掉幾千萬。條冤枉命也算不得是漢子誰叫他們跟着湊熱鬧呢就是死了也是他自尋死路的。心裏想着耳邊只聽着火燒房屋聲四方槍砲聲人馬呼號聲愈逼愈緊便翻身站將。起來暗自忖道我這時不走難道還在這裏等死麼於是甩開了大步沒命向山後奔。去七灣八拐也顧不得道路高低只向沒有人烟的所在跑去一口氣足足奔了十多。里路纔立定脚跟再回頭看白家山的荒烟野火漸漸遠了這時邱寶龍心裏轉而開。暢道好了好了這可不與我相干了話兒沒曾說完忽聽背後趕上一人大笑道哈哈

此所謂冤家路兒窄

能由感誠死還是好

你倒在這裏逍遙自在說時一把抓住邱寶龍領口邱寶龍道一嚇非同小可那三魂七魄好像又出了腦頂門究竟邱寶龍曾經做過一次強盜胆兒比較平常人少壯些事到盡頭猛把眼珠兒一橫忖道我真是越跑越傻了想我皇帝都做過一個人也殺不了麼便運使神威掄起碗大拳頭轉身打去拳頭剛纔舉起就被身後那人一把托住脈門道邱寶龍你到這個時候還敢逞雄麼邱寶龍聽了這句話知道是一個熟人心纔略定一定轉眼看去原來不是別人就扶王保駕的護國大軍師葉青山邱寶龍一見是葉青山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便將牙齦咬緊道你保護得我好葉青山笑道我雖保你誰想你自己不會做怎能怨我邱寶龍越發動怒道做皇帝也不過是殺人放火我樁樁都做全了還教我做些什麼後又平着氣道如今這樁事兒已做壞了冤枉話咱們誰也不要埋怨誰眼前的要事總須打點一個安身主意今碰着您好得很我現在已關得無家可歸你總不能看着我餓死罷葉青山便將鼻孔兒哼了兩聲道我保你做皇帝難道我還保你不討飯麼說時那兩隻眼珠兒一橫道邱寶龍你莫要在這裏做夢我保你做皇帝並不是保你享榮華受富貴乃是保着你大家

皇帝也有
被人用的
時候

不死亦不
過乾闥闔
而已

還是性命
要緊

彼一時此
一時也這
是不提舊
話爲妙

嗚呼友誼

快樂快樂的如今保着你這個死不中的臭豬頭誤了咱們兄弟夥子的大事害了咱們弟兄夥子的性命我不尋找你算賬你還要敲我釘鎚麼老實對你說罷大難來時各自飛還是你賣你的五香豈我賣我的大頭葱各走各道的好果然您要與我爲難那並不是你的好事要曉得你那草包兄弟業已死了誰來幫着你做牛我只要把嘴巴一歪問你有幾十個腦袋這番話說得邱寶龍寒毛直豎好像一大盆冷水直從腦頂門上灌下將他一肚皮無名火早已消化罄盡轉思再與他上勁又怕鬧出事來果真送了命那纔不值當萬分無己只好捺着一口氣掉過一副笑臉兒嘻嘻向葉青山乞求道葉大哥你就不念君臣之義難道也不念當初結拜的手足之情麼想那時咱們撞鐘擂鼓斬香頭喝血酒時候何等親熱誰不說是同患難共生死如今真到這個時候葉大哥那一杯血酒……這句話還沒說完葉青山便將兩眼一瞪道你別要這樣囉唆那個時候是兄弟這個時候還是兄弟麼喝血酒算得什麼要緊不過是江湖上一盞迷魂湯你今當做一回事那江湖上一年半載弟兄夥子死去千萬個咱還沒有那些條性命賠着死呢說罷掉轉腦袋大踏步兒去了邱寶龍見葉青山轉身走去

快丁

這一回開
頭笑可真
要送命了

難又是好
人咧

心裏真氣得七下裏冒火，八下裏冒烟，要想發作，又有些兒胆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見葉青山已走出五步之外，忽然臉上現出一種驚慌之色，拚命飛奔。邱寶龍一見這般形狀，心知有異，纔想放步追去。那知背後擁上數來，個大漢早將他兩膀捉住。此時邱寶龍還認着又是弟兄夥子，拿他開頑笑，便笑着說道：「你們別要鬧着頑罷，說着猛回頭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捉他兩臂那十數個紅臉大漢，不是別人，正是李純所派的軍隊。接說李純自接着袁世凱密電，命他征勦邱寶龍與雷葆福二寇，當即派兩營步隊帶着四架機關槍分道進發。誰知保大皇帝的將軍都是些紙糊的，兩軍對壘，不消一、二小時，就把百家山的大將軍一個個打得烏飛兔走，額爛頭焦，追四面烽火，熄靈奏凱班師。道過楊柳坑，忽見路西大道上有一個道士與一個窮漢子鬼頭鬼腦，扭着衣領兒在那裏爭鬧。遠近聽着他倆嘴巴裏說些什麼兄弟皇帝什麼坑了人害了自己的話兒。當時營長李得標驟然聽着這些話兒，他腦筋裏觸動了一種觀念。道：「這倆一定都不是好人。」當即派十二個兵士前去拿捕。那道士異常靈敏，一眼瞥見迎面撲來有十數個大漢，都似武人打扮，便知這事有些兒不妙，忙掉轉頭來飛奔而去。此

何必害怕
不過送命
而已

不啻爲洪
憲末日寫
照

若破兵士
確真是走
運了

大可以合
會御前大
會議

正是葉青山與邱寶龍鬪嘴的時候。葉青山見機而遁。邱寶龍還以爲是與他鬪氣。正待撒步去追。不料兩臂已被身後來的人捉住。回頭一看。可巧盡都是冤家對頭。一時嚇得真魂出竅。不覺得大聲狂叫。自言自語道。哎呀。我真是冤枉。那受罪皇帝並不是我。甘心情願做的。乃是他們那些鬼崽子。自己想討便宜。捧着我上臺的。冤枉呀。冤枉呀。說時。兩眼望着葉青山的去路。嚷道。葉青山。你沒有托天的法力。何必當受罪軍師。你真坑害人不淺。說罷。便嚎啕大哭起來。那十數個兵士。前來捉拿他的初意。只想盤問幾句而已。那知碰着的正是嚴拿密捕的皇帝頭兒。真好像得着活元寶似的。不知怎樣快樂。後來聽說還有一個軍師。大眾都說道。這一定是方纔飛跑的那牛鼻子老道。趕忙將邱寶龍。細縛起來。復又分派八人。追趕葉青山。不多一會。葉青山也被他們捉住了。於連推帶擁。將他二人押到營長面前。李得標見。掣得兩個重犯。自然是快樂非常。披星戴月。直奔南昌府。稟過李純。便嚴禁在將軍府裏。次日發往萬年縣的一營也進省報捷。同時雷葆福也押到南昌府來。李純接着同訊了一堂。邱寶龍見已深入虎牢。也知道這一條小命。是萬難保全。便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概行招認。雷葆福乃是

嚇人必須
裝鬼此一
句的是妙

這纔是全
始全終

恐若輩未
必有此種
感觸

一個小孩兒那裏受得住驚嚇。自被捉後，早已嚇得哭個不休。如今在嚴刑之下，不待說已嚇得魂飛天外，惟恐說得來不及。那裏還敢不招呢？李純既得邱寶龍等口供，急忙電奏入京。日隔不久，催命符直頒下來。李純便將他三人同時押到市曹弓上，弦刀出鞘，威風凜凜，殺氣昂昂。那一種裝鬼嚇人氣概，記者也不暇贅叙。但是那人馬嘈雜之中，只見邱寶龍兩眼望着葉青山，歎道：「原來皇帝下臺就是嗜這般的滋味。愛你照應朋友，原來都是向死路上照應。麼葉青山，便把兩眼一橫道：「你莫要埋怨我。若不進了這個圈套兒，怎得受這般苦罪？我不尋你算賬，你還來尋找我麼？」邱寶龍道：「都是你想富想貴，自己尋找的，怎怨得我？」葉青山道：「舊話也不必說了。有冤到閻羅殿上訴罷。」邱寶龍道：「什麼算賬，不算賬，循環相報，彼此皆同。咱們既想非常的富貴，就應該要受這般非常苦惱。咱們死後也好給後人看看，使他們那些求富求貴的可從此將爭名奪利心冷淡些兒。雷保福綁在一傍，默默的聽着，也不明白說些什麼，便哭喪着小臉兒，抖抖戰戰，什麼冷的熱的，我真冤枉得說不出話來。想我十來歲的小孩兒，那裏曉得什麼天高地厚，俺只曉得菓子糖兒，蜜餞糕是好吃的，穿花袍兒，帶花帽兒，是好看

混渾得尤
妙還將是大
皇帝的下
場

的是名官

只好打一
通退算盤

的誰知那些混賬王八蛋將我撮到這個地方我就是千刀萬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兒說罷哇啦哇啦大哭起來這時天已晌午監斬官下令執刑邱寶龍葉青山雷葆福三人一聽這令傳下大家嚇得都哭不出來半晌同聲向那官兒罵道你也不要高興罷看來你還不是頂着別人卵子在褲襠裏面逞威風恐怕將來您還不如咱們這般結果咧說時霹靂一聲將那三個偉大人物漫漫悠悠送到陰曹地府去了若論一般大皇帝伏誅之後那些攀龍附鳳的小狗頭必是縮項斂翼不敢朝南暮北任意猖狂誰知其大不然死的儘管死去忙的還是忙得不亦樂乎可見榮華富貴的關頭幽禁人比鐵城石壁還利害不是尋常人可以打得破的閑話少說記者再將那些攀龍附鳳的時流接敘出來前回書中袁世凱開御前大會楊度在會場中拚命奏薦他妹妹充當女官長後來被梁士詒挑撥了幾句改爲女官總管比時楊度老大不願意但是還得着一個總管想他妹子總算執得女官之中半個牛耳所以那一片向榮心並未十分冷淡出了總統府一直奔回自己寓所向他的妹子報喜去了看官可曉得他妹子是一種什麼樣兒的人物試請捲卷思之必定揣度有道韞之才夷光之色這些

作者一隻
筆真善罵
人然確有
至理也

儼然有女
博士之氣
味

可見其尋
常厭棄也

都是做小說者照例文章沒有不描寫女子爲天國香色的記者常發一種臭議論天
下尋找絕色女子極難而在小說書中尋找絕色女子極易並非是小說裏的女子都
是天仙所化實在是做小說者太愛寫美人了今敘楊度的妹子却不是這一流人物
按楊度妹子名兒單喚一個湘字顏色只算得中人恭維他說不過眉清目秀而已倒
是兩隻金蓮纏得不滿三寸可惜一雙脚背高聳如拳把好端端的一雙小腳兒糟塌
的眞不甚好看論年紀業已過了花訊若論文學千字文尙念得下去跟着乃兄學了
幾個法律名詞口頭上還說得熱鬧十九歲上就嫁與中國第一大詩家王闓運的文
耶王代冀爲婦代冀別號文育平常也是跟着他舅爺瞎混混的伉儷之間尙屬和睦
這日他夫婦二人正在房裏敘家常楊度一步跨進房門當頭就向着楊湘作了一個
長揖連聲說道恭喜恭喜接着滿臉上堆下笑來王代冀夫婦二人見楊度這般高興
笑嘻嘻對着他倆兩月以來所未曾見過的顏色心裏老大不明白正待詢問楊度便
笑着說道這一樁大喜事真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恭喜您從今以後不啻位列仙班身
在瑤臺之上了說着拍起巴掌哈哈的又笑了一陣楊湘聽說分外不明白雖然揣定

這也是歡
喜過頭了
恐怕舉而
不能舉也

自然有明
白的時候

他老兒所報的事是吉不是凶。但是什麼吉事還不明白。要知一個人的心理總是愛聽報喜不愛聽報凶。凡遇着吉慶之事大都爭先恐後的打聽。若遲了半分鐘心裏也不知如何難受。何況是送到耳邊的話兒。一時聽不明白。怎不叫心裏疼痛呢。於是夫婦二人兩雙眼覷定楊度。不知詰問什麼話纔好。最後還是楊湘開口問道。哥哥你恭喜我這番話兒。究竟爲了什麼事。何必裝在葫蘆裏面。一個人開心咧。楊度聽着妹子問他。猛然提醒。不由得暗自發笑道。我也真是快活昏了。接將女官總管的事兒細說一遍。後向他妹子說道。這不是舉生榮幸麼。在楊度說出這番話來。滿想他妹子與他妹婿二人一定歡喜得心癢難撓。不知要怎樣地快樂。誰知說罷停了半晌。只見他妹子淡淡笑了一笑。臉上也不發現什麼驚喜的顏色。再看他妹婿。非但不見笑容。並且還添了幾分怨色。由此滿腔喜氣。從無形之中已銷磨去三四分了。究竟他倆因爲什麼事兒不快樂。心裏總是鬧不清。捉摸了半晌。始終不能明白。把一個千伶萬俐的大博士被楊湘王代翼二人不作一言輕輕送進葫蘆裏去了。悶得楊度實在不耐煩。便向他妹子問道。你可不是不樂意。楊湘便將腦袋低垂下來。兩手拈着手拍兒打如意結。

既然明白
可以不必
再談

誰又攔阻
你的

畢竟是詩
人之後也

若說此等
優缺何不
爲尊夫人
代談

捱了一刻，又將兩眼瞞着王代冀道：「我不曉得你問他楊度，一聽心裏也就明白了。幾分要想轉臉問王代冀實難，起齒這兩句話兒，默默在腦子裏，斡旋了千百遍，纔自言白語道：時機不可失，古今大英雄，大豪傑，沒有不利用時機的，況且百度維新，一切事總得要看得破些纔好。我可惜不是女子，我若是一個女子，早已開未來之流去做毛遂王代冀忙說道：「我也狠明白投機事業爲智者所重，珍的不過歷代帝王招選嬪妃，人莫不視爲虐政。古詩有句云：侯門一入深如海，何況帝王家。那御溝紅葉的淒涼你……你字纔說出口，楊度笑道：「文育，你說得大錯。王代冀見楊度有些兒發氣，趕忙搶說道：「大哥，你不要性急聽我將話說完了，你再駁也不遲。楊度連連搖擺腦袋道：「你不要說罷，越說越教人糊塗。你只曉得溝傳紅葉是一件苦境，你就不知道日近天顏，是人生畢世的榮幸。麼？況女官比不得從前妃子，咱們關着大門說一句不要見怪的話罷，就是承歡侍宴也，算不得什麼稀奇。譬如上海的時髦女學生，天天在大馬路上賣臉子，還不是與這般滋味一樣？你要曉得，若不是哥哥常在，今上身傍跑來跑去，別人磕頭來求，恐怕還求之不得咧。轉臉又向王代冀道：「老弟，臺你莫說你們尊大人是

嗟乎靠人
吃飯真不
易也

既知如此
何必熱心

個老名士若遇着這些事兒是充不得名士派的王代冀被楊度說得氣也不是惱也不是想要回頂他幾句暗忖自己原來是跟在他身後搨芭蕉扇兒就將一肚皮酸氣壓下去三分半响纔歎了一口氣道嚙既走到這條路上只好任辦罷楊度一聽就知道王代冀已被他勢力壓住了便搭起一副空架子慢慢兒說道這樁事與我什麼相干何必任我咧我不過是因爲親戚的事兒熱心過度子孫富貴不富貴全是你們王府上的事我累得一身臭汗誰見我的情來說着頓時臉皮上現出許多不樂意的樣子正是

可憐一段興亡夢 強種千秋富貴花

評

邱寶龍業已逃出樊籠若不途遇葉青山必不至重蹈羅網要知邱寶龍不重蹈羅網葉青山而能脫逃則是無天理矣此作者爲袁氏寫影子閱者勿孤負其一番苦心

葉青山於邱寶龍上臺時奉之若神聖迨失敗後相遇途中並結交兄弟之生死

交情亦不相認。嗚呼！今日之所謂朋友者，誰有患難之關係？蓋祇有勢利之關係耳。

楊度爲楊湘謀女官，其心中早蓄有富貴之關係，而無手足之關係矣。王代翼終必遂楊度之願，亦是因勢力之關係，而不得不減輕夫婦之關係。人格若是尙何言哉！

第六十五回 趨風頭姑小姐邀寵 拍馬屁表老爺倒楣

好利害的一貼膏藥，孫悟空的緊箍咒乃是自己尋的，何必推在人身上。

話說楊湘見他老兄又搭起松香架子，已知這樁事兒不順着，他必不能夠平安的，便向前陪禮道：「哥哥，我的主，你不能做誰人能做，咧！你莫要得着風兒，就向外推俗語說得好：一代姑娘，三代的魔害，你就是想推也推不出去了。他的脾氣，你還不明白麼？說舊學，他還懂得幾分。若說新學，他是一分都沒有。哥哥，你在別人面前，端架子，你還在咱倆面前，端架子麼？楊度仍將腦袋搖着道：「你不要上緊箍咒。姑太太的脾氣，我也曾領教過。但是這樁事兒，總得您拿一個決心。我既來向您道喜，總得要給您幫忙。您現在到底是怎麼辦呢？說罷，兩眼直覷定他妹子楊湘。這時，又將腦袋低垂下來，仍是

最要緊的
是夜曉的

原來也善
於討口風
官與奴婢
有何區別

嗚呼文明
人

不。答。應。半。個。字。王。代。冀。接。着。道。可。能。變。通。辦。理。教。他。白。天。進。宮。供。職。夜。晚。仍。回。本。寓。不。知。可。做。得。到。麼。楊。度。笑。道。這。個。問。題。我。倒。很。難。答。覆。那。宮。裏。事。最。要。緊。是。謹。嚴。所。以。革。去。前。代。宦。官。制。招。選。女。官。正。是。因。爲。尊。重。謹。嚴。兩。字。若。是。朝。去。暮。來。仍。是。隨。你。自。由。行。動。他。又。何。必。求。教。你。呢。我。看。這。樁。事。很。容。易。解。決。只。問。您。倆。決。心。何。如。肯。就。去。不。肯。就。不。去。兩。句。話。兒。就。了。事。那。有。什。麼。疑。難。楊。度。將。王。代。冀。倒。頂。住。了。不。知。怎。樣。接。說。纔。好。發。了。一。回。怔。纔。點。着。腦。袋。說。道。大。哥。既。然。看。着。好。我。還。有。什。麼。疑。難。總。可。以。商。量。楊。湘。見。他。丈。夫。已。有。些。兒。允。意。趕。忙。搶。着。說。道。我。是。不。問。有。商。量。沒。商。量。若。請。我。去。做。官。還。可。以。討。論。討。論。若。是。傳。我。去。做。奴。婢。這。條。議。案。是。萬。不。能。夠。成。立。王。代。冀。連。聲。從。旁。贊。道。這。個。意。見。我。狠。贊。成。這。個。意。見。我。狠。贊。成。嘴。巴。裏。說。着。大。腿。搭。在。二。腿。上。把。一。個。腦。袋。瓜。兒。擺。個。不。住。將。楊。度。搖。擺。得。一。股。憤。氣。直。貫。腦。頂。門。不。由。得。喉。嚨。管。裏。作。梗。長。嘆。了。一。口。氣。道。噯。與。你。們。商。量。些。事。兒。真。是。鬧。不。清。楚。呂。端。大。事。不。糊。塗。這。些。什。麼。男。女。內。外。之。別。那。裏。是。咱。們。文。明。人。所。說。的。話。再。說。一。個。人。要。求。清。淨。除。非。腰。纏。十。萬。貫。埋。頭。在。深。山。大。麓。之。中。抱。一。個。與。世。無。爭。與。人。無。競。的。主。義。方。可。以。逍。遙。自。在。若。沾。了。一。

此官場之
所以無人
絡也

足下的人
格原來如
此

火燒眉毛
且顧眼前
却也是一
個妙法惜
乎眼前亦
顧不遇全
奈何

星星微塵就免不了腥臭氣。噫！何況您已陷身在這些地方。還想從腥臭窩裏謀些兒生活。那能夠再去貪圖乾淨。啣變通內外。那句話實在說得不通。試問瓜李之嫌。必定你的腳跡兒從不走到瓜田之下。纔能避嫌。如今身已陷入重圍。所謂身兒陷入羊牢裏。就是不吃羊肉。早已惹得一身腥臭。氣若怕外人議論。咱們借說住宿宮裏與不住宿宮裏。分別清濁。越發不成話。說自己要清。總可以清的。自己不清。無論如何總難得清的。這等盜鈴掩耳的嫌疑。我向來是不顧的一個人。人生在世間上。若不做一兩樁事兒。供別人研究。那能算得有人格。別人罵我。正是增長我的價值。要知道人生若不受人罵。怎算得是英雄。復向楊湘道。虧你向來還自誇胸襟不讓阿哥。怎麼幾句新名詞。將你越念越糊塗。什麼叫做官。什麼叫做奴婢。官與奴婢的性質。還不是同類。相等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瀟灑不羣。如李太白尙且狗眼前。樂主義。何況你。我。在這個時候呢。我所以拚命鼓吹帝制。今上所以拚命要恢復帝制。無非都是希圖些兒眼前快樂。後來事誰能管得多少。又笑道。就是你現在承認這樁事。那能就去實行供職。不過掛一個虛名。仍是總管自家的柴米油鹽。真到大局定後。果然要得好。咱們夾在裏

病假請得
妙

嗚呼先進

新名詞的
魔力真不
小甚矣不
可不習也樂哉樂哉
其樂只且

面鬼混。混何樂不爲。倘若大勢不妙。咱們也可以請病的。王代裏聽了這句話。登時轉過笑臉道。既是如此。一切事你做主。辦理罷。我與他決沒有二句話說的。此時楊湘也在一旁默默暗笑。楊度見他妹子與妹婿二人皆已允諾。也就高興起來。笑着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咱們這樣人家。如辦這些事。拚命都要佔先。權纔算得。咱們是文明先進呢。三人又說了許多閒話。楊度便往會裏去。不多幾日。袁世凱果然特詔楊湘進府。比時楊湘被一個官字迷惑住。也不似當日含羞帶愧。做尋常的女兒態。於是強打精神。把一肚皮的新名詞和盤托出。就在袁世凱耳邊說得如珠走盤。中滴溜溜亂滾。雖然袁世凱生平最怕聽新名詞。但是新名詞出在楊湘嘴巴裏。他又十分愛聽。不待楊湘將事兒奏畢。早將袁世凱一顆龍心說得癢個不住。嘴巴裏雖不好誇獎。心坎裏業已將楊湘的影兒吸收去了。接着密命袁乃寬撥給三千元。特別辦公費。派楊湘安寓天津。代他物色人才。准備享受粉黛三千之樂。楊湘也便趁此大展其外交手段。將各方面能言善說的女士都招集在他勢力範圍之下。婦女請願團。安靜生。那一流人物。充當其間重要份子。自不待言。還有上海蘇州揚州鎮江一帶跑碼頭的女豪傑。

陰勝陽我
循環之報
謀謂中國
之女權不
伸張耶

你又爲的
是什麼
恐中久要
中的

聞風而來者亦不可以數計。朝來暮往。就在京津這一條路線上。川流不息。一時轟動。京裏京外人士莫不口垂三尺。涎都羨慕。楊度兄妹幸福不淺。更有尋常佩服楊度的。私相談論。道這真是聰明人都生長在一家。怎麼哥哥有翻天的本領。創辦籌安會。妹妹也有翻天本領。充當女官班首。可見得祥麟威鳳。都是以類相聚的。你言我語。鬧得風雨滿城。從此楊姑小姐儼然以大人自命。而王代翼也就甘心做一個掌印夫人。這且不提。再說梁士詒與楊度等。同時在總統府會議之後。見楊度給他妹子謀這個好差使。心裏老大不樂意。雖從旁敲了兩錘破鑼。總不能將這一場好事打散。悶悶的回寓。默坐在卓姨太太房裏。只管發怔。卓氏見梁士詒這般樣兒。心知有異。又不敢劈空去詢問。若不詢問個究竟。心兒又有些放不下來。躊躇再四。最後想到大局上。暗自忖道。莫非又有什麼變卦。果然再變。豈不中那拆字先生的話麼。想到這裏。不禁柳梢鎖翠。鬢兒上忽地添了兩綫愁痕。粉頰低垂。也就將無限的心事兜上來了。梁士詒見他姨太太也發愁。心裏不覺一動。便問卓氏道。我纔坐下。你怎又做出這些怪樣兒。卓氏慢慢兒答道。你總是怪人。也不看看你自己。梁士詒也不答他。半晌歎道。智者千慮。必

要緊

妙

大茶壺本
是人做的
是我也以爲
算不得什
麼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古人說得真不錯。卓氏聽了越發着慌。忍不住忙問道：可
是你辦的事兒有什麼變故？梁士詒道：我辦的事就不准他中道變故的。可惜我沒有
嬌姐嫩妹。不然這一回事兒那輪到他手咧？這番話把個千伶百俐的卓姨太太說得
不知東南西北。站在一旁發急道：你說話就是這樣半吞半吐。故意引人發急。我明白
這一定又是一樁不好的事。你既不肯說我也就不聽啦。說着轉身向房外走去。梁士
詒一把捉住道：看你的性兒比火車還急些。接着就將招選女官事細說一遍。復說道：
你想我若是有姐有妹。這等好事那能派到他的頭上？卓氏道：一定要姑娘纔能够被
選麼？梁士詒道：這却不一定。我也曾想到你身上。又怕人笑我將姨太太獻出去討好。
要是退後一步。失掉這個機會。實在有些不甘心。怎麼不叫我闖氣？卓氏笑道：這有怎
麼要緊？只要與你有利益。就是將我獻與別人。也算不得什麼。梁士詒道：太太你雖然
這般慷慨。無奈人口如刀。倘或被那些新聞記者知道。又不知編出什麼花樣兒來。刻
薄我卓氏。忙笑道：我看您真有些不大方。怕人罵就沒要做事。想做事就不要怕人罵。
那纔算得大丈夫。做這等事。橫豎要被人罵。你就怕也怕不了許多。梁士詒聽說心裏

有如如
慨之登內
助何患不
成爲大財
闕者記清
也好二字

真會恭維
人

表老爺快
要倒楣了

哈哈噱子
一個釘子

也有些活動。剛要接說下去。只見翠兒走進房裏道。表大老爺來了。梁士詒道。什麼表老爺。卓氏忙搶着說道。說起來。我險些將這樁事兒忘却了。你今天出去不多時。尤輔生他新自廣東來。說特地來給你賀喜的。梁士詒笑道。他的腿兒真長。來得也好。就請他進來坐罷。翠兒領命退出房去。不多一會。果領着一個少年進房。年紀不滿三十歲。生得尖嘴削頰。一副逢人笑的臉蛋兒。嘻嘻向梁士詒打了一扞嘴巴。裏連聲說道。恭喜恭喜。梁士詒道。這算什麼喜事。就是將來大事定後。也是衆人的幸福。算不得我個人喜事。尤輔生道。總算你老人家辛苦一番。就是將來衆生享受幸福。也是你老的德政。譬如共和之後。大家還留下一個雙十節的紀念日。每年到這一天。大眾都要掛燈結彩。互相慶賀。這不是千秋萬世的大喜事麼。如兄弟這次進京。特趕在雙十節前一來。是預先給你老道賀。恢復帝制的大喜事。二來也是給你老拜節的。剛纔說出雙十節三個字。好像滴了一點火油在梁士詒腦袋上。當時燃起無名火。直向腦門沖出。便將臉色沉下來道。恭喜就恭喜。賀喜就賀喜。何必提那些舊話。尤輔生還莫看出他的臉色。接說道。雙十節雖然是明日黃花。已變成過時晚景。但是這等紀念日。將來在

這位先生
真算得是
個新腐敗

碰了第二
個釘子

碰了第三
個釘子

先生自尋
沒趣也

不知忙快
與帝制者
屬於何類

歷史上總廢不了論理。也是應該要道賀的兄弟。這次從廣東來道過香港上海漢口天津等處。看許多人忙得真熱鬧。不然我還想不起來。梁士詒連連將手搖着道。你快些少在這裏說胡話罷。尤輔生仍說道。實在是。我親眼見的。梁士詒發急道。你真是。不識時務。年少人罵。老者是老腐敗。我看你要變成新糊塗。這是什麼時代。你還大膽敢說雙十節。幸虧你在我這間房裏。胡說若是在街市上。亂說被巡警抓去。割掉舌頭。不打緊。腦袋瓜兒還保不住。咧。尤輔生嚇得倒抽了兩口冷氣。不由得舌尖兒禿住了。臉上只管紅一陣白一陣的。變色。梁士詒仍是惡狠狠坐在一旁。倒是卓氏看得過意。不去從旁說話。兒說在你嘴巴裏。就要分外利害些。如表兄所說。上海香港漢口天津那些地方的人。忙得十分熱鬧。也沒見有那一個敲牙割舌。梁士詒掉轉臉來笑道。你還是搽你的胭脂。抹你的粉罷。這些事。你那能懂得。不錯。他們忙得十分熱鬧。我也。是很相信的。但是他們所佔的地方。與咱們所立的地位不同。他們所抱的宗旨。與咱們宗旨也不同。凡高興忙過雙十節的人。大半都跳出四民之外。不在三教之中。乃一種專門搗亂的窮革命黨。尋常一點事兒。都不做。就借着這些事去假開心。果真你去。

嗟嘆民無
雖未必人
人是亦未
必人人盡
不如是也

說來字字
傷時直可
使人心人
諸省然出
諸彼之口
物中仍是
得意之說
也

我看這是
不賀喜的
好
碰了第四
個釘子

問他的感想。他何常想到當初慘死的先靈。這些事兒都不去管他。古人說：只見新人笑，那聞故鬼哭。就是咱們站在那個地位，也是這個樣兒。誰有許多閒眼淚去，向那一堆枯骨灑呢？再說他們眼前所樂的宗旨，無非想借這個題目，鼓吹別人革命。如咱們鐘鳴鼎食之家，堂堂大官大吏，出則高車，食則美味。左姬右妾，倚翠偎紅，都是許多年血汗換來的。豈能輕與他們那般瞎胡鬧？況且他們是在外國租界，靠着外國人保護，纔敢如此妄為。試問他，可敢跳出租界一步？如此放肆，麼？這又何異給外國人做雙十節，啣卓氏笑？道：怪不得我說他們忙得那盤熱鬧，你們都莫不關心。原來他們是給外國人做雙十節。梁士詒笑道：無論他中國也好，外國也好，只要與咱們宗旨不相合，我都不情願聽一個字。轉臉又向尤輔生橫着眼珠兒，問道：你老實些說罷。這一次進京，倒底爲的是什麼事？尤輔生被他這一問，舌頭尖上好像打了一個疙疸，半晌吐不出一個字來。又久纔說道：我……我……我是特地來給你老人家賀……賀喜的。梁士詒趕忙搖頭道：你不必再繞圈兒。翻筋斗老實些說出來罷。尤輔生笑道：總求你老人家賞一碗飯吃。梁士詒一聽，便將兩隻老鸛眼，在尤輔生臉皮上，瞷了許久，纔淡淡說

道你麼想尋找飯吃還早得狠呢現在飯盆兒豈是二言兩語爛墨卷就可以混得到
 嘴唇邊你未免將白米飯看得太容易老表弟並不是我今天纔見面就給您釘子碰
 如今這個年頭混飯吃的大本領是全靠着嘴巴上兩張皮翻得新鮮纔能够得法就
 說拍馬屁那一種手段本來是咱們的專門料要知道拍的手法確不止一種看別人
 拍得不難自己去實行却很不容易一不留心拍到馬蹄子上反轉來回敬您一脚就
 踢一個倒栽葱想要翻身分外難了這都是爲人處世的經濟文章你若不是我的老
 表弟我想我將這許多秘訣揭破還不能够呢尤舖生雖然被他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
 陣聽到後來心裏反十分感激他忙說道這些事兄弟那裏明白我想我從小生長成人
 只聽着前輩常說爲人之道貴乎自立我時常就想那爲人自立的道理總是想他不
 通如今聽你老人家這番教訓真好似大夢初醒將來一切事兒還得求你老人家時
 常教訓說時滿臉堆下笑來將肩頭兒聳了兩聳腦袋兒搖了兩搖腰兒漸漸灣將
 下去早把那呵癢頂卵的架兒擺將出來卓氏看着忍不住要笑出聲復見梁士詒將
 頭點了兩點道你的資質尙不過蠢倒也狠能教授的無奈你中君子的流毒太深如

雖然他與
豐天良確
是投時之
至論

此所謂能
者多勞

漸漸被財
神爺爺鎔
化了

今何必學那些老腐敗滿嘴巴禮義廉恥孝悌忠信說爲人要自立咧現在的人恁莫看他高車駟馬衣錦食肥誰也想不到爲人兩個字誰也想不到自立兩個字那一個不是你靠着我家靠着你家鬼混混恁真要講究爲人自立只好請恁回家去種田官兒是萬沒有你做的你若要想做官我勸你趕快把這四個字丟掉纔可以跟我學習尤舖生趕忙站起身連應了幾個是梁士詒也站起將腰兒呵了兩呵道你暫且住着再說從此一條冷板橙就將老爺坐穩了尤舖生寄住在梁士詒寓所光陰速迅不覺過了十多天只見梁士詒車兒出去馬兒歸來早晚忙得川流不息心坎裏不由得羨慕起來轉想到自己前程便暗自忖道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人生最快樂事依我看起來這些都是書獃子的蠢思想人生若不封萬戶侯那還有生人樂趣想到這裏轉又因梁士詒想到自己身上怎麼同是萬物之靈他就能那般富貴我怎麼就這般潦倒哦大約我中君子毒比較他深些從此以後我因爲這富貴兩個字上也只好低頭向他去學些法兒便時時刻刻都在梁士詒身上打主意見梁士詒一舉手一舉步或是打嚏噴的樣兒或是打呵欠的姿勢無一處不刻刻關心到夜闌人靜之

噫可謂苦矣

不知看見
如袁世凱何

誰教您去
求他

有志氣

信哉窮字
最易活磨
人志氣也

際悄悄。的。關。着。自。己。房。門。對。着。穿。衣。鏡。兒。還。慢。慢。演。習。日。久。時。長。梁。士。詒。那。些。外。場。架。子。被。他。都。學。會。再。看。梁。士。詒。起。居。行。動。非。但。沒。有。什。麼。新。鮮。花。樣。連。那。些。舊。式。頑。意。兒。也。不。常。見。梁。士。詒。對。待。他。這。個。表。老。爺。初。見。面。時。碰。着。高。興。的。時。節。還。與。他。說。三。兩。句。閒。話。過。了。三。五。天。眼。珠。兒。就。不。對。着。他。正。看。又。過。三。五。天。梁。士。詒。就。有。些。不。情。願。與。他。見。面。的。意。味。偶。爾。碰。着。尤。繡。生。就。把。眉。頭。一。皺。眼。珠。兒。一。橫。好。像。看。見。刺。蝟。周。身。都。有。些。不。舒。服。尤。繡。生。本。來。不。是。一。個。傻。子。見。他。表。兄。這。般。冷。淡。心。裏。也。有。些。難。受。時。常。倒。在。自。己。床。上。淌。眼。淚。自。怨。自。恨。道。原。來。富。貴。人。對。待。咱。們。這。些。潦。倒。落。魄。的。漢。子。乃。是。這。樣。味。兒。怨。不。得。人。說。死。得。窮。不。得。這。窮。漢。子。滋。味。那。裏。是。人。嚙。的。想。時。那。腦。筋。裏。面。不。知。不。覺。好。似。一。股。熱。氣。直。冲。上。來。便。翻。身。起。來。將。衣。襟。兒。整。了。一。整。道。與。其。在。這。裏。吃。一。碗。受。罪。飯。不。如。滾。回。家。去。打。我。的。空。心。拳。說。罷。翻。身。就。要。跨。出。門。去。徬。徬。意。馬。心。猿。都。催。迫。他。上。道。似。的。剛。一。轉。身。那。腦。筋。忽。然。又。一。變。暗。自。忖。道。哎。呀。秋。風。蕭。瑟。衣。服。裝。棉。我。家。那。老。不。死。的。棉。襖。尙。沒。有。准。備。哎。呀。我。臨。行。的。時。節。只。留。了。一。擔。米。兩。串。錢。在。家。裏。這。時。恐。怕。都。吃。用。乾。淨。噯。我。此。次。飄。洋。渡。海。吃。這。一。番。辛。苦。爲。的。是。什。麼。何。必。

我會聽說
做官發財
却未聽說
做官受罪

壞了
壞了

將不得時
者寫得入
妙入微

因為受些閒氣，就灰心喪志也。未免太經不得風浪，轉又想道：我常聽人說不能受氣，就不能夠做官，不能賣臉，也不能夠做官。想必做官的人應當要受別人氣，賣自己臉的大約我。那老表兄是從這賣臉受氣上翻過身來的。如今對待我這個樣兒，或者是他一番好意來教訓我，也未可知。我却不可辜負他這番好心想到這個道理。那兩條腿兒漸漸就軟，將下來。所謂人到進退兩難之際，最難定的是決心。此時尤齋生左右思量，正是在進退兩難之際。那一顆七竅玲瓏心，早在心坎裏顛來倒去，不知怎樣安頓。默了半晌，便將脚兒一蹀，自言自語說道：蒼蠅掉在糞缸裏，不吃屎，別人也是要說臭的。我就是一百二十分清高，也沒有人熱心給我請旌表。凍的是我，餓的是我。我又何必事事去求乾淨，復又想了許久，好像做了一場大夢。纔蘇醒過來，心窩裏十分快樂。那一顆七竅玲瓏心，也就因此穩定。順着腿灣兒向牀上一躺，腦筋裏面的思緒一條一條若似掛住，順風蓬一直向他老表哥那條路上攢去。却與先時躺在牀上發那一種感想大不相同。雖然針定指南主意，固已打定，但是實行的方法，尙不知若何運用。不由得又添上一重煩惱。於是把一條身兒翻來翻去，動個不休。直到東方發

現了魚肚白便一躍而翻起身來狂笑道得了得了欲知他得了什麼請閱者接看下節正是

富貴皆因無恥得 淒涼多在失時中

評

楊湘一入宮門卽邀天子之寵豈楊湘之德之能足以動袁世凱歟恐仍是因色動之也

尤繡生乃一初出者不知路道嶮巇人情淡薄無怪其大碰梁士詒釘子我不怪梁士詒勢利刻薄而怪尤繡生太不知丁冬

天下最困人者惟一窮字而其最能挫人志氣沒人性情者惟是一個窮字簞食瓢飲百折不磨古今能有幾人尤繡生亦不足責也

▲第六十六回 抹粉塗脂當場獻醜 花言巧語屈膝承歡

話說尤繡生獨自躺在床上捶床搗枕想得自己也不知走那條路爲是看看天色將明他忽地翻身坐起來笑道得了得了當時倘有第二個人在他身傍必定猜他發了

忽地粧扮
起來怪

難道想客
串花旦麼
捧字下得
妙字亦妙

形容太刻

道真是唐
突古人

我說漂亮
得難受

狂病實在他的前程大計就從此定了如電流光漸漸日高三丈尤舖生忙披好衣服將腦袋瓜上的短髮梳了又梳刷了又刷什麼生髮膠白蠟油直向頭上堆膩把個腦袋瓜兒膩得如油漆葫蘆一般又香又黑蒼蠅飛到上面都停不住脚要大翻筋斗的轉又加力刷了一番牙齒洗了一番臉皮那些雪花膏檀香粉花露水衛生皂一切婦女們所用的化粧品都被他全用盡了梳洗已畢復從箱篋裏捧出一件二藍八團龍綾綉的棉袍兒又拖出一件天青庫緞的背心兒繫一根白湖縐汗巾乃是舊料新改的這兩件衣服在闊老官眼中看着盡是棄之不顧的古董貨然在尤舖生眼裏看着已是破天荒第一遭特將富貴後歸家祭祖的行頭都拖出來了急忙披掛整齊又換了一雙新鞋兒戴了一頂新帽兒就在穿衣鏡旁邊搖來擺去心裏還想着就是古來了潘安宋玉也不能比我再俏皮其時棹上所擺的報時鐘剛敲過八點梁士詒特派伺候表老爺的僮兒小福可巧前來推門進房一看表老爺打扮得齊齊整整便嘻嘻的笑着嘆表老爺今天那個請您老吃酒尤舖生見小福問他也便笑着道小福你看我打扮得可漂亮麼小福見表大老爺給了他幾分顏色也就扯開嘴巴拍手跳脚的笑

讀到此方
知前句神
字之妙可憐失時
人用人
都要受氣窮人敵不
勝富家狗
此之謂也

道你老打扮得真好看。比我實在。僧皮得多。說時伸手便去摸。尤繡生的袍角兒。尤繡生恐怕他那隻油手弄臟自己新袍兒。忙向後面一讓。誰知陳絲如爛草兩相一掙。早將棉花絮掙了出來。頓時二藍袍兒上就起白花。尤繡生見剛纔上身的嶄新袍兒。被這冒失鬼扯碎一條。好像一把尖刀向心窩裏直攪進去。一時疼得眼珠兒冒火星。恨不能張開血盆大嘴。將小福囫圇吞下肚去。無奈小福乃是梁士詒特派伺候他的。腦袋上戴了一頂大帽兒。又不敢十分得罪他。俗語說得好。啞叭吃黃連說不出來。苦此時尤繡生肚皮裏已灌滿一腔苦水。涓滴都不敢發洩出來。只好將臉皮漲得緋紅。低垂着腦袋時。在那破處抹擦嘴巴。鼓得如水瓢一般。小福兒歎站在一旁。見他做出許多怪樣兒。反忍不住笑道。咦。表老爺這件袍兒。還不如紙糊的。說着忙掀起身穿的一件大衫兒。扯出來貼身襯的小棉襖道。我這襖兒。還是前年過節老爺賞的。被我拖了一年多。還這般結實。說時雙手綁着衣角。扯個不住。尤繡生見他這番做作。越發羞得難受。勉強笑道。你曉得什麼。現在的。衣服時時換色色。新要他結實。有甚用。我這全是洋貨。你那裏看見過的小福也。曉得他是遮醜的話。便將兩隻手兒一拍道。不錯不錯。

誰可如何
只好叫他
鋪床掃地

可見人要
學壞是很
容易的

又碰着了

又打些什
麼糊塗主
意

小心再要
釘碰子

是洋貨纔沾上手。他就現出花來。尤舖生氣得忍不住要笑。將出來復又說道：你快些鋪床掃地罷。莫要在這裏囉唆。小福兒纔三步一走，兩步一跳，跨出房門。尤舖生見小福兒出去後，纔把腦袋擺了幾擺，復歎一聲長氣道：瞎時衰鬼弄人。我若不有些希圖誰在這裏受小鬼的閒氣。轉又自慫道：這些滋味我嚐嚐也好。將來待我富貴之後，纔好照樣兒去待人。怨不得老表哥教我學習。原來這些小事兒裏面都有大學問。想着又在房裏徘徊了兩踰，心想老表哥這該出門拜客去了。剛跨出房門，纔想上房走去。迎面碰着小福兒端了一盆洗臉水，忙問道：老爺可出去麼？小福兒笑道：老爺睡在卓姨太太房裏，還沒曾翻身咧。尤舖生忙退了一步，縮進房去。默默又候了半晌，可巧梁士詒這天正值無事時間，直到下午三點鐘，方備車出門。可憐把個尤舖生等得若似熱鍋底上的螞蟻一般，只在房裏團團打磨，旋好容易等得梁士詒出門去。心花兒頓然一開，三步兩步攢到卓姨太太房裏，只見卓姨太太坐在鏡臺下面，手拿一把牙刷，兒對鏡掠鬢。尤舖生搶步上前，走到卓姨太太裙邊，恭恭敬敬打了一扞，嚇得卓氏忙將梳兒去下，連連拂了兩拂，勉強兒轉了一個笑臉道：表老爺你今天還莫出……正

想必又是
要出好笑
的把戲兒

爲的是什
麼

皆是投機
利時之論

得了

又是什麼

說。到。出。字。兩。眼。向。尤。繡。生。臉。上。一。瞅。便。撲。嗤。一。聲。忍。不。住。笑。將。出。來。看。官。可。明。白。卓。氏。嗽。着。尤。繡。生。笑。些。什。麼。想。必。多。半。猜。疑。卓。氏。一。時。動。了。什。麼。邪。念。我。佛。云。罪。過。罪。過。這。等。無。稽。之。談。記。者。却。不。敢。冤。枉。好。人。但。是。他。所。笑。的。原。因。記。者。又。不。得。不。給。他。表。白。表。白。原。來。尤。繡。生。捶。床。搗。枕。打。了。一。夜。窮。主。意。心。想。若。要。升。官。發。財。非。打。起。精。神。去。攢。門。路。不。可。左。思。右。想。天。將。發。白。之。際。忽。地。翻。身。來。拚。命。去。梳。頭。洗。臉。比。時。尤。繡。生。的。心。窩。裏。存。了。一。種。怪。想。他。想。中。國。做。官。的。大。老。爺。最。能。挾。制。他。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當。頭。上。司。一。種。是。得。寵。姨。太太。那。當。頭。上。司。若。是。單。下。來。一。頂。又。剛。又。硬。的。鐵。帽。兒。任。你。至。威。風。也。得。挺。著。頸。頸。兒。受。他。套。那。得。寵。姨。太太。越。發。利。害。只。須。將。眼。兒。一。睜。嘴。兒。一。抿。調。起。皎。滴。滴。的。鶯。聲。念。一。遍。又。甜。又。軟。的。緊。箍。咒。不。由。得。你。不。頂。禮。摩。拜。念。觀。世。音。轉。又。自。己。打。算。道。我。又。不。認。識。他。的。當。頭。上。司。那。一。頂。又。剛。又。硬。的。鐵。帽。兒。是。套。他。不。住。猛。然。想。到。卓。氏。身。上。於。是。一。躍。起。身。來。暗。自。喜。道。我。看。這。第。二。個。政。策。一。定。可。以。實。行。可。巧。尤。繡。生。一。身。躍。起。的。時。節。迎。面。懸。着。一。塊。穿。衣。鏡。尤。繡。生。一。眼。瞥。見。自。己。的。原。形。忽。又。提。起。來。一。樁。心。事。把。眉。頭。一。蹙。道。哎。呀。我。險。些。又。將。事。兒。做。魯。莽。了。如。我。已。逾。買。

既知容
不佳可以
另打主意

道乃是尙
未加冕預
先掛旌

實在好像
得很誠是
潘安宋玉
所不及也

真將八大
山人罵苦
矣

肉麻

總算是一
個象皮釘

生。顏。子。之。年。身。兒。好。像。枯。柴。一。捆。臉。兒。好。像。黑。漆。一。般。要。想。攢。這。一。條。香。粉。路。豈。不。又。
是。尋。釘。子。碰。麼。但。是。從。原。形。之。上。就。想。塗。脂。抹。粉。四。個。字。來。所。以。扒。起。身。在。鏡。臺。左。右。
摸。弄。了。許。久。打。扮。停。安。心。想。這。總。數。得。上。獻。媚。資。格。啦。不。料。天。不。助。人。當。天。的。氣。候。太。
熱。尤。舖。生。向。來。穿。單。呢。袍。兒。穿。慣。的。忽。地。換。了。一。件。棉。袍。又。加。上。一。件。棉。馬。褂。早。已。悶。
得。汗。流。浹。背。加。著。小。福。兒。無。意。將。他。袍。角。扯。碎。又。急。得。一。身。臭。汗。更。加。梁。士。詒。當。天。偏。
偏。出。門。遲。他。又。不。敢。當。着。梁。士。詒。去。獻。醜。無。可。奈。何。只。躲。在。房。裏。悶。急。由。此。把。個。表。老。
爺。鬧。得。好。像。油。甌。裏。泡。的。死。老。鼠。沒。頭。沒。臉。放。油。光。待。到。卓。氏。房。裏。那。腦。壳。上。汗。珠。兒。
冒。出。來。如。黃。豆。大。小。將。他。臉。上。的。雪。花。粉。頭。上。的。生。髮。油。都。染。得。長。一。條。短。一。條。掛。在。
臉。皮。上。再。加。着。許。多。黃。汗。和。作。一。團。滿。臉。上。都。攞。的。是。油。鹽。醬。錯。真。比。八。大。山。人。的。寫。
意。圖。畫。得。還。要。好。看。卓。氏。一。見。這。副。面。孔。怎。得。不。撲。嗤。笑。將。出。來。尤。舖。生。見。卓。氏。這。一。
笑。暗。想。卓。氏。必。定。是。看。上。了。他。心。坎。裏。越。發。得。意。真。比。賞。賜。他。一。千。兩。黃。金。還。可。貴。些。
趕。忙。將。腦。袋。一。扭。笑。嘻。嘻。加。倍。做。出。許。多。怪。模。樣。向。前。獻。媚。卓。氏。見。尤。舖。生。做。出。那。許。
多。怪。模。樣。越。發。心。裏。作。嘔。險。些。要。哇。起。來。忙。說。道。表。老。爺。你。來。得。真。不。湊。巧。老。爺。他。剛。

又是一個釘子

越發說得好聽

不知作者怎麼寫得出來

說得雖好難其如聽者作嘔何

又是一個釘子

纔出門去了。尤繡生急忙應道：「兄弟方纔也看見他老人家出去的。」卓氏道：「閒着無事，表老爺你也可以出去逛逛。」尤繡生笑道：「外邊並沒有什麼好逛的。」兄弟我向來最愛閒逛，雖然遇着應酬時節，偶爾去尋花問柳，也不過是逢場作戲，切實說起來，那樁事兒兄弟我實在把他看得最苦惱。卓氏聽了這番話，不由得臉上冉冉泛出兩朵桃花，還未回答，尤繡生又接着說道：「兄弟我這幾年閒居無事，新出版小說看得也很多，對於情字的義理却也很考究的。若是結交朋友，聯絡感情，不拘男女，我看得很尊重。古人云：感恩知己。這四個字，兄弟我早已讀爛在心窩裏。所謂抱虎憑河，死而無憾，粉身碎骨，義所不辭，我若遇着這些事，簡直說到做到，決不是現在少年人只顧嘴巴上說得好聽的。」表嫂太太你老人家若不相信，過久便知道我的心了。說時順着身兒，捱到卓氏梳粧台畔，坐將下來，左腿架搭在右腿上，搖擺不住，兩眼覷定卓氏，笑嘻嘻的，笑笑得卓氏氣也不是惱也不是，臉兒上一陣陣的發火，半晌纔道：「老爺出去了。」表老爺，你有什麼話儘管等他回來再說罷。」尤繡生聽卓氏話音彷彿有些倒關門的滋味，頓覺腦筋裏砰然一聲，打了個霹靂，將他打到渾水池，鬧得周身不清白，默默的發了

何不說與
恁是一個
人呢

恐怕這番
話未必能
與老表兄
說得的

恩如再造
四字妙

並非是表
嫂太太多
心實在是
表大老爺
作怪

賢哉卓氏
可算得小
老婆中之
聖人也

急得只好
做樣子

半天。慥。後。將。舌。尖。兒。磨。了。幾。磨。仗。着。胆。兒。答。道。兄。弟。我。也。沒。有。什。麼。必。要。的。話。與。老。表。哥。說。我。想。老。表。嫂。與。老。表。哥。乃。是。一。個。人。什。麼。話。兒。既。能。與。老。表。哥。說。就。能。與。老。表。嫂。說。得。的。況。且。老。表。嫂。你。老。人。家。待。我。真。是。恩。如。再。造。教。我。沒。世。不。忘。一。句。話。說。結。了。罷。就。是。你。老。人。家。日。後。駕。返。瑤。池。教。我。給。你。老。人。家。披。麻。帶。孝。拿。杵。喪。捧。我。也。是。甘。心。情。願。的。兄。弟。我。今。天。所。說。的。話。兒。你。老。人。家。千。萬。沒。要。錯。會。了。意。我。若。存。一。點。兒。歹。心。就。教。我。死。到。十。九。層。阿。鼻。地。獄。之。下。七。世。投。不。了。人。八。世。變。不。了。狗。表。嫂。太。太。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多。心。卓。氏。被。他。橫。七。豎。八。說。了。這。番。話。將。一。肚。皮。氣。漸。漸。又。說。平。下。去。便。轉。過。笑。臉。兒。道。表。老。爺。並。不。是。怪。我。多。心。你。的。話。兒。我。也。很。曉。得。你。是。一。片。真。心。對。着。我。家。老。爺。說。的。倘。若。被。不。三。不。四。那。嚼。舌。根。的。人。聽。着。又。要。翻。弄。出。多。少。笑。話。來。說。咱。們。做。小。老。婆。的。不。安。分。了。尤。繡。生。聽。卓。氏。說。到。最。末。這。句。已。明。白。風。頭。有。些。兒。不。對。拍。馬。屁。手。掌。兒。已。拍。到。馬。蹄。兒。上。急。得。眼。珠。兒。發。直。臉。皮。上。紅。得。似。纔。出。爐。的。烤。鴨。一。般。紫。連。連。辨。白。道。你。：。你。：。你。老。人。家。這。這。這。樣。樣。的。多。多。心。真。叫。叫。我。我。的。冤。枉。就。就。在。五。五。殿。閻。王。包。文。拯。案。案。下。也。訴。訴。不。清。了。說。時。咕。咚。一。聲。倒。跪。在。卓。氏。的。裙。下。道。

該打該打

俗諺云爲
嘴傷身彼
則傷嘴我
真爲彼之
嘴巴叫冤

纏緜得緊

我若有一點兒歪心歹意，你老人家就將我垛成肉醬，丟到大河裏去，喂魚喂蝦，喂忘八。我也是甘心情願的，閒話不去說他。總怪我這張臭嘴巴，不會講話，連累你老人家生氣。說着，伸出他萬世不分家的五弟兄，沒頭沒腦對着嘴巴上掃去一股氣，足足掃了有百十來下。卓氏站起身來，又不好前去阻攔，又不好翻身避去，只站在一旁發急。道：「表老爺，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尤舖生仍是抽着嘴巴，說道：「這是我自作自受，你老人家莫要愛惜他。卓氏越發急，道：「倘若遇着人闖進來，這是什麼樣子？」尤舖生道：「我這時顧不得許多，你老人家一萬年不消氣，我就跪在這裏打他。一萬年說罷，又喇嗒喇嗒打將起來。卓氏被他纏得沒法，只好轉了一個笑臉，兒說道：「誰生氣，喇你安分些。兒起來罷。」尤舖生忙又伏在地下，碰了幾個響頭，道：「謝恩，謝恩。這纔站起身兒，那臉皮上青紅黑白，經這番橫抽豎掃，越發打得一塌糊塗。卓氏一見，忍耐不住，又要笑將出來。隨口說道：「你對着鏡兒去看看。」尤舖生抬頭向穿衣鏡一看，誰知一副貌比潘安，顏如宋玉的面孔，已變成黑松林的魯智深，蘆花蕩的張翼德。登時臉皮一紅，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雙手將一個臉蛋兒，遮着三步兩步奔到自己房裏，可巧臉盆裏盛的水。

這也算得
異想天開

本來面目
真不易還

非不易也
乃足下之
本領特劣

耳
算總又長
了一重知

釘又是一個

釘又是一個

早被小福兒撇得涓滴無餘。想喚小福兒打水，又恐怕自己那副尊容被他看見，好笑。急得在房裏只管打磨，旋尋思了許久，猛然計上心頭，忙將茶壺裏的冷茶，腳兒痰盂裏的水，腳兒也顧不得什麼，鼻涕涎痰，茶葉屑子，一古腦兒和在臉盆裏，那敢欺他，臙臙埋頭洗去。須知臉皮上積垢太多，越急越洗不清，白越洗越不成個樣兒。將半盆茶兒水兒洗得好似藕粉一般，那臉皮上臙臙依然如舊。後來還是暗暗將小福兒喚進房，打了兩壺滾水，纔把那臉皮上臙臙洗掉了。整理清楚，依然還他本來面目。復又對着鏡兒嘆了一口長氣道：「瞎人想更，改面目是真不容易，求美就是加醜的引線。我從此真相信這句話，不欺我的轉。又想道：我雖然粧出這些醜模樣，却還值得。若不是這種模樣，那能引動表嫂太太他老人家回眸一笑？可見得想要得利，還是粧醜粧怪佔便宜。梳洗已畢，仍做出鬼頭鬼腦樣兒，攛到卓氏房裏去。卓氏見尤輔生又攛進房，老大的不耐煩，便把眉頭一皺道：「表老爺你怎麼又來了？」尤輔生笑嘻嘻的迎向前道：「兄弟，我若不再來表白，又怕你老人家多心。卓氏這時滿臉上已露出許多不耐煩的顏色，道：「你快些說罷。」尤輔生好似奉了聖命，也沒工夫去看卓氏臉色，忙咳嗽兩聲。

客氣客氣

這真是天
地良心的
話

如今也教
您靠住了
又是一個
釘子

可憐可憐

懨若不來
豈不是不
肯這種滋
味

亮一。亮。嚶。子。道。表。嫂。太。太。你。老。人。家。那。知。兄。弟。我。一。團。苦。心。我。也。不。是。小。孩。兒。又。不。是。優。瓜。那。情。願。裝。神。扮。鬼。在。別。人。膝。頭。下。做。矮。子。一。句。話。說。穿。了。罷。不。過。是。想。把。身。兒。驅。煖。肚。兒。驅。飽。而。已。就。說。榮。華。富。貴。四。個。字。也。都。是。從。這。兩。樁。事。兒。放。大。的。如。兄。弟。我。自。幼。在。父。母。懷。抱。中。就。養。成。做。官。親。的。排。調。兒。從。來。不。給。我。知。道。天。高。地。厚。以。爲。有。關。老。親。戚。在。朝。包。管。子。孫。萬。世。都。不。得。凍。着。餓。着。常。年。屢。月。養。成。這。文。不。能。拿。筆。武。不。能。提。槍。的。空。架。子。自。己。也。想。着。只。要。有。親。戚。做。大。官。這。一。生。衣。食。是。用。不。着。勞。神。比。留。學。外。國。所。得。那。大。學。專。門。科。文。憑。還。靠。得。住。些。卓。氏。聽。得。發。急。道。你。有。什。麼。事。趕。快。些。說。出。來。罷。何。必。繞。圈。兒。我。聽。着。怪。不。明。白。的。尤。繡。生。忙。咽。了。一。口。吐。沫。接。說。道。你。老。人。家。生。長。在。榮。華。富。貴。之。家。嘴。裏。吃。的。是。山。珍。海。味。身。上。穿。的。是。紈。繡。綺。羅。按。天。好。像。在。廣。寒。宮。裏。過。日。子。自。然。不。明。白。做。窮。親。戚。的。滋。味。兒。如。兄。弟。我。靠。着。尊。府。做。這。一。門。歪。屁。股。的。官。親。外。面。上。別。人。尊。敬。我。表。老。爺。長。表。老。爺。短。彷彿。拾。得。十。分。熱。鬧。實。在。他。是。借。着。我。這。塊。死。石。頭。還。是。抬。舉。老。表。哥。的。一。旦。滾。出。尊。府。大。門。人。人。還。不。是。叫。我。窮。光。蛋。誰。肯。使。正。眼。來。瞧。我。這。般。滋。味。那。裏。是。人。嘗。的。可。憐。我。自。廣。東。動。身。時。節。心。坎。裏。早。就。擔。

恐怕是言不由衷
靠不住

何妨再去
獻獻醜呢

說了半天
原來為此

碰上了

着怕招沒趣的心思及至見了老表哥與表嫂太太款待我這般親熱兄弟我已歡喜得出乎意料之外並蒙老表哥教我許多恭維的秘法我真是感激涕淋以爲終身事業全靠著老表哥了這幾天老表哥的公事很忙沒有工夫想到兄弟我的頭上但是兄弟我的苦衷是死得窮不得的起初幾天還得見老表哥他老人家面這幾天非但他老人家沒曾教我些什麼法兒連影兒也見不着我又不敢前去問他個究竟表嫂太太想你老人家是近水樓臺一定可以探聽著老表哥他老人家的心思最好請你老人家口角春風栽培小草無論什麼小事兒賞一個混混偷若混得出頭在生之日就是感恩戴德之年子孫孫永世不能相忘的說時一雙膝頭兒又跪了下去卓氏笑道表大老爺你快些不要再做矮子罷我周身的肉都麻癱了尤黼生越發將一個黑漆骷髏頭向地板上拚命碰去好像搗葱搗蒜似的嘴巴裏連連說道懇求你老人家栽培總求你老人家栽培卓氏被他纏得沒法便把一隻小腳兒在地板上蹂了兩蹂道你要我怎樣栽培你我就怎樣栽培你培你是了何必跪在地板上死都不起來倘被別人看見成個什麼樣兒尤黼生這纔站起身來正在打拍膝頭上灰塵只見門

我亦爲榮
大財神生
氣

自討沒趣

何若來哉

只好自己
佩服我是
生不服先

簾兒一動，梁士詒跨進房門，一眼瞥見尤舖生站在房裏，好像碰着了。一個眼中釘向自己眼珠兒戳去，心裏老大不願意，只將兩隻眼睛很命向卓氏釘了兩下，倒身向那張神仙椅上一躺，便嘆了一口氣道：「該死，該死，怎麼鬧成這個樣子？」這兩句話從梁士詒嘴巴裏輕描淡寫吐出來，本算不得什麼要緊事，但在卓氏尤舖生兩人的耳朵裏，就彷彿打了一個霹靂，頓時嚇得面如土色，最奇怪是尤舖生也不似在他的表嫂太太面前那般出神弄鬼，做磕頭蟲，彷彿耗子見他老狸貓，周身骨節都癱軟，只有兩個鼻孔兒一張一張進出呼吸氣，站約兩分鐘時候，腿肚兒底下若似沒有纖毫氣力，再也支持不住，半晌進一步，又半晌退一步，好容易捱到房門，纔掀起門簾兒混出去，一跨出了那一道門檻，如同枉死城裏放出來一萬年未曾出世的冤孽鬼，陡然得見天日，心裏不知怎樣快樂，一溜烟向自己房裏跑去，抱頭向床上一倒，抵死不作聲，一心只想在卓氏房裏那般景況，初想自己打扮與哀求等事，想得自己也不由的好笑起來，及想卓氏發怒之後，又被他求得將氣平了，不覺自己佩服自己，暗自忖道：「究竟我現在酬應工夫長進得多，閱歷工夫也磨練得深了，可見得一個人做事越醜，關係

先苦則有
之後甜則
未也

你不是自
己佩服自
己麼

越重將來的效果越大。這次我若不拚這副厚臉皮去與他鬼混一套，那能鬧得先苦後甜？若是常此磨練，何愁外交總長不能勝任？想到這裏，自己越發高興起來。忽然想到梁士詒闖了進房說的那兩句話，不禁雙眉又皺起心窩裏，又逼突逼突亂跳道：倘若他那兩句話是從我身上說的我那一個半冷半熱的飯碗兒從根本上就要推翻了，想到飯碗關係越發害怕，將從前那一團高興從根本上洗刷得乾乾淨淨，反結一團愁氣堆在心坎裏。若問卓氏與梁士詒如何的景況，記者慢慢再述來正是。

舌底翻蓮雪衣女

口頭噴穠花臉郎

評

尤繡生迭碰梁士詒釘子，不能自省，仍向卓氏姨太太前獻醜，多見其不知燈籠火把也。

處卓氏之地位之景況，當然未有尤繡生的影子在心目中，而受尤繡生一味歪纏，不反目以向何為，乃因其純以柔軟歪纏，明知憎厭亦不便於翻臉也。嗚呼，柔軟二字真能害得死人。

走小路者確能收大效力。蓋走者之法極微細，非可以一言道破。如尤黼生怎能算得走小路，直是冤大爺之撞木鐘耳。

第六十七回 蛇影弓杯驚噴燕叱 風狂雨驟石破天驚

恐怕受者
不能理會
得

足以進門
艱難出門
亦不易也

話說卓氏見梁士詒跨進房來，迨後聽梁士詒說了那兩句話，他心裏分外着慌，誤會到尤黼生身上，暗忖道：「哎呀，果然被他聽見，這可就冤枉煞我了。心裏胡思胡想，也不敢用什麼正眼斜眼去偷睨。此時梁士詒將身兒背着，很命盯了尤黼生兩眼，意在借重無線電下一道緊急逐客令。尤黼生却在萬分焦灼之際，恨不得老表哥早些發一個滾字命令他就奉旨滾出房門，叫他再做什麼醜樣兒，他都能做出來的。無奈梁士詒一時染了啞叭瘟，自說了那兩句話兒之後，閉緊嘴巴，抵死也不說半個字。將尤黼生站在一旁，真比上尖刀山毒蛇嶺，還難受。後來還是他祖宗保佑，一時靈機活動，纔緊一步慢一步退出房去。卓氏見尤黼生退出房門，心纔落了一半，掉過眼風，偷瞅了梁士詒兩眼，見梁士詒仍是氣昂昂，躺在神仙榻上，不由得又提心弔胆起來，又不敢直向前去問他個所以，又不敢輕舉蓮步退避。到後房心坎裏，格冬格冬，若似清夜

嗚呼妾婦
之道良不
易也

由是看來
卓氏之手
段洵不及
花姨之一
萬分

說得有理
卽是有什
麼口味不
明之事亦
是財神盜
也

搗衣秋場捶米春得一時也不停歇一副千姣百媚的臉蛋兒陡演起五色電光戲青紅赤白黑變幻得熱鬧非常又停了一二分鐘梁士詒道他時常跑到這裏來做什麼卓氏被他一問脊梁骨上打了一個寒禁就像闖王下了請客票明知他這一問乃是一貼速死湯也料定他早晚必有這一問然而他既問了出口又萬不敢不回答他只好將牙根咬了兩下暗忖道我是真金不怕火來燒句句對他說實在話諒他也沒有我的法兒就是他一是將我冤死後來他總有後悔的日子我總有冤孽償可以討的主意打定便正言正色道他要來我這房裏我又有什麼方法去攔阻他梁士詒笑了兩聲道你就不明白他是男子漢麼卓氏道男子漢女子漢我那裏明白我只曉得是你府上的表大老爺又是新來的遠客初來時節誰教你不分內外請他到我房裏見的你既不分內外在前我又怎敢再分別內外得罪你的好親戚況且他來也有一個多月當着你面也曾來過三回五次背着你面只來這一遭兒我怎好意思對着表老爺將上房重地禁止閒人的虎頭牌兒掛起來呢我跟你十來年你還不知道要壞也等不到今天也選不上這個醜鬼虧你還自作聰明這些事兒也看不清白梁士詒聽

我恐強硬
的時候您
還不知道
呢

妙不但損
怕自己損
名並且尚
爲袁老爺
求福誠哉
卓氏心直
口快矣

臭氣不必
呼叫早已
出了

說心裏也揣測一回。暗忖道：他一向的性兒是剛強些，心快嘴快，說話不打稿兒的。但他對待我並不似這般強硬，或者他心地光明，口頭上纔敢如此便轉過笑臉道：我還沒曾說一句你就張長李短，鬧了這一套，怨不得人說你們婆婆經，只要開了篇真，可以念得人頭疼。卓氏忙接說道：你只會說，咱們婦道家囉唆，你怎不說你們男子漢討厭，咧就說表老爺罷，不錯他是窮些，如今既尋上門，你總得打發打發，若能賞他一個事，早些給他辦去，也算您栽培他一番。他混得好，混不好也不能埋怨，你若不能賞他一碗飯吃，就應該早些趕他滾蛋，倒也乾淨。如今將他吊在這冷板凳上，接天連臉子，也不賞他一個，你見他好像老鷹，見着鬼子，他見你好像耗子，見了貓，你不願見他，他不敢見你，他鬧得窮極無法，就跑到我的房裏來，幾乎要磕頭作揖，哀求我，向你說一兩句好話，我想他又是你家的表老爺，我也不敢十分得罪，況且他是哀求我，也不是調戲我，我又怎好亂呼亂叫，出臭氣，咧咳，明白人，看着知道我是被你們尊親哀求，沒法，偷被那糊塗鬼看見，舌頭尖兒一翻，就將我的性命送掉，我就是死了，也不知怎麼冤枉的。陞官發財，是他能給他陞官，不陞官發財，不發財，是在你親戚好與不好，都

居然敷衍
起來

罵得痛快
原來是一
副賤骨頭

此之謂大
丈夫也

這話說得
極是

是。你。們。府。上。的。事。他。也。不。是。我。的。叔。叔。伯。伯。拖。在。屁。股。後。的。小。舅。子。與。我。什。麼。相。干。話。可。說。完。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要。我。死。只。要。你。開。一。句。口。我。就。死。在。你。面。前。說。時。兩。行。淚。珠。兒。洒。得。如。雨。點。一。般。梁。士。詒。嚇。得。忙。敷。衍。道。你。可。是。吃。硃。砂。麼。怎。麼。得。這。個。樣。兒。我。並。非。猜。疑。你。有。什。麼。歹。事。你。就。咕。咕。呱。呱。好。像。放。爆。竹。似。的。唱。了。這。套。九。連。環。倒。不。是。別。人。冤。枉。你。你。倒。把。別。人。冤。煞。了。卓。氏。哭。着。說。道。我。們。女。人。家。性。命。本。來。是。供。給。你。們。些。臭。男。人。當。頑。耍。的。梁。士。詒。一。手。拈。幾。根。鬚。鬚。點。着。腦。袋。笑。道。罵。得。好。罵。得。痛。快。罵。得。我。心。裏。真。舒。服。你。這。該。不。要。氣。了。說。時。兩。手。一。撮。做。出。小。上。墳。劉。祿。敬。的。怪。模。樣。卓。氏。一。眼。瞥。見。不。由。得。心。窩。裏。發。癢。撲。嗤。一。笑。把。粉。頸。低。垂。道。偏。偏。你。們。男。子。漢。總。會。做。這。些。醜。樣。兒。梁。士。詒。忙。道。咱。們。做。醜。是。專。給。你。們。女。人。家。看。的。卓。氏。笑。道。你。快。些。莫。在。我。面。前。賣。情。罷。纔。進。房。來。時。筵。板。起。一。副。豬。肝。臉。好。像。要。吃。人。我。心。裏。若。有。一。星。星。毛。病。嚇。都。要。被。你。嚇。死。了。梁。士。詒。笑。道。你。何。不。也。將。他。當。做。醜。樣。兒。看。呢。卓。氏。道。你。還。以。爲。做。得。不。醜。麼。我。且。問。你。撒。那。般。不。辨。青。紅。皂。白。的。豬。頭。瘋。倒。底。爲。着。什。麼。事。梁。士。詒。忙。搖。頭。道。國。家。大。事。你。那。裏。曉。得。就。是。對。你。說。你。也。是。不。明。白。的。卓。氏。笑。道。說。與。不。說。

冤枉冤枉
做官發財
者爲的是
什麼

難

形容官貌
惟妙惟肖
非是財神
爺嘴巴刻
薄乃著者
也筆下刻薄

是在你怎麼就諒定我聽不明白不錯咱們做女人家應該是男子漢氣頭上的下飯菜不管嘔了什麼氣都在咱們頭上發如今爲着國家大事嘔的氣也應該在咱們頭上擺威倘若得什麼好事那就不應該對咱們這些小老婆說了梁士詒慌得連連打躬道太太你可莫把人冤壞啦我進了房門你就一直嘮叨到這時候沒曾住嘴軟敲硬攢也被你都要全了自己氣得撒母豬瘋怎還冤枉別人卓氏笑道止許你冤枉人就不許人冤枉你一回麼咱們說兩句正經話罷尤表老爺你到底想個什麼法兒安插他梁士詒便歎了一口氣轉又搖兩搖腦袋纔說道這一篇文章可真把我難壞了你看他那副尊形容不像個秀才武不像個兵說起話來嘴巴裏打哆嗦從未聽見他吐出一個清白字那縮頭縮腦的樣兒說不出來難看偏好在人面前搖頭播腦擺腿肚子粧出那假斯文樣兒真教人看着作嘔在他還是拼命下工夫去應酬人這等本領那能出來混飯吃呢卓氏道照你說那能够混飯吃的都要有真本領怎我家老四他三字經也沒曾讀過拈起筆來只會畫扁擔長的一字若說武藝可憐一隻小雞兒也捉拿不住怎混得二三百元一個月呢梁士詒道他那能與老四比老四是修了一

嗚呼人才如是

住的地方也不好
窮人謀事真難

礙得至情至理大可
爲窮漢子吐氣也

好利害

嗚呼人情
胡薄至如此

個好姐姐。況他的臉兒。生長得很漂亮。人人看着都很愛他。說兩句話兒。好像梅蘭芳。這樣人才。就是扁擔長一字都不識。也可混得錦衣食。肥轉想了一想。連說兩個難字。道：『徧徧他住的地方。又不好。現在大局很活動。雙方觀察都與他不甚相宜。就是求一樁小事兒。都比別人謀大事分外吃力。並不是我無心照應。祇實是在他的時運不齊。卓氏道：『你莫要在我面前背文章。什麼地方什麼大局。也不是求你保他做大總統。大皇帝大不了。求一個百十來元的小差事兒。就有這許多不相宜。若是人人謀事先要講究住的地方。與當時大局。利不利。早已一個個滾回家去。吃西北風。你不歡喜。那個人偏生就有這些話兒。做出來說怨不得人。說十個老爺。九個滑頭。你們做老爺的人。照例是沒有真話說的。』梁士詒道：『你莫怪。張怪李罷。我留他吃一碗現成飯。已算是天高地厚。不然打他一千小板子。壓上一面大枷。還要拖出去槍斃呢。』卓氏道：『並不是我家拳向外打他。到底犯了什麼法。』梁士詒道：『我說你是一個糊塗鬼。就與你說一萬年。你也是不得明白的。』尤繡生道：『他不是從廣東來麼。現在廣東省乃是革命黨出產地。他今從那方來。安見不帶着幾分革命臭味。』安見道：『他不是奉了孫文黃興的密命。暗殺』

感得妙極

我也贊成

至理

咱們卓氏道你的疑心未免比狐狸還大些他與你表兄弟無論如何他怎能害你咧
梁士詒道你真算得不識時務如今這個年頭兒子害老子老婆害丈夫母舅害外甥
這些事兒車載斗量都包不了表弟害表兄還不算得是天地良心嗎你看他那副鬼
臉兒生來就是害人的樣子你教我怎好照應他卓氏聽了半晌不語又久纔說道這
等沒有憑據的話兒我總有些不相信廣東偌大地方難道沒有一個好人麼若說廣
東沒有好人你就未必是好人了梁士詒道我也沒說我是個好人我現在可以自
信不壞的官也做得這般大財也發得這般多就是心裏想壞被這兩樁事兒絆住也
壞不到十二分了現在人心誰能沾得着良字邊兒豈獨廣東一省卓氏笑道這句話
真教我越聽越不明白別人說人心本是良善的一旦做了官就將一顆血滴滴赤心
越做越壞官兒做得越大心兒變得越壞若依你說簡直是大不相同了梁士詒道依
你的意見呢卓氏笑道依我說還是別人說的有理梁士詒道怎麼見得卓氏道你想
做老爺第一種的志向就想混錢這金錢兩個字若不將心兒變壞怎能混得到手第
二種又想討人家縲織婦女做姨太太也不管別人情願不情願只圖自己快樂若不

沾到怕字
總有些兒
不妙恐怕未必
有正經話
說

將心兒先壞了。又怎能做得出來。哦。我明白了。你們做官的人。自然不說做官的壞處。常言說得好。強盜偏愛稱英雄。浪子慣喜稱俠客。想必與你們意思是一樣的滋味兒。梁士詒道。我今天總算被你罵死了。瞎。我不過是走進門來。犯了莫開笑臉的法。你也不問我爲的什麼事。糊裏糊塗埋怨人。可真把我冤壞了。卓氏聽着。猛想起一樁事兒。便笑道。險些我又忘壞一樁事兒。接問道。你所說的什麼時勢。時勢倒底說的是誰。梁士詒道。說來想你也未必明白。但是你聽着。莫要怕若聽着。又要哭起來。我就不向你說了。卓氏抿着嘴巴。淡淡的一笑。抬起一隻纖纖玉手。向梁士詒肩頭上拍了一下。道。問你兩句正經話。你就是這般開磕牙。若照你這等細心。一百年前的事兒。我看你還忘他不了。咧。梁士詒也笑着說道。誰教你聽了瞎子的話。發瘋。你既發得發瘋。人就可以笑得你的。卓氏道。好了。好了。你說兩句正經話罷。梁士詒道。我老實對你說。現在的大局。又有些兒變了。昨天薛子奇接劉竺佛一電。說上海亞細亞報。被南方的亂黨攪了一個炸彈。險些兒同遭大難。梁士詒莫會說畢。卓氏搶說道。你這纔是爲炒別人。家。豈子炸破自家鍋。咧。況且那些窮亂黨。乃是在上海租界放炸彈。總放不到北京城。

原來是恨他罵得太

報紙原來專罵人耶嗚呼報紙

此所曾文明之爭戰

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也
以上海灘凡以民字稱
皇者皆是聚大財神

裏來他們就放成千成萬的炸彈把上海灘炸成一片瓦礫場也礙不了咱們的事你何必去替外國人擔憂再說那些辦報的編輯先生平常拿着一隻毛錐子威風比閻王還大可憐咱們做姨太太的也不知被他罵了多少提起我恨不能將他們的心肝掏來熬豆腐吃說着幾乎要氣下眼淚來梁士詒笑道看您這般性子真比炸彈來得還急也不問青紅皂白糊裏糊塗就拉出這一套你不明白報紙上罵人乃是新聞記者的天職報紙上若不亂罵人那能够推廣銷路況且那罵人的法術無論是大聲疾呼之罵與那溫柔敦厚之罵其罵中原理總有一定方針譬比南方亂黨反對今上帝制就組織一個報館專罵大皇帝今上最恨的是亂黨凡那法律而不能鉗制的也可以組織一個報館專罵革命黨亞細亞報本是今上欽命咱們帝制黨所共組的他對於一般暴動革命黨雖肆口謾罵但對於咱們大事不爲無功所以我對於亞細亞報的觀念與一般新聞紙的觀念不同如今他遭受這一番驚嚇怎麼不與咱們的大事有關係呢再說上海與北京迢迢千里雖然不至於殃及咱們但是那些民字頭的市房無辜若遭損失難道不花費咱們血汗錢去修理麼你要明白我如今焦思勞力

之私產也

悉老友未
必受您一
支配也

何如

靠不住了

誰叫您娶
拖別人下
水呀

何不去請
安靜生幫
忙耶

別人臭罵爲的是什麼。嗚。卓氏又問道。今上做皇帝的事兒。可真有什麼大變動。梁士詒道。你也莫要慌。大局無論怎麼變。咱們總不會餓死。你果真要聽這樁事兒。原尾待我慢慢對你說來。於是將亞細亞報被炸的原因。從頭至尾。一鼓腦兒說了一遍。看官欲知亞細亞報炸彈案的事實。待記者接着叙一回。單說薛大可自奉了袁世凱密命。一般帝制黨。重托便攀了他兩個老友。都是在北京新聞界裏。錚錚有聲的一人名。喚黃遠庸。一人名喚劉少少。比時薛大可十分得意。心裏想。聘定這兩員大將。撐持報紙上的門面。還怕不振臂一呼。萬山咸應麼。不料將這兩員大將。剛捧上台。不多幾日。劉少少就單獨寫了一封信給楊度。以個人名義。反對恢復帝制。接着黃遠庸也寫了一封信給他老友黃晦。聞大發。帝制牢騷。又隔兩天。上海亞細亞報正在興高采烈。忙着出版的時節。忽然新聞報申報兩家報頭上。發現劉少少黃遠庸等特別啓事。薛大可一見大駭。就明白這樁報事有些不妙。急忙接下去。果然都是聲明脫離亞細亞報。總編輯的關係。薛大可纔看畢。彷彿陷落在冷水盆裏。把周身的熱度。頓時打消得十分之九。心裏暗罵道。這些讀了兩句書的臭酸丁。真難伺候。我尋常將他們捧得如

罵得太刺

倒是一個
辦報的老手

天神一般。無非是想借他那一支筆兒用用。誰知捧到今天。借他名兒。撐持門面。他都要聲明不承認。還共得什麼患難呢。轉又自笑道。我這人真有些傻氣。辦這樣的報紙。不過是按天敷衍出版而已。本來是出版一天算一天。那裏用得着大文豪來持門撐面。咧。只要我的報紙天天印出去。不是沒字碑。總可以賣得的。想到這裏。便打了一遍退算盤。就請一個著名報混子名喚劉竺佛充當編輯主任兼總理。劉竺佛本來專靠着一把剪刀。東處剪一條。西處剪一段。借用別人文章。維持自己生活的編輯。先生一旦升任。帝制派唯一無二大報館的大主筆。真不知是怎樣威風那裏。還想到利害兩個字。況且還兼管財政。就在那些紙稿兒紅墨水外國麪糊郵票兒一切煙茶伙食等等支出。又能混得若干。教他怎能不快樂呢。薛大可又聘十二個小編輯。七手八脚。就將亞細亞報抬出版來。當那未出版之先。薛大可與楊度梁士詒顧鰲阮忠樞等在北京城裏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談到報紙發行的事。還是顧鰲精細從旁說道。報紙的勢力固然靠着資本充足。但是銷路上若不推廣。勢力仍是不能膨脹的。顧鰲說了這一句。當時把大眾提醒了。於是目瞪口呆。互相默視良久。座中諸大策士。還是梁士詒

舉世財神
方能說大
話也

總發利書

足智多謀。忙搶先說道。這算什麼難辦的事。我想辦報的公例。出版總得要送閱三天。送登廣告七日。咱們的資本既充足。何妨特別改良。送登廣告兩月。那些貪圖小利的人。自然蜂擁而前。咱們報紙上也可以熱鬧起來了。楊度連連叫好道。不錯。不錯。我當初辦雜誌。也就想用這個法兒。最好發行報紙。送閱三個月。外埠郵寄還可以倒貼郵票。天下事不要錢的頑意兒。送給人看閱者。總不好意思退還罷。每天只要送出十萬份。八萬份。敷衍得門面熱鬧。就是常年送閱分文不取。也算不得什麼。薛大可忙站起身道。一定就這樣辦罷。大眾散會之後。又過了兩天。薛大可纔束裝南下。正是

沒骨燕支迷楊畔。無邊風雨障江南。

評

卓氏在姨太太之中。仍算賢而有德者。偏遇尤黼生一味歪纏。又被梁士詒碰見。勢不得不向梁士詒一洗其清白之身。欲自白之。又不得。不做出妖嬈樣兒。在梁士詒身傍取媚。可見欲媚人者。必須粧神弄鬼。方可得法。非舉止端正者。所能得手也。

梁士詒初進房門，規尤輔生種種醜態，未常無加疑卓氏之心。後經卓氏一味垂纏，亦不自覺，即爲之顛倒，至狡極、獠之梁士詒，亦竟爲色字束縛，甚矣色之魔力大矣。

梁士詒聞亞細亞報館被炸，不爲大局加慮，反慮及自己私產，足徵其爲己之心，加於爲公之心，數倍瞻一時，袞袞而能爲大局慮者，又有幾人哉！果真有心於大局，亦不奔走惶惶爲人謀家天下矣。

第六十八回 番菜館總理強尋歡 編輯部工役惡作劇

話說薛大可自從北京城裏，因亞細亞日報的事，與楊度、梁士詒、顧鰲、阮忠樞等開罷談話會後，未隔多日，便束裝南下，專辦理那些出版的事務。於是在上海英大馬路口，望平街十一號，租賃一所高大洋房，廣招許多水木作粉飾了二十多天，修飾得光彩奪目，就是那三、四十年所開設的新聞報，申報也不及他的門面光彩。初出版第一天，將近陽歷雙十節，那街市上往來遊人，因在洪憲朝未發現之先，腦筋裏還將雙十節三個字刻得分外深透，聽說亞細亞報先雙十節出版，大眾都暗自想道：這一定關心

外表是要
考究的

恐怕未必如此

總算是善於聯絡

未必如此

國事主持公道的言論大衆便奔之如狂都想先睹爲快所以一時亞細亞報館門首擠得如蜂擁一般還有許多天天賣報的報販子見亞細亞報預告載說送閱三月大衆就想從中取幾文外塊錢也就趁着熱鬧去擁擠門庭如市若在亞細亞報館門首看他第一次出版的光景真是話不虛言薛大可比時住在三馬路大新街孟淵旅社內第五十六號當日偕同劉竺佛並那十二個小編輯一見第一天有這般熱鬧都忙得十分高興是晚薛大可便請劉竺佛與那十二個小編輯大宴於嶺南樓這番薛大可請客的用意一半是酬勞大衆一半是聯絡感情座中又飛了幾十張請客票乃是請上海各報館的編輯先生凡平日聽說某者曾在某報投了一次稿的他都看作爲新聞記者飛一張請客票去請他在薛大可心理上想來却也有理他想恭維人總沒有把人恭維翻臉的況且僕書生嘴巴上總是愛吃幾塊肥肉秀才們問道請如奉了將軍令怕還不一呼卽至麼等待大衆都入了席再奉送兩頂大文豪大博士的高帽兒還怕不入我殼中爲我所用誰知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請客票如雪片般飛去沒曾見請了一個人來薛大可直等到三時之久越候越心慌越等越氣喪肚皮裏的五臟

也有不耐煩時候這
是工夫不
到家

誰使之歎
蓋自取之
也

嗚呼斯文
掃地矣

我看不止
三代

精華春夢記 第七卷

九八

神彷彿都拳打脚踢宣起戰來又歇候半晌薛大可實在候得不耐煩便招呼西崽要
了菜一面要了十來瓶外國酒什麼白蘭地威士忌種種稀奇古怪的花樣兒都被他
要盡了不多一刻盤盤大嚼起來衆人正吃喝得高興之際薛大可便歎了一口氣道
瞎想不到咱們這張報紙居然能辦得十分發達纔出版第一天就能風行海上若是
一旬半月還怕不聲震環球麼可見借大名士的假招牌撐持門面都是些騙術我想
少少與遠庸倆就來擔任本報的編輯本報的銷路未必能如今日強弱從此我把事
兒看透了無論辦什麼大小事誓不再抱那些大老的臆指頭兒受他們閻氣劉竺佛
連聲應兩個是字接着說道當初你老人家請他倆的時節晚生就很不以為然想他
們也不是天生名士咱們拈起筆頭兒也可做得幾句臭文章誰能比得誰高了多少
啣不過大家靠着幾個好朋友捧得高些就是大老罷了再說處於今日的時勢做文
章誰又不是從感情上見是非慢說今上的皇恩深似海就是你老人家這般愛戴晚
生若再不掏出一點良心做文章真問心也對不住三代祖先了大衆同聲拍掌道贊
成贊成我等雖不敢說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這幾篇對吹帝制的文章準備嘔出兩

還不及磕
頭恭敬
我不敢相
信

夫子自道
也

聾子瞎子
亦不易做
也
真會拍馬
屁

斗血也可以嘔得出幾個字來。薛大可連忙敬了大眾一遍。酒道本報的精神就專靠諸位先生維持了。飲畢便站起身來向大眾鞠了一個躬。只見大眾一個個拍着胸脯兒七零八落的說道：『有我這時各人所要的菜已吃了。大半還沒見一個外客來。』薛大可道：『這真有些兒古怪。』報界公會我已早去挂了號。怎各報的編輯就沒有。一個人肯與咱們聯絡。噫，就說那些幾十年所辦的大報不肯與咱們攜手。難道那些小報也不肯來聯絡。噫，劉竺佛道或者他們宗旨與咱們不同。恐怕見面之後話兒不好說的。』薛大可笑道：『什麼宗旨不宗旨。現在辦報的先生誰又認得這兩個字。』一句話說完了罷。只要金錢流的活動。勢力轉得廣大。包管人人的筆頭兒都順過來了。所以我請他們來的用意也不過想與他們盃酒聯歡。想將來對於言論上並不求他們幫助。只求他們做一個聾子瞎子就得了。若說咱們的實利。那能派得到他們。慢說他們的勢力不過只在租界上混混。就是播及全球。只有諸位這十來支大筆。還怕些什麼。大眾同聲贊道：『奇先生的高見。極是轉臉。』又向劉竺佛道就是劉先生這隻筆。縱不敢說橫掃五千人。但是那幾個酸小子。總抵擋得過去。咱們有這些佳殺。旨酒不知。

這也是忍
耐不住了

假得其肉
麻

招幾個窰姐來大家還可以開開心呢。劉竺佛忙道：何妨就實行一次。薛大可本來是一個逍遙太歲，所以沒曾提議這條議案。乃想假充正經人，恐怕大眾薄視他的意思。如今聽大眾同聲提議，饑貓那能聽得耗子叫心窩裏。早已癢起來了，便調轉口風說道：諸君既有這般豪興，兄弟敢不破格追隨。盡興只頑耍這一次罷。大眾聽他這番話，明知他背誦一遍空套文章，也不便將他戳破。只隨嘴打了兩個囉呵。要局票的要局票，磨墨的磨墨，揮毫的揮毫，報名的報名，推薦的推薦，忙了半晌，纔把各處的叫局票分散出去。花天酒地，一直鬧到天近三鼓，纔散。薛大可回到孟淵旅社，劉竹佛便率領一班小編輯回編輯部。比時大眾的遊興已闌，酒興亦進了醞境。劉竺佛方跨進編輯室的門檻，猛吃一驚，連聲呼喚道：打鬼打鬼！大眾聽見這一陣怪聲，皆知有異，忙走着到總編輯室。見有三個大漢都頭戴順風倒的護腦帽兒，身着老藍布的緊身褂兒，足蹬一雙黑羽毛的老虎鞋，圓滾滾五個腳指頭都從老虎嘴巴裏伸了出來，擺得端端正正。濃眉巨眼，皓齒硃唇，臉皮上與帽兒上掛兒上的黑油灰抹得橫一條豎一條。越發將一副尊容顯得難看。大眾驟見也都吃了一驚，再看劉竺佛橫倒在沙發椅上，吁

難道真是
鬼麼

好大的官腔

手民催稿宜乎總編昏憒得發

此所謂大文豪也

手民催稿猶如逼命編輯先生之本領可知矣

吁喘氣。那三個大漢。各自手拿一塊銅板兒。站在一旁。默默的發怔。幸而一同進房的。人很多。大衆胆子都提得住。不然也是要怪叫起來。大衆將神略定了。定便一面安慰劉竺佛。一面問那三個大漢。道：你們是什麼人。無故闖進這房裏。做甚事。你就不明白。這編輯重地。禁止閒人嗎。那三個大漢。同聲應道：咱們也是沒有法兒。諸位先生。若不發稿。明天的報紙。怎能夠出版。咧。大衆聽了這句話。好像沈沈在酣夢之間。猛然聽見一個大霹靂。忽地驚醒各人的臉皮上。復又現出那一種慌張之色。比較先時聽那種怪聲。還要利害。良久。大衆方定睛看去。原來是三個排字的工人。於是大家倒喘了一口氣。轉而低聲慢語。向三個排字工人。婉道：電報這時還沒到。教我也沒有法兒。你們少待片刻罷。那爲首一個工人。道：專電沒到。頭版可以緩排。那各省新聞。本埠新聞。末版的雜俎。請先發些排罷。大衆聽說要新聞稿兒。復又捏着一把冷汗。半晌。回答不出來。比時。劉竺佛業已蘇醒。躺在那張沙發椅。上。徐徐兒說道：遲一兩點鐘。出版有甚要緊呢。橫豎將剪刀磨得快快的。拚命去多剪兩條。也就可以敷衍了。那三個排字工人。聽總編輯先生這做說也無可如何。便揉了兩揉眼珠兒。出房去了。劉竺佛這纔

編輯稿兒
說受罪大
妙無涯

文乎文乎
臭哉臭哉

難哉這一
筆兒真
不易提也
筆梢兒又
倒運了

這乃是刻
板文章

翻身站起來，歎了一口氣道：「這幾個忘八蛋，真可惡！催起稿兒來，真比大宗師催逼繳卷的威風還利害。」大眾說道：「時候也實在不早了，咱們還是上桌子受罪罷。」說着各自坐上自己的椅兒，不多一刻，只聽得沙沙的剪報紙聲，嘩嘩扯報紙聲，瑟瑟刮麪糊沾稿兒聲，七手八腳鬧得一團糟。從窗外面聽着，好像裁縫打補子，又是剪刀，又是尺，鬧得不亦樂乎。又久纔聽編輯房裏哼將起來一個個摹仿薛大爺各自伏在書案，搖起筆頭兒唱喙，調再看各人的腦袋瓜兒，上一顆一顆如黃豆大小的金剛鑽，冒將出來，各自正在皺眉擠眼之際，忽地催命鬼的排字工人又等候在編輯室門口，各人見着心裏越慌越慌，越寫不出來，半個字恨不得扁擔長的一字都要去翻查康熙字典，急得兩頰緋紅，人人的臉皮上泛蕪菜色，心窩裏骨鹿骨鹿好似機器舂米一般，都將筆梢兒咬得粉碎，心裏暗自咒罵道：「怎麼我平常下筆千言，自信是不費吹灰之力，今天做一個題目都這般費事呢？」同夥中有那天資高的說道：「多湊兩個字就不可以敷衍下去麼？」從旁又有人說道：「一個題目統總七個字，至少也得用五個字，我已準備一個字，嵌在裏面，總不能用三個五個文法上，似乎太不明白，又有一人道：你

可憐手民
則冤沈海
底矣

先生自謂
真抖我則
謂之真醜

真是太沒見過串了一個題目多用幾個之字算得什麼就是文法上有些兒欠通第二天再登一個更正告白歸罪於手民誤排這也是編輯先生的急救方咱們何妨小試小試總比低着腦袋瓜兒哼嘖哼嘖做老牯牛好些大眾聽說見自己腦子裏一時挖不出許多字眼兒來無已只得如法魚製又有一個少年的編輯突然站起身來道你們這等主張我是極端反對大眾聽說同聲問道難道你真想在這一張紙兒上求一個大文豪的徽號嗎那少年編輯道你們真把我兄弟看得太薄了想我在上海鬼混了六七年四方打野雞那一家報館沒有我的投稿大文豪威風早已蜚騰海上誰靠着今天來做資格呀大眾道不然你何必反對咱們偷懶呢那少年道你等只想自己快樂也不給別人想一想你等將新聞題目湊好高興誇三五十字頌德揚功的時評就甩一甩袖兒打茶圍去如編我這一張七零八碎的末版什麼小說還要長的短的詩詞歌賦色色都要有些兒還有什麼戲評筆記那一樣可以敷衍過去的咧劉竺佛敷衍道你辛苦也不過幾天等待大局忙定咱們登一個特別徵文啓事酬金定得重些包管總有幾個窮酸子來投稿的倘若投稿的野雞先生來得不十分踴躍湊

作者之筆
未免太刻
薄矣

先生不愧
是抄襲大
家

昧心之論
我狠相信

又將王老
名士捧出

上。一。欄。徵。文。廣。告。或。再。湊。上。半。欄。尋。朋。訪。友。的。通。訊。或。再。加。上。一。欄。詩。鐘。燈。虎。與。徵。話。
徵。文。的。啓。事。豈。不。就。將。末。版。上。填。了。一。半。麼。那。少。年。道。法。兒。先。生。却。想。得。不。錯。但。是。現。
在。最。時。髦。的。言。情。小。說。游。戲。文。章。新。舊。劇。評。以。及。大。小。言。等。等。看。報。的。觀。念。比。較。着。專。
電。要。聞。還。要。注。意。些。不。可。不。各。行。各。色。點。綴。些。兒。又。有。一。人。說。道。這。個。容。易。變。通。長。篇。
小。說。無。論。在。那。個。雜。誌。剪。一。篇。下。來。若。有。閒。工。夫。給。他。改。頭。換。面。真。沒。有。閒。工。夫。就。是。
照。着。原。樣。付。印。也。算。不。得。什。麼。奇。事。但。是。小。說。須。越。舊。越。好。若。是。新。很。了。恐。怕。與。本。報。
的。宗。旨。不。孚。合。那。少。年。道。還。有。短。篇。呢。那。人。笑。道。這。分。外。容。易。了。虞。初。新。志。閱。微。草。堂。
筆。記。金。壺。七。墨。等。雜。記。信。手。拈。來。隨。意。兒。偷。他。一。段。皆。可。敷衍。的。劉。竺。佛。忙。攔。阻。道。這。
却。不。可。偷。若。被。閱。者。戳。穿。了。本。報。的。價。值。簡。直。不。值。半。文。錢。那。人。聽。着。哈。哈。大。笑。個。不。
住。半。晌。纔。說。道。你。把。這。個。頑。意。兒。看。得。太。慎。重。老。實。說。一。句。不。客。氣。的。話。罷。借。水。行。舟。
咱。們。也。不。過。靠。他。把。肚。皮。混。飽。而。已。誰。想。指。望。在。這。個。上。面。充。文。學。家。麼。就。是。將。他。辦。
成。一。枝。花。一。枝。朵。的。樣。兒。又。能。值。得。幾。文。錢。再。說。抄。襲。以。往。的。舊。作。算。不。得。什。麼。怪。事。
一。部。紅。樓。夢。水。滸。傳。被。後。來。人。你。一。筆。我。一。筆。都。套。得。紛。碎。了。還。有。大。名。鼎。鼎。海。內。第。

來了

某大書館也擡出來

真屬倒一般時書文士

作者必是過來人不是然何罵得若是刻毒

嗚呼此之謂評戲家

一詩家寫給女兒的信借用聊齋大名鼎鼎的小說雜誌抄襲兩般秋雨盃紀曉嵐筆記也。不爲怪。咱們日報上轉載兩篇舊聞也不爲之非。現在大文豪誰還得閒去看那許多古書。啊。就是被他看破。恐怕他還要佩服咱們是博古家呢。說得大衆哈哈笑。將起來。劉竺佛又說道。詩賦文詞我也早打了一個主意。如今末刊的專集很多。如陳散原林畏廬張喬夫鄭海藏樊樊山易哭庵王湘綺輩托人向他們的近作上抄兩首來。既可充塞篇幅。又能鋪張門面。這兩樁事很可不必勞神。但是那諧文戲評兩種又怎麼辦呢。那少年道。這個變通法兒。我却早已準備了。諧文一欄有的是文章遊戲。天花亂墜等書。打開來很能供咱們一年半載用的。就是到缺乏時節。從外埠交換報紙上隨意剪一二篇。也能够填塞的。戲評越發容易了。如有曾享大名的脚色。新到上海來。咱們向他求一段戲詞。自己加上兩句按語。也可以敷衍一天。若碰不着這個好機會。如那些大鼓書東鄉調。也可以四方求人抄兩段來敷衍的。如再不然。我就信筆揮兩句空套話兒。人云亦云。難道閱者敢說不是戲評嗎。大小言本來是東扯一句西拉一句。如咱們談了這半天話。都可以寫上的。大衆同聲贊道。這等辦法極妥當。這等

又過了一層難關

可見科員的吃飯睡覺

我也覺得是豈有此理

何必不捏

辦法極妥當。話未說完，只見編輯部門首站着那三個黑臉大漢，一聲一聲的催道：「先生，天快亮了，辰光勿早哉，大眾聽了這等話兒，好像又加上兩道緊箍咒，七手八脚忙將起來，好容易纔把第二天的各種稿兒發將出去，茶房雜役忙着交上來一遍，手巾接着將稀飯擺設好，大家接着手巾在臉皮上使力擦，了兩遍各自打了兩個呵欠，伸了兩個懶腰，慢慢兒說道：『這等事真不是咱們幹的那裏，有當科員科長舒服呢。這簡直是天天上來棍比老秀才三篇文章一首詩，還艱難些說說笑笑，把稀飯用過，鄰雞已高唱起來，東方漸漸發白，諸編輯先生各乘自己的包車分道回家，向溫柔鄉裏尋好夢去了。』如是出版勉強敷衍幾天，一日薛大可因接着北京來了一個急電，慌忙奔到報館裏，心想檢查那幾天發行賬目，準備進京報告，好在天子陛下邀功，誰知把發行賬簿兒打開來一看，登時目瞪口呆，張這聽他嘴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怎麼幾天就墜落到這個樣兒，說着又調各省寄報與各報交換的簿兒，翻看嘴巴裏仍是連聲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租界上人不歡迎咱們報紙，乃是靠着外國人保護，難道各省的百姓也掛得有洋旗麼？該死該死，這一篇賬教我怎麼能夠報告。』

造一篇假
賬耶

有些差不
多

請客也是
沒有用的

愈趨愈下

恐怕又要
吃虧

咧說着緊皺眉頭。只把脚底板兒連躲幾下。看官可知薛大可急些什麼。原來爲的是亞細亞報發行不能推廣銷路之故。薛大可翻畢那幾本賬簿。只在房裏打磨旋律。徊了許久。自言自語道。我倒要調查其中的原故。究竟犯什麼毛病。既不能暢銷。何以第一天就送出去十萬份。不隔十天。這般墜落。咱們也沒曾問他要錢。難道白送他們看也送不掉麼。薛大可打定調查的主意。趕忙覆了一個急電進京。說他因爲報紙出版沒多日。一切事務非親身在滬經理不可。萬難分身。至於那報紙銷售如何。一句沒會提及。次日又在嶺南春請了一桌客。足有二十多人。滿座賓朋。却不似前天那一班酸。傻子原來都是上海著名的草頭神。專事在社會上做鬼臉兒。見善不爲。無惡不作的禍害市人。常說的拆白黨。這般人行爲。就與那黨旨有些兒相似。薛大可所以拚命去聯絡他們。正想請他等在四方調查。看亞細亞報的口碑。並且偵探閱報人心理。他好推廣銷路的。意思。但是這般人生存在世間。上本沒有什麼一定的宗旨。只要高帽兒給他戴得合頭。銀錢供給他用。書順手。他就可以效忠奔命的。薛大可本是一個大滑頭。久知這其中奧妙。所以第一着棋就先從他們身上下手。兒果然大衆吃了他這一

想必又是
不如意事

還是停刊
得妙

餐大菜。就被他聯絡得如走馬燈一般。朝夕在他身傍繞來轉去。把個薛大可捧得好像一尊彌勒佛。若問這一般人的姓名。凡久住上海的人。沒有不曉得他們的。記者因為這班人。雖在恢復帝制的潮流之中。只能算得逐臭附膻的微生物。故不一一細表。又過兩日。那班人奉薛大可密命。向四方調查。已畢紛紛復命。薛大可一聽各方報告。頓時目瞪口呆。張半响。嘆不出來一口氣。又久纔連聲說道。這怎麼辦呢。早知這樁事兒如此為難。我也不該來操這番苦心。轉又說道。天下事做到分文不取。還要賠貼郵花的報紙。已算得十二分客氣。竟是推廣不了。銷路這真教我沒有法兒。復又自言自語道。若在各省各縣。可挾制他們捧讀。如今在這個地位。教我怎麼辦呢。於是暗忖了許久。惟有長吁短歎而已。或問那班草頭神究竟報告些什麼事。惹得薛大可愁眉苦臉。坐又不安。立也不穩呢。且待記者慢慢敘來。正是。

詎知口似懸河者。盡是胸無點墨人。

評

薛大可遍請賓客滿擬。一手捉盡天下士。誰知未有一人入其圈套者。足徵讀書

人生來一副窮骨頭，不易拆也。

劉竺佛一進編輯部，驟見三個手民，嚇得昏暈過去。人多疑其活見鬼，實在彼早知若輩是手民矣。所謂昏暈者，蓋畏其催索文稿也。果真疑若輩爲鬼，尙不至若是害怕作者罵人，真罵得入骨。

寫編輯部內一段景況，乃是借題發揮，而邇來之編輯先生，亦真有若是景況作者誠謔而虐矣。

▲第六十九回 賣報紙小弟兄倒楣 查眼目大總理掃興

話說那一班草頭神，奉薛大可密命分道而去。四方偵探閱者的口碑，並銷路如何不發達之故。內中有一人年紀不滿三十歲，姓章，表字隆生，祖籍湖北趙岡縣人，寄居在上海。足有五六十年，受上海的风俗所薰染，儼然就變成一個江浙的時髦小夥子。他平常理事在這羣黨會之中，稱爲精明強幹的特秀大衆也。都很推崇他的奉命之後，章隆生忙說道：「這事不可魯奔，咱們還得回去開一個秘密會議，妥當些。」大衆見他這

原來是一個老白相

居然也要開會

原來如此

巧得很

好主意

果能如此

般主張。知道他必有特見。也不敢與他違抗。便同到他們那秘密機關裏去了。大眾進了秘密機關部。第次分坐在一室之中。坐末有一個滑頭大將名喚錢大章。忙搶着提說道。方纔章大哥說要磋商。不知有什麼意見。此時可以表示了。章隆生道。我對與這樁事兒。並沒有特別意見。所以先時主張不可魯莽者。因為這樁事兒。乃是一宗絕大的財氣。諸位想想世界上的人類。那有比皇帝再大的。這一家報紙聽說與未來大皇帝有特別關係。如今他托咱們去辦理。將來酬謝還不是要他什麼。他就得給什麼的。大眾同聲應答道。咱們也明白。這樁事兒是一宗大買賣。比較尋常折梢。強得多了。但是他委托咱們的事兒。偌大上海灘四方雜處的人。很廣教咱們從那方去調查輿論。又從那方去鼓吹銷售呢。錢大章道。我所以要請教章大哥的辦法。章隆生忙道。我亦正因此事。要與諸位商量。若說調查輿論。並不為難。只要向茶社酒飯洗澡堂子裏多逛兩趟。張長李短。總可打聽得幾句真消息。最好分派幾個同志。扮做小報販兒模樣。將各種大小報紙批發些來。向各方熱鬧場中去賣。也就可以打聽得真消息了。若說鼓吹銷售的事。分外不費吹灰之力。好在咱們同志的很多。他們那些報紙橫豎送給

用不着你

不錯

只好如此
館脫

名兒都十
分好聽

人。看。不。取。分。文。的。咱。們。何。妨。多。抱。幾。萬。張。來。分。送。給。人。難。道。說。不。是。擴。充。銷。路。嗎。錢。大。章。道。這。個。主。意。你。却。打。錯。了。他。們。既。是。分。文。不。取。將。報。紙。白。送。給。人。看。當。然。早。已。遍。送。過。了。因。其。送。人。都。送。不。出。去。纔。來。尋。找。咱。們。的。你。想。他。既。送。不。出。去。咱。們。又。怎。能。送。得。出。去。呢。章。隆。生。聽。說。哈。哈。大。笑。個。不。住。便。把。腦。袋。瓜。兒。連。酥。連。擻。道。虧。你。還。自。稱。是。拆。白。老。資。格。咧。這。些。兒。變。通。法。子。都。想。不。了。還。能。夠。胡。調。折。梢。麼。我。何。常。不。明。白。他。是。捧。着。報。紙。送。不。掉。的。但。是。咱。們。將。報。紙。討。來。並。不。是。一。份。一。份。送。給。人。看。我。將。他。討。來。當。廢。報。紙。變。賣。或。者。將。他。撕。碎。煮。飯。吃。總。比。柴。火。自。來。火。賤。得。多。了。他。們。又。從。那。裏。調。查。就。是。被。他。們。知。道。還。不。是。掩。耳。盜。鈴。粧。做。不。聞。不。見。而。已。大。衆。聽。說。皆。稱。贊。道。妙。策。妙。策。雖。伏。龍。鳳。雛。復。生。也。不。能。比。你。高。妙。吾。黨。得。你。這。個。智。多。星。不。怕。不。勢。力。膨。脹。錢。大。章。道。咱。們。閒。話。少。說。應。該。如。何。進。行。早。些。分。派。罷。大。衆。便。推。舉。智。多。星。分。派。章。隆。生。也。不。推。辭。便。正。言。正。色。的。支。配。道。假。扮。報。販。子。調。查。各。方。輿。論。的。事。兒。只。有。阿。大。老。三。黃。五。胖。子。朱。老。九。小。醉。鬼。阿。毛。熱。昏。黃。四。諸。同。志。可。以。勝。任。大。衆。都。拍。掌。贊。成。那。阿。大。等。也。不。推。辭。承。認。下。來。章。隆。生。特。又。派。遣。薛。占。標。胡。樂。吾。邱。得。才。王。有。慶。四。人。率。領。十。幾。

好看也未
見得長久

大約又失
敗了

曆報二字
提出得妙

諷罵的

個小兄弟四方去鼓吹銷路也有扮報販子每天清晨向亞細亞報館爭先恐後去領報紙的也有假扮闊老官駕着亨司碼或是摩托車專向亞細亞報館去定購報紙的也有假扮遠客行商特往亞細亞報館領辦各省大埠分銷處的凡是門面上熱鬧事兒都被那班草頭神做盡了不多幾日那亞細亞報館發行的賬簿上果真被他們鬧得好看起來薛大可劉竺佛以及館裏上下辦事人等因此眉飛色舞自不待言就是那班草頭神也都忙得興高采烈以爲將來的一等大勳位還不是垂手而得麼誰知天意不隨人意一日阿大等從馬路上各自抱一網報紙哭喪着臉蛋兒歸來你言我語的說道不發財也是胎裏帶的這等事兒我是沒有那副厚臉皮再去做啦比時章隆生與錢大章胡樂吾王有慶等正談亞細亞報的事談到高興之際忽見阿大等垂頭喪氣跨進門來人人都是一樣嘴臉大衆暗忖道往日回來大家都是歡天喜地好像拾得一個金元寶似的怎麼今天都變成這個樣兒其中必有特別事故章隆生忙問道今日的廢報你們可銷售些麼阿大說道還銷售呢捧着熱臉皮去貼人冷屁股頭上霉灰早已堆着有寸多厚幾乎被人都罵死了說着將兩眼圓睜氣吁吁的如牛

妙

還是怕的
是外國人

透壞了

真會說現
成話

原因乃在

喘章隆生聽說，頓時詫異道：「難道還闖了什麼亂子嗎？黃五胖子道：『不是咱們臉皮厚，若依小醉鬼脾氣，早已打起人命官司。胡樂吾王有慶錢大章三人聽說，也就默默出神。』」神同聲急問道：「什麼禍事闖得這麼大？外國租界上，你們要小心些，倘若吃了外國官司，咱們永遠不能在租界上混。那就不夠本了。朱老九道：『咱們若不怕這樁事兒，早已大鬧天宮。章隆生發急道：『究竟什麼事兒，快些說罷。』」阿大纔說道：『咱們那天將報紙分散到熱鬧場中去賣。雖然配搭有許多別樣報紙，乃是鋪張門面，到了各方茶棹子，酒檯子前面，自然將亞細亞報先送上去。不料那些往來客商，彷彿預先約齊的一眼，瞥見亞細亞三個字，便將腦袋偏過去，鼻孔裏哼了一聲。』我就明白忙換別樣報紙送上去。他也是不睬了。辛辛苦苦繞了一天，並沒銷售得一份。』章隆生道：『這是你們自討的。我招呼當廢報賣，並沒教賣給人看的。你們要想發偏財，怎怪人不給你氣受。』咧阿大道：『我也明白這樁事兒做差了。又隔四五天，便將所領的報紙挑到後馬路，心想將他當廢報賣，總可給小弟兒們賺幾個烟茶錢。不料將報紙挑去，仍是原份挑回來。我就問他們賣不脫的原因，他們一口同聲向我說道：『起初將報紙挑到各家舊貨店。』

皇帝兩個
字上這也算得
走到盡頭
路了意在言外
超脫至極

裏那店主人所見挑的報紙都整整齊齊顏色很新嶄的便笑嘻嘻迎上來表示他十分歡喜的樣兒迨後翻來翻去見每頁報上都印得亞細亞三個字復將腦袋搖了幾搖忙轉過身子縮回頭去嘴巴裏還連聲說道臭……臭……那時我站在路旁見買賣變了卦忙向前去問他的價錢那店主人道別樣舊報紙照例四分大洋一斤是同行公議的亞細亞報咱們不要我見他回得十分強硬不得不捺住氣頭去將就他道咱們便宜些如何呢那店主人道便宜也是不要我聽着不由得窮火直冒道我賣給你也不是教你去看的就是這報紙上文章做得不好紙張總與別家報紙一樣難道說做包裹用都不能嗎當時那店裏有個老夥計從旁向我說道先生你莫要發急並不是咱們不收買實是咱們收買下來沒有銷路咱們自己也用不了許多若是將他當柴燒每斤花四分大洋買來似乎太不經濟我趁此就問他何以別人不買咧他忙答道廢報當包裹紙用本來是免強的事因為現在報紙上總有一股臭味雖然說不出來但是人人都能嗅得出不得已只好買去包銅鈔因為銅鈔也有一股臭氣可以壓得住他何以不收亞細亞報他們說亞細亞報的臭味比較銅鈔分外臭得多所以

於此亦可
見民心不
順也

還是這個
主意妥當

我狠相信
這一句話

罵得不錯

他們不收咱們也就不敢買了。不然咱們做的是販賣舊貨買賣豈有見着錢兒不想去攢嗎？我聽他說得如此艱難知道這樁事兒是辦不好的。轉身又去詢問第二家誰知將後馬路繞遍了人人都說得是一套話還有許多年紀輕的夥計們豎眉瞪眼向着咱們噤哩咕嚕一陣掉轉臉兒去了。雖然莫聽見他們說些什麼慫他那一副面孔都是狠不樂意的。因此咱們弟兄夥子打定主意天天將這報紙領回家來當柴燒錢大章道怎麼要人命官司咧。阿大道就是天天領報領出來的禍事。王有慶胡樂吾同驚詫道可是報販子與你等打架麼還是發行部裏不情願發呢。阿大搖了兩搖頭袋。王有慶道想必你們得罪印度阿三阿大道與他們什麼相干壞還不是壞的自家。人麼老實對你們說罷若非章大哥的命難抗誰肯去尋找氣受。咱們小弟兄弟夥子最初去領報紙還沒有什麼礙難處日久時長接連領了四五天就有一班尖嘴尖舌的朋友天天跟在咱們背後罵咱們什麼狗崽子什麼賊錢買屎吃還罵什麼黃地黃天囉唆了一大串起初咱們也還不覺惹後來居然指到咱們臉上笑罵章隆生道你們的性子也太烈做這等事兒總得要能吃虧。阿大道咱們何常買他的賬呢。最

巡捕又有什麼用

巡捕爺爺妙

打得有趣問你們可想發洋財

想得雖不必如所願也

未見得

後他見咱們不買賬。他等就成羣結黨。擁上前來。搶報紙的。搶報紙的。打耳刮的。打耳刮的。七手八脚。幾乎要生吞活剝。纔好胡樂吾道。這簡直造反。你們何不叫巡捕咧。阿大。歎。一口氣道。瞎租界上。巡捕莫看他。戴着紅纓帽兒。那都是聽外國人號令。誰肯多咱們事咧。況且法界乃是他們勢力範圍。巡捕爺爺還得懼怕他們。三分咱們那敢與他們對敵呢。說時。那黃五胖子。小醉鬼。老三。朱老九。阿毛。熱昏。黃四等都擁上前來。這個伸臂膀。那個抬胳膊。爭着說道。我的臂膀也被打青了。我的胳膊也被打腫了。你言我語亂鬧半天。章隆生聽他們報告已畢。纔平聲靜氣說道。你們暫且趁着氣。我總可以設法請功的大衆。見他說請功兩個字。暗想這頓打總算沒曾白推。於是將一股怨氣漸漸兒平下去。章隆生得着這個消息。也不同第二人商量。獨自默籌半晌。暗自忖道。這樁事兒。無論接辦不接辦。無論辦得好與辦不好。總須報告薛大可。方顯得咱們的辛苦。就是大事辦不成。將來金錢上他必得重重酬勞。咱們的主意。打定便租了一乘往來包送的摩托車。一直向亞細亞報館而去。可巧薛大可正因北京來的電報在辦事房裏清理賬目。聽說章隆生來特訪。認着必有什麼好事報告。當即請見章隆生。便將

這些事加重報告了一番。聽得薛大可兩眼發直，遲遲纔說道：「再想法辦罷。」二人草草說了幾句話，各自分散不覺。又隔了五天，薛大可並沒指示辦法，急得章隆生時時往報館尋找，誰知薛大可早已飛到北京，關得章隆生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一日黃昏之後，約在九時左右，章隆生正在大馬路上兜圈子，忽見一羣人從望平街口擁來一個一個的，臉色都是張惶失措，好像遇着了什麼險事。章隆生便迎上前去，想要看一個熱鬧，那裏曉得剛纔走到望平街口，早見團團圍住幾十個紅頭巡捕，業已斷絕交通。只聽路旁人說什麼亞：亞：炸：炸：炸的越發鬧得他不明不白，想要調查些兒消息，簡直無從問處，便站在望平街口，默看了良久，復見迎上來兩個紅頭巡捕，橫眉豎眼，向章隆生繙起印度蘇州白道，你格個人鬼頭鬼腦，站在這裏做什麼？章隆生被他倆這一問，就明白所站的地方不是平安所在，便掉頭想快步退轉，忽地靈機一動，暗自吃驚道：「我險些又把事兒做錯了。」他既前來詰問，必定有些疑心，我若快步躲避，他等必分外疑我是歹人，豈不是坐虛成實麼？想到這裏，便將神色定了一定，向那巡捕說道：「我是去馬敦和買帽兒的那兩個印度巡捕，聽他回答很不錯，便舉起手裏拿。」

個智多星
這就是酬
勞的獎賞

還是不要
打聽的好

的木棒兒同向章隆生臂膀上一揮道。今朝這條路走不通的。章隆生一聽知道惹不着什麼是非就慢慢兒一步一步退轉身來足足慢退了十來步纔放開大步一直向大興街去。但是心裏總有些兒不甘復從大興街兜了一個圈子由四馬路汪裕泰茶葉店門首轉灣剛走到三馬路口迎面來了一個冒失鬼可巧與章隆生撞個滿懷。二人抬頭一看原來迎面來的人就是小弟兒夥子裏朱老九。朱老九一見章隆生慌忙攔阻道。快些莫要去前邊不知是那個冒失鬼闖出大禍來了。章隆生忙問道。什麼禍事。我方纔走過大馬路也是看見許多巡捕擁擠在望平街口。我還是被紅頭巡捕攔過來的。只聽着許多人交頭接耳說什麼亞：亞：亞：炸：炸：炸：炸：的究竟爲了什麼事呢。朱老九道。這個事兒鬧得真不小這裏也不是談話之所。咱們尋找個僻靜地方細細再叙罷。章隆生聽他說得非常利害也就不敢直問下去。接說道。如此到我家裏去談罷。朱老九連聲稱道。很好很好。於是二人叫了兩部黃包車一直奔到白克路進了章隆生寓所各自坐定。章隆生一面喚阿毛沏水一面燃着了自來火一面詢問究竟鬧的是什麼禍事。朱老九道。你當真不知道麼。章隆生發急道。誰

痛快

說得不錯

我也以爲可惜

總算是你們小倒運

畢竟是流
恨口吻只
知敲竹槓

來。騙。你。呢。朱。老。九。道。聽。說。亞。細。亞。報。業。已。吃。了。炸。彈。啦。章。隆。生。頓。時。發。怔。道。果。真。有。這。個。事。麼。朱。老。九。道。告。訴。你。說。你。又。不。相。信。我。又。何。必。將。這。等。掃。興。的。話。騙。你。發。急。章。隆。生。一。聽。又。怔。了。半。晌。纔。歎。一。口。長。氣。朱。老。九。見。章。隆。生。歎。了。一。口。長。氣。半。晌。不。語。便。從。旁。笑。道。章。大。哥。你。也。太。會。擔。心。亞。細。亞。報。館。被。炸。那。是。大。皇。帝。倒。運。編。輯。先。生。與。排。字。工。人。們。受。驚。與。咱。們。什。麼。相。干。再。說。鬧。事。的。人。一。定。是。那。些。反。對。皇。帝。的。亂。黨。決。不。是。咱。們。小。弟。兄。夥。子。幹。的。無。論。是。吃。外。國。官。司。中。國。官。司。總。拖。累。不。了。咱。們。一。個。人。你。何。必。長。吁。短。歎。咧。章。隆。生。慢。慢。兒。答。道。可。惜。可。惜。慢。說。他。那。報。館。不。是。容。易。撐。持。起。來。的。就。說。咱。們。辦。那。兩。樁。事。也。算。得。慘。淡。經。營。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如。今。這。樣。下。場。日。後。希。圖。自。然。沒。有。什。麼。指。望。怎。不。教。人。懊。惱。咧。當。真。咱。們。小。弟。兄。夥。子。吃。辛。受。苦。只。希。望。領。他。些。兒。報。紙。當。柴。炭。燒。麼。朱。老。九。被。他。提。醒。也。就。兩。眼。發。直。章。隆。生。轉。又。問。道。究。竟。亞。細。亞。報。館。如。今。被。炸。得。什。麼。樣。兒。這。一。班。亂。黨。也。實。在。沒。有。知。識。就。是。想。敲。他。竹。槓。或。先。要。去。一。封。空。信。或。暗。送。個。把。炸。彈。亮。兒。包。管。嚇。得。出。幾。文。開。弓。不。放。箭。我。也。曾。想。到。這。個。法。兒。必。定。實。行。轟。炸。拚。着。自。己。性。命。當。兒。戲。又。有。什。麼。滋。味。朱。老。九。道。章。大。哥。

這是最要緊的

流氓的眼光只能見到這一步

你也不必胡思亂想。默發急。亞細亞報館此番被炸。我想決不是因為敲竹槓。肯拚命的二人正在猜疑之際。只聽咚咚打門聲。章隆生忙起身開了門。只見阿大小醉鬼黃五胖子老三等擁進門來。章隆生見是自家小兄弟夥子。突口問道。現在怎麼辦了。阿大等見他問這句話也明白。他業已知道了。忙回答道。炸得並不利害。只炸碎兩塊玻璃。章隆生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兒。可有咱們小兄弟麼。阿大道。這話說來很長。咱們坐下來慢慢兒說罷。於是大衆一同進房。次第落坐。阿大等復又喘了一回氣。纔把亞細亞報館被炸的事兒約略敘了一遍。章隆生這纔將一顆七竅玲瓏心落將下來。當即轉過笑臉兒道。照你這等說來。亞細亞報的勢力並未損折。明天仍是可以用。接續出報的。只要他們的勢力不損傷。咱們的希望總能夠達到。只要將來咱們的希望圓滿。何必去管別人家是非呢。朱老九從旁說道。我說沒有什麼大事兒。你總是放心不下。如今該可以高枕無憂了。章隆生便笑了兩笑。大衆又談了許多閒話。直到鄰鷄高唱。纔分道散會。正是。

亂世文章如糞土
驚天霹靂逐龍蛇

評

章隆生不過一混混耳。其知識原不解何爲共和。何爲帝制。且不解共和與帝制之孰利孰害者也。其所以拚命供薛大可奔走。不過想博得虛榮微利而已。噫。榮利二字。顛倒人之行動。洵非淺鮮。

賣報一段。閱者多謂寫得太過實。則當其時也。確有此等景况。非作者之意。造天。下事無奇蔑有。閱者若稱其爲奇異。蓋少所見而多所怪矣。

章隆生小滑頭也。薛大可大滑頭也。小滑頭終非大滑頭敵手。所以章隆生跟着薛大可身後。朝夕奔走。白忙一場。

▲第七十回 求表兄代弟謀生活 痛時事愛國入樊籠

話說阿大那一番報告。究竟說的什麼。待記者慢慢兒補叙一遍。當那亞細亞報未出版之先。上海各界人士業已紛傳說袁世凱已專派欽差到上海辦什麼皇帝機關報。一時各報上論調也有冷嘲熱罵的。也有明譏隱刺的。舉其大多數而言。沒有不反對。

畢竟人心
未死盡也

實事求是
的是良言

國民之勢
力如此可
憐可憐

名書

亞細亞報的宗旨就有一二家報館向來是騎在牆上看風頭或是羨慕亞細亞報豪
富求之而不可得的苦爲輿論限制只好避之不談從不敢明目張胆加一字之頌這
皆是天理人心所不容記者也不暇多述直待亞細亞報正式出版又惹動一般鞏固
共和的黨人動了公憤於是激烈派者聯合二三十個同志首先開了一個秘密會
議爲首有個湖南人說今晚這個會議乃是研究咱們國民生死存亡的問題兄弟主
見今天在座諸同志熱心話也不必空談痛心話也不必多說最好各人度量自己的
能力實行一兩樁驚天動地的事兒就算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國民大衆聽說都樂得
也不敢拍掌只點了兩點頭袋同聲說道事兒既鬧到這等地步咱們這一條性命遲
早總保全不了誰捨不得捨掉麼旁座又有一四川人說道拚命不是掛在嘴巴上說
着頑的大衆聽了這句話分外發急道咱們豈是那些沽名釣譽的熱心家一句話說
穿了罷苟活在今日這社會上就是身披黑貉裘手掌黃金印又有什麼趣味接着又
有兩個浙江人年紀不滿三十歲同時站起身道這都是人人皆明白的道理自家人
可以不必再說但是拚命也要有機會現在可有拚命的機會呢那湖南人笑了兩笑

痛快

痛快

的是名言

贊成

黨人之失
敗多且此
輩人誤事

四川人從旁搶說道：既捨得拚命，還怕沒有機會麼？現在這個國家，總算得豺狼當道，四野蔓生，要想尋找殺人的機會，不問在朝，在野，只要沾惹一線帝制的臭味，誰不可殺呢？我以為袁世凱想做皇帝，固然是罪不容誅，但是袁世凱以個人能力，決不能威挾全國的，其所以敢冒此大不韙者，皆是一般城狐社鼠，爲虎作倀，其一般城狐社鼠，誰又不應當千刀萬剮呢？當初我也是抱絕大的志願，必練十萬師長驅而入，直搗黃龍，袁世凱之首當飲器，方可暢懷。如今已知這事難得遂願，不如學聶政，刺軻，腰懷短刀，專殺社會的蟊賊，拚了一個總算乾淨。一分要知袁世凱即亡，若輩不能除盡，也是終爲社會之蠱的。今勸諸君若真做愛國男兒，還是從個人下手爲妙。那浙江少年說道：老兄這番話說得我極佩服。人生一個生死權不能自己，作王還要受別人指揮也。實在太喪失人格了。我想亞細亞報剛纔出版不多日，咱們何妨借他小試小試呢？座旁又有一湖北人說道：這樁事兒太微細，就是將他炸倒也算不得威風。那四川人說道：老兄你又犯那好大稀功的毛病了。天下事那能分得巨細，星火燎原，涓滴鼓浪，誰不是從小而大的。雖然亞細亞報人人都罵他，不值一文錢，但是中國人向來無堅

這是經驗語

果然人人如此實行何患國賊不盡

我看非梅馨之幸福

都是些殺料

賺得冤枉錢只好在此中揮霍

新華春夢記 第七卷

一二四

定性日久時長被他今天一吹明天一吹未必不被他吹得糊塗起來況那一張吳報文章雖不能驚人金錢却可以動人的倘若一般半明半昧的國民被他金錢魔力吸收去未嘗不是咱們的障礙你看他勢力狠小我却看他關係很重就說他不值一文錢總是咱們敵黨社會謠賊炸倒了也可使咱們同志吐一吐氣炸他不了也可警戒一般走狗使他們睡醒些兒又一浙江少年道提起這樁事我最近得了一個消息大眾聽說人人都凝神向着他那少年說道聽說梅馨也來上海那湖南人道他不是在北京忙得狠熱鬧麼如今來上海又做什麼鬼事咧那浙江少年道聽說他這次南來受老袁密命的事兒狠多掛着招牌是聯絡南北感情實在暗中是勾引不肖黨人向中央自首並且含着偵探的性質昨天曾有同志來報告說他隨身攜帶的現款很多住宿在亞細亞報館樓上天天與洪述祖來占元幾個偵探大腦袋閒逛竈姐兒還說他覓結了一個女知己名喚絳珠年紀纔十七歲是蘇州人在上海花明柳暗中雖不甚出名但是他的顏色却當得飛燕驚鴻之譽梅子羹在他的身上業已花下一萬多金還要給他修築絳珠樓呢這番話說了出來別人還未十分經意惟有那湖南人氣

不客氣

妙

倒也爽快

却也是一個有心人

以跋羈王
識導火線
可見人若
不跌不能

得臉皮上發灰色。半晌纔說道：「這個混賬東西，他又滾來了。鬥得不費力的金錢，買自己快樂，這却不算事。還想騙咱們性命，他花酒債麼？這等無恥沒心肝的狗蛋，你們能放過他？俺老楊是不放鬆他的。」那四川人便笑嘻嘻的向那湖南人說道：「這不是足下的好鄉親嗎？那湖南人分外發急道：「不說鄉親，我還可以不管閒事。既說是鄉親，我一定要將他先開刀滌盡三湘的污點。」那四川人道：「這話說得我極佩服，好拳是要先從家裏打。咱們自家人處治自家人，纔能分得公平。咧，那湖北人說道：「什麼公平不公平，除一個孟賊，少一個禍害，誰得問向這等兔崽子念大學之道？我看這樁事兒要做就得快做。他們偵探的本領大得很，倘若打草驚蛇，可就不值當了。」楊大哥，你是報奮勇麼？」那湖南人道：「這等事，那肯放鬆他？」那湖北人道：「你既想做這樁大事，我就老實對您一說了罷。」亞細亞報館裏，我業已寄去三封警告信了，不定別的機關也有警告書寄去的。他等接了這類警告書，一定是特別戒嚴。你若不從他內部裏豫先安頓伏線，恐怕萬難遂願呢。」那湖南人道：「這事你請放心，我早派馱子在他排字房裏做導火線了。」那湖北人問道：「是那個馱子？」那四川人忙搶着說道：「就是他的老弟馱霸王，你不認

辦大事也

新華春夢記 第七卷

二二六

早種下野
心家的根

這般人真
算得草莽
英雄

識他嗎。那湖北人聽說想了片刻。纔說道。就是老麼。哎呀。他的年紀。狠輕。做事的胆量。却很好。可惜。傻氣太重些。那四川人道。我看你真是一個糊塗鬼。如今這個年頭。做官的事。是不能帶些須傻氣兒。若拚命的事。若小。天賦他三分。傻氣還能辦得成嗎。大眾聽畢。同聲贊道。盧大哥說得極是一定。聽楊大哥自己去辦。莫要再推敲研究。免得別人又笑。咱們議論多。而實行少了。那四川人道。諸君既表同意。一定由老楊打先鋒。接應。如有什麼困難的事。問俺老盧就得了。大眾同聲又贊道。這就分外萬全。於是大衆分道而散。看官可知。那自稱老楊的。他是何等樣人。記者若不表明。諒看官也猜度不着。他乃是湖南長沙縣人。大名鼎鼎。楊德鄰的兄弟。名兒叫做德芳。他還有一個遠方兄弟。名喚玉橋。自幼失業。就隨德芳浪跡江湖。但是玉橋生性暴躁。自幼愛惜拳棒。又愛灌兩盃燒酒。他若碰見什麼爲難的事。只要灌他兩杯燒酒。隨意送他一頂高帽兒。就是赴湯蹈火。他也是拚命去幹的。真有梁山泊上花和尚。黑旋風的氣概。楊德芳見他這個脾氣。心坎裏却一半的擔憂。一半又愛他豪爽。暗自忖道。我這個兄弟。總算是社會上最清白的人。但是。要他謀事。一定不合時宜的。左思右想。只好隨帶在身。

豪與人所
以纔有真
性情也

手足之情
寫來入化

語氣不凡
確是豪傑
的滋味

旁或者在革命黨中給他一條出路楊玉橋由是在他老兄左右閒混了三年一日三餐楊德芳漸漸陷入了窘境楊玉橋見他老兄度日艱難心裏老大過不去一日向他的老兄說道二哥我想你的家事漸漸兒艱難我天天如此混過去也不成一個事兒你若能給我尋一個事不問大小賺得幾文貼補貼補豈不大家都寬綽些麼楊德芳聽說暗自忖了片刻纔向他兄弟說道馱子我豈情願將你閒在家裏把這黃金的日子虛度過呢但是我現在給你尋找個事兒實在有種種困難你的年紀很輕脾氣也很暴躁有許多吃苦受苦的事兒我都不放心教你去做就是你情願去做我又擔驚受怕怕你的脾氣不好闖出禍來再說略爲安逸的事兒又不是我現在勢力可以薦得出去的你想想有許多困難處可就鬧得高不成低不就了楊玉橋一聽這番言語忙說道哥哥你若是這般存心可就將我不當人了男兒漢大丈夫年紀輕的時候不能吃苦難道還等待老年去受罪嗎我也曉得自己是個粗鹵人不會念什麼詩云子曰也不明白什麼爲國爲家爲社會但是我自己做人的道理還曉得些二哥你今天既這般說我這一碗閒飯再也吃不下肚了無論什麼事請你給我找一個就是把

讀之酸鼻

委任得妙

側也想得
不錯細細寫來
皆非閒筆

性命拚掉我也得去碰碰的二哥你若真是真沒法兒想我就餓得討飯去也不在家裏住閒說着那兩行眼淚撲簌簌滾滾將下來楊德芳被他哭得也洒了幾點眼淚道兄弟你不要發急我一定給你尋找個事兒就是了楊玉橋這纔忍住眼淚閒不多日亞細亞報正忙着出版的時候那編輯撰述人才不待言早已委任定了惟有校對一席尙缺兩人凡在上海各報充當過校對的雖然羨慕他薪水定得豐裕但是那報紙名兒不甚好聽恐怕跨進亞細亞報館的門將來就沒有第二家領教因此尋找兩個校對比聘請什麼外國顧問還艱難些可巧館內辦事者大半都是湖南人其中有一個姓駱的名喚以仁他與楊德芳乃是姨表兄弟自幼與楊德芳二人十分要好迨駱以仁入冠之後就跟隨他父親住在北京一別十年彼此皆未通消息所以楊德芳入了革命黨駱以仁並不知道就是駱以仁進了籌安會楊德芳也不曉得一日駱以仁閑在四馬路逛躑兒這也是天緣湊合教他哥兒倆相見的無意之間彼此打了一個照面不禁都發了一怔還是楊德芳眼尖嘴快忙向前問道你不是駱以仁表弟麼駱以仁這纔跟着他叫了一聲表哥二人相見大喜一同上了中華第一樓無非談些別後離

入港了

閱歷之語

有心人

巧得很

想得真周
備

措詞得當

緒次日駱以仁特訪他表兄座中談到亞細亞報楊德芳頓時不悅心想要說幾句好話去勸他表弟轉又想道現在人心變的古怪得狠就是自家兄弟三月不見都摸捉不定他是什麼心肝何況姨表兄弟咧再說他如今在裏面辦事咱們若想處治他未嘗不是進身的門徑想到這裏便勉強答應兩個是字這時駱以仁高架起一雙胳膊搖頭播腦只顧擺自己威風那有閒暇去揣度楊德芳臉上顏色呢二人閑扯了許久駱以仁便談到校對一事在他的本意也是想他表兄代爲關心物色一兩個人才誰知這句話兒正點到楊德芳心竅裏不覺想到他兄弟楊玉橋身上暗自忖道我何不將他薦進去好在他自幼還讀了幾年書那依樣畫葫蘆的事兒諒他還辦得下去就是將來有什麼事兒有他在報館裏面打聽打聽消息偵探偵探情形好得多了主意打定忙轉了一個笑臉兒向駱以仁說道老弟你今天對我談了這些話兒並不是我與你初次見面就想多事現在我有一個兄弟名兒喚做玉橋他跟我業已同住兩三年了他時時的吵着要尋個事兒做做我因爲他年紀很輕若沒有貼己的親友又不放心叫他去若是留在身旁又怕誤了他一生事業既是老弟處缺少校對的人我

我也說巧極了

非熱心也
蓋邀功耳
官派十足

皇帝報當
然有此等
增級
嗚呼謀事
之難

想。薦。他。到。尊。報。館。裏。學。習。學。習。老。弟。你。總。算。幫。我。一。個。忙。好。在。他。自。幼。讀。書。也。曾。發。過。了。筆。長。篇。大。著。恐。怕。力。不。勝。仁。但。是。使。他。認。字。總。不。至。於。認。錯。的。駱。以。仁。一。聽。大。喜。道。這。真。巧。極。了。既。是。表。弟。我。應。該。幫。忙。閒。話。不。必。說。罷。他。現。在。可。出。去。麼。楊。德。芳。道。他。並。未。出。去。駱。以。仁。道。你。叫。他。出。來。咱。們。哥。兒。倆。見。見。楊。德。芳。忙。喚。楊。玉。橋。出。房。與。駱。以。仁。相。見。對。施。了。一。個。鞠。躬。禮。彼。此。坐。定。無。非。寒。暄。幾。句。客。套。話。駱。以。仁。却。十。分。熱。心。轉。臉。向。楊。德。芳。道。可。請。玉。橋。老。弟。自。己。寫。幾。句。履。歷。給。我。帶。去。與。總。理。商。量。我。看。這。事。總。有。入。成。靠。得。住。的。轉。又。向。玉。橋。笑。道。並。不。是。輕。視。老。弟。要。試。驗。的。無。奈。咱。們。那。個。報。館。規。矩。與。別。家。報。館。不。同。似。乎。沾。染。些。須。官。派。如。編。輯。經。理。兩。部。人。員。至。小。到。排。字。工。人。茶。房。雜。役。小。夥。計。都。含。得。有。委。任。性。質。……楊。德。芳。不。待。他。說。完。忙。接。着。道。公。事。公。辦。這。等。手。續。也。是。不。可。少。的。說。畢。便。命。楊。玉。橋。寫。幾。行。履。歷。給。駱。以。仁。看。了。一。遍。駱。以。仁。道。履。歷。叙。的。却。不。錯。只。是。後。面。缺。兩。句。懇。求。賞。委。的。字。眼。兒。似。乎。不。甚。合。格。後。向。楊。德。芳。道。表。老。哥。你。不。曉。得。官。場。中。一。碗。飯。真。是。不。易。吃。的。但。凡。一。樁。事。兒。無。論。大。小。八。字。沒。見。一。撇。九。字。沒。見。一。鉤。首。先。要。說。上。一。套。感。恩。戴。德。空。套。話。兒。你。若。與。他。平。起。平。落。就

可憐投稿
亦不易也

要緊要緊

這是最要
緊表白的

是有事須你辦。他也不賞給你的。如咱們館裏各方來的投稿。總算不受拘束了。若他上下款稱呼。不加先生賞鑒。後學謹呈等字眼兒。決計不錄用的。還有一句話兒。兄弟要預先聲明。表弟年少讀書人大約總愛幾句新名詞。倘若此事成就。將來他言語之中。那些平等自由的話兒。須要少說些。纔好呢。楊德芳聽了這番話。老大不樂意。但是想去攢虎穴。擒虎子。日後獲絕大的希望。眼前的閒氣。又不得不忍受些兒。於是在鼻孔中哼了兩聲。咬定牙齦冷笑了兩笑。便招呼楊玉橋。揮了兩句搖尾乞憐的話兒。交給駱以仁帶去。未隔三日。駱以仁欣欣得意。直向楊德芳寓所而來。剛纔跨進大門。迎面就與楊德芳碰了個滿懷。駱以仁瞥見是他老表兄。滿臉堆下笑來。恭恭敬敬作了一個長揖。道恭喜。恭喜。楊德芳見他施了這個禮。嘴巴裏還說了兩聲恭喜。心想這一定是玉橋的事兒。成就了。遂邀駱以仁入室。坐定。駱以仁果然將楊玉橋的委任狀。從腰裏掏出來。雙手捧着。送給楊德芳。復又表白自己一番功勞。說他運動怎樣艱難。怎樣巧妙。將他報館裏急須招聘的字樣一句不提。楊德芳聽他表了這番大功。也就隨嘴說了兩句承情多謝。將楊玉橋喚出來。隨着駱以仁前去。臨行時節。便照着駱以仁

雖是照例
文章然亦
是後來之
伏線

未必

先生不必
性急自有
好結果也

前日所說的話兒仔細叮嚀了一番轉臉又向駱以仁道哎呀我險些將一句要緊話兒忘却了我家這個兄弟別樣事兒我是很放心的只有他脾氣生來有些暴躁況他年紀很輕並未單獨做過一樁事若非老弟你在報館辦事我是不放心使他去的將來一切不到的地方老表弟你可將他當着自家兄弟管教罷說時也深深奉送他表弟一揖駱以仁連忙答禮道咱們自家兄弟夥子何必耍這個虛套兒年輕人火氣自然比較咱們大些若使他在咱們館裏混不了十天半月包管他全身火氣都要消滅乾淨噉你放心這些兒小毛病用不着我指導他的說罷領着楊玉橋一直向亞細亞報館而去光陰迅速一瞬已過了十天楊玉橋在亞細亞報館裏謹守他老兄之訓捺着性兒總算與一班同事混熟了公暇之餘就到他老兄寓所閒扯白楊德芳趁便探聽亞細亞報內部的消息誰知一句也探不着這也難怪楊玉橋他乃是充當一個小校對尋常編輯室裏都不敢跨進一步那能夠探聽得什麼內容呢他朝夕所曉得的無非是些紅圈兒黑點兒而已楊德芳見探聽不着消息不禁又發起愁來暗自忖道我若不能借這條路兒探聽些須秘密豈不將一個好好的兄弟推下火坑嗎想到這

碰上了

見識不差

不巧得狠

裏復又有些兒懊悔。可巧未隔多日，就在機關部裏開那秘密會議。座中談到梅馨與亞細亞報等事。一時觸動他的靈機，暗忖道：我家玉橋曾在報館裏這樁事若要做得秘密，固除非與他商量，使他進報館的時節暗中攔帶一兩個炸彈，怕不炸得他玉石俱焚麼？轉又想道：雖然他的性命却有些難保，但是殺身成仁，他縱死了，我也對得住他。主意打定，這纔自報奮勇去做那驚天動地的事業。楊德芳一路徘徊着回寓，那顆七竅玲瓏心，只在他兄弟身上顛來倒去。左思右想，不覺已到了自家門首，迎面碰着他的次子名兒喚做金娃子。楊德芳脫口便問道：金娃子，你老叔可回來麼？金娃子道：方纔到報館裏去聽說，今天派他看大樣，恐怕要到明天纔能够回來呢。楊德芳便將眉頭一皺，噴了兩下嘴，巴道：這真是太不湊巧。說時，將腦袋低垂着，慢步兒踏進自己的臥房。這一宵景况，漏短長更，直敲得楊德芳心頭比油煎火炙還難受些。正是：

十載風塵逢舊雨，一番心血鼓新潮。

評

寫楊德芳昆季二人一場談話，兄友弟敬，情致纏綿，惟其手足情深，方可去做驚

人之事足徵做大事業者非具有真性情之人不能辦也。

駱以仁途遇楊德芳以及保薦楊玉橋那一番氣燄直能薰得人發昏所謂官之架子易擺官之氣味實難嗅也。

有真性情方能做大事業有真肝膽方能具大作爲試觀楊玉橋不忍累兄於是後來做那一番事業全是從性情上肝膽上而得者非狡獪之徒所能徼倖也。